

西湖二集

知堂



04016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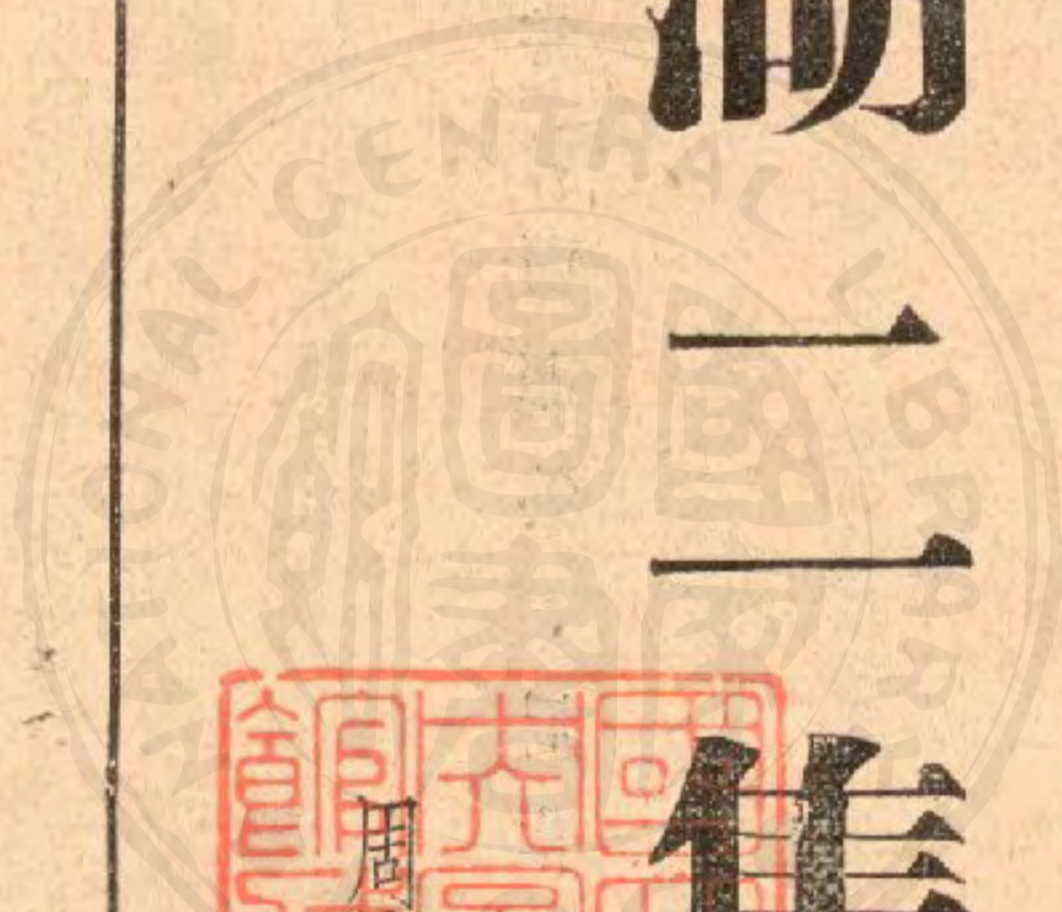


# 西湖二集

中冊



周清源著



第一輯

第三十四種

據原刊本排印  
貝葉山房張氏藏版



本書封面題簽：周作人先生





西湖二集

卷之十二

吹鳳簫女誘東牆

楚山修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龍鬚半剪。鳳膺微漲。玉肌勻繞。木落淮南。雨晴雲  
夢。月明風裊。自中卽不見。桓伊去後。知辜負秋多少。聞道嶺南太守。後堂深綠珠  
嬌小。綺窗學弄梁州初遍。霓裳未了。嚼徵含宮。泛商流羽。一聲雲杪。爲君洗盡蠻風  
障雨。作霜天曉。

這一隻詞兒。調寄水龍吟。是蘇東坡先生詠笛之作。昔軒轅黃帝使伶倫伐竹于昆谿。作  
笛吹之。似鳳鳴。因謂之鳳簫。又因秦弄玉吹簫引得鳳凰來。遂此取名。這一尺四寸之中。可通  
天地鬼神。話說唐時有個賈客呂筠卿。性好吹笛。出入攜帶。夜靜月明之際。便取出隨身的這  
管笛吹將起來。真有穿雲裂石之聲。頗自得意。曾于仲春夜泊舟于君山之側。時水天一色。星  
斗交輝。呂筠卿三杯兩盞。飲酒舒懷。吹笛數曲。忽然一老父鬢眉皓白。神骨清奇。從水上蕩一  
小舟而來。傍在呂筠卿船側。就于懷中取出三管笛來。一管大如合拱。一管就如常人所吹之

799967

89042289



笛。一管絕小。如細筆管。呂筠卿吃驚道。怎生有如此大笛。父老幸吹一曲。以教小子。父老道。笛有三樣。各自不同。第一管大者。是諸天所奏之樂。非人間所可吹之器。次者對洞府諸仙合樂而吹。其小者。是老夫與朋友互奏之曲。試爲郎君一吹。不知可終得一曲否。道罷。便取這一小管吹將起來。方纔上口吹得三聲。湖上風動。波濤洶湧。魚龍噴跳。五聲六聲。君山上鳥獸叫噪。月色昏暗。陰雲陡起。七聲八聲。湖水掀天揭地。龍王水卒。鰲兵鬼怪。如風湧到船邊。那船便要翻將轉來。滿船中人驚得心胆都碎。大叫莫吹莫吹。一陣黑風過處。面前早已不見了老父並小舟。人人驚異。頃刻間仍舊天清月白。不知是何等神鬼。自此呂筠卿出外。再不敢吹笛。正是

弄玉吹簫引鳳凰。  
筠卿吹簫引鬼怪。

再說一個吹簫引得仙女來的故事。是我朝弘治年間的人。姓徐名鏊。字朝楫。長洲人。家住東城下。雖不讀書。却也有些士君子氣。孝姿俊秀。最善音律。年方十九。未有妻房。母舅張鎮是個富戶。開個解庫。無人料理。却叫徐鏊照管。就住在東堂小廂房中。七夕月明如晝。徐鏊吹簫適意。直吹到二鼓。方纔就寢。還未睡熟。忽然異香酷烈。廂房二扇門齊齊自開。有一隻大犬。突然走將進來。項綴金鈴。繞室中巡行一遍而去。徐鏊甚以爲怪。又聞得庭中切切有人私語。正疑心是盜賊之輩。倏見許多女郎。都手執梅花燈沿階而上。徐鏊一一看得明白。共分兩行。



六人末後走進一個美人來。年可十八九，非常豔麗。瑤冠鳳履，文犀帶着方錦紗袍，袖廣二尺。就像世上圖畫宮粧之狀。面貌玉色，與月一般，爭光彩。真天神也。餘外女郎服飾略同，形製微小。那美貌也不是等閑之輩。進得門，各女郎都把籠中紅燭，插放銀臺之上。一室如同白晝。室中元是小的，一間屋。到此時，倍覺寬大。徐鑿甚是慌張，一句也做聲不得。美人徐步就榻前，伸手入于衾中，撫摩徐鑿殆遍。良久轉身走出，不交一言。衆女郎簇擁而去。香燭一時都滅，仍舊是小小屋宇。徐鑿精神恍惚，老大疑惑，如何有此怪異之事。過得三日，月色愈明。徐鑿將寢，又覺香氣非常，暗暗道：莫不是前日美人又來乎？頃刻間，衆女郎又簇擁美人而來。室中羅列酒餚，其桌椅之類，又不見有人搬移。種種畢備。美人南面而坐，使女郎來換徐鑿。徐鑿暗暗的道：就是妖怪，畢竟躲他不過。落得親近他，看他怎麼。整衣冠上前作揖。美人還禮，使坐右首。女郎喚鑿，捧玉杯進酒。酒味香美，餚膳精潔。竟不知是何物。美人方纔輕開檀口道：妾非花月之妖，卿莫驚疑。與卿有宿緣，應得諧合。雖不能大有所補益，亦能令卿資用無乏。珍羞百味，錦綉繪素。凡世間可欲之物，卿要卽不難致。但憂卿福薄耳。又親自酌酒以勸。徐鑿促坐歡笑，言詞婉媚。口體芳香。徐鑿不能吐一言。但一味吃酒食而已。美人道：昨聽得簫聲，知卿興致非淺。妾亦薄曉絲竹，願一聞之。遂教女郎取簫遞與徐鑿。徐鑿吹一曲。美人也吹一曲。音調清徹，高過于



徐鑿夜深酒闌。衆女郎鋪裯褥于榻上。報道夜深也。請夫人睡罷。美人低面微笑。良久乃相携登榻。帳幔衾褥窮極華麗。不是徐鑿向時所眠之榻。美人解衣。獨着紅綃裹肚一事。相與就枕。交會之際。宛然處女。宛轉于衾褥之間。大是難勝。徐鑿此時情志飛蕩。居然神仙矣。然究竟不能一言。天色將明。美人先起揭帳。侍女十餘人奉湯水粧梳。粧梳已完。美人將別。對徐鑿道。數百年前結下之緣。實非容易。自今以後。夜夜歡好無間。卿若舉一念。妾身卽來。但憂卿此心容易翻覆。妾與君相處。斷不欲與世間凡夫俗子得知。切須祕密。勿與他人說可也。言訖。美人與侍女一齊都去。徐鑿恍然自失。竟不知是何等神仙。次日出外。衣上有異常之香。人甚疑心。從此每每舉念。便有香氣。香氣盛則美人至矣。定有酒餚攜來歡宴。又頻頻對鑿說天上神仙諸變化之事。其言奇妙。亦非世之所聞。徐鑿每要問他居止名姓。見面之時。却又不能言語。遂寫在一幅紙上。要美人對答。美人道。卿得好妻子。適意已足。更何須窮究。又道妾從九江來。聞蘇杭名郡最多勝景。所以暫遊。此世間處處是吾家裏。美人生性極其柔和。但待下人。又極嚴。衆女侍在左右。不敢一毫放肆。伏事徐鑿如伏事自己一樣。一女侍奉湯略不尊敬。美人大怒。揪其耳朵。使之跪謝而後已。徐鑿心中若要何物。隨心而至。一日出行。見柑子甚美。意頗欲之。至晚。美人便袖數百顆來與徐鑿吃。凡是心中要吃之物。般般俱有。徐鑿有數疋好布。被人偷剪。



去六尺沒處尋覓。美人說在某處。一尋卽有。解庫中失去金首飾幾件。美人道。當于城西黃牛坊錢肆中尋之。盜者已易錢若干去矣。次日往尋。物果然在。逕取以歸。主人但目瞪口呆而已。徐嘗與人爭鬪不勝。那人回去。或無故僵仆。或因他事受辱。美人道。奴輩無禮。已爲郎君出氣報復之矣。如此往還數月。徐鑿口嘴不謹。好與人說。人疑心爲妖怪。勸徐鑿不要親近。美人已知說道。癡奴妄言。世寧有妖怪如我者乎。徐鑿有事他出。微有疾病。美人就來于邸中。坐在徐鑿身傍。時時會合如常。雖甚多人。人亦不覺也。常常對徐鑿道。斷不可與人說。恐不爲卿福。當不得徐鑿只管好說。傳聞開去。三三兩兩。漸至多人都來探覷。竟無虛日。美人不樂。徐鑿母親聞知此事。便與徐鑿定了一頭親。不日之間。便要做親。以杜絕此事。徐鑿不敢違抗母親之意。美人遂怒道。妾本與卿共圖百年之計。有益無損。郎既有外心。妾不敢赧顏相從。遂飄然而去。再不復來。徐鑿雖時時思念。竟如石沉海底一般。正是

恩義旣已斷。覆水豈能收。

話說徐鑿自美人去後。至十一月十五夜。夢見四個鬼卒來喚。徐鑿跟着鬼卒。走到蕭家巷土地祠。兩個鬼卒管着徐鑿。兩個鬼卒走入祠。喚出土地。那土地方巾白袍。走將出來。同行道。夫人召。不可怠慢。卽出背門。漸漸走到一個大第宅。牆裏外喬木參天。遮蔽天日。走過二重



門。門上都是朱漆獸環。龍鳳金釘。儼似帝王之宮。數百人守門。進到堂下。堂高八九丈。兩邊階級數十重。丹墀有鶴鹿數隻。綵綉朱碧。光彩炫耀。前番女遙侍。見徐鑿。卽忙奔入。報道薄情郎來了。堂內女人。有捧香的。調鸚鵡的。弄琵琶的。歌的舞的。不計其數。見徐鑿來。都口中怒罵。霎時間。堂內環珮冬丁。香烟如雲。堂內遞相報道。夫人來。土地牽徐鑿使跪在地下。簾中有大金地鑪。中燒獸炭。美人擁鑪而坐。自提火筴簇火。時時長嘆道。我曾道渠無福。今果不錯。頃刻間。呼捲簾。美人見鑿面紅發責道。卿太負心。我怎生叮嚀。卿全不信我言語。今日相見有何顏面。美人掩袂歔歔泣下道。與卿本期始終。豈意棄我至此。兩傍侍女都道。夫人不必自苦。這薄倖兒郎。便當殺却。何須再說。便叫鬼卒以大杖擊鑿。擊至八十。徐鑿大叫道。夫人。吾誠負心。但蒙昔日夫人顧盼。情分不薄。彼洞簫猶在。何得無情如此。美人因喚停杖道。本欲殺卿。感念昔日。今赦卿死。兩傍女侍大罵不止。徐鑿遂匍匐拜謝而出。土地仍舊送還。登橋失足而醒。兩股甚是疼痛。竟走不起。臥病五六日。復見美人來責道。卿自負心。非關我事。連聲恨恨而去。美人去後。疼痛便消。後到胥門外訪尋蹤跡。絕無影響。竟不知是何等仙女。遂有洞簫記傳于世。有詩爲證。

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刀。



只因多開口。贏得棒來敲。

如今小子說西湖上也因一曲洞簫成就了一對好夫妻。不比那徐郎薄倖。干喫大棒。打得叫苦叫屈。話說宋高宗南渡以來。傳到理宗。那時西湖之上。無景不妙。若到燈節。更覺繁華。天街酒肆。羅列非常。三橋等處。客邸最盛。燈火簫鼓。日盛一日。婦女羅綺如雲。都帶珠翠。鬧娥。玉梅雪柳菩提葉。燈毬。銷金合蟬。貂袖項帕。衣都尙白。蓋燈月所宜也。又有邸第好事者。如清河張府蔣御藥家。開設雅戲烟火。花邊水際。燈燭燦然。遊人士女。縱觀則相迎酌酒而去。貴家都以珍羞金盤。鈿合簇釘相遺。名爲市食合兒。夜闌燈罷。有小燈炤路拾遺者。謂之掃街。往往拾得遺棄簪珥。可謂奢之極矣。亦東都遺風也。話說嘉熙丁酉年間。一人姓潘。名用中。是閩中人。隨父親來于臨安候差。到了臨安。走到六部橋。尋個客店歇下。宋時六部衙門。都在于此。因謂之六部橋。卽今之雲錦橋也。潘用中父親自去衙門參見。理會正事。自不必說。那時正直元宵佳節。理宗皇帝廣放花燈。任民遊賞。于宣德門扎起鰲山燈數座。五色錦綉。四圍張掛。鰲山燈高數丈。人物精巧。機關轉動。就如活的一般。香烟燈花薰炤天地。中以五色玉珊。簇成皇帝萬歲四大字。伶官奏樂。百戲呈巧。小黃門都巾裏翠蛾。宣放烟火百餘架。到三鼓盡始絕。其燈景之盛。殆無與比。潘用中夜間看燈而回。見景致繁華。月色如銀。一般明朗。他生平最愛的是



吹簫一事。遂取出隨身的那管簫來。嗚嗚咽咽。好不吹得好聽。一連吹了幾日。感動了一位知音的千金小姐。有詩爲證。

誰家橫笛弄輕清。喚起離人枕上情。

自是斷腸聽不得。非關吹出斷腸聲。

你道這一位千金小姐是誰。這小姐姓黃。小名杏春。自小聰明伶俐。幼讀書史。長于翰墨。若論針指女工。這也是等閑之事。不足爲奇。那年只得十七歲。未曾許聘誰家。係是宗室之親。從汴京扈駕而來。住於六部橋。人都稱爲黃府。廣有家貲。父母愛惜。如同掌上之珍。心頭之肉。十歲之時。曾請一位姓晏的老儒教讀。讀到十三歲。杏春詩詞歌賦。落筆而成。不減曹大家謝道韞之才。杏春小姐會得了文詞。便不出來讀書。一個兄弟。長成十歲。就請老晏儒的兒子晏仲舉在家教讀。真個無巧不成話。這杏春小姐也最喜的是那簫。是個女教師教成的。月明夜靜之時。悠悠揚揚。吹將起來。真個有穿雲裂石之聲。因此小姐住的樓上。就取名爲鳳簫樓。雖然引不得鳳凰。却引了個簫史。那杏春小姐之樓。可的與潘用中店樓相對。不過相隔數丈。小姐日常裏因與店樓相對。來往人繁雜。恐有窺覷之人。外觀不雅。把樓窗緊緊閉着。再也不開。數日來一連聽得店樓上簫聲悠雅。與庸俗人所吹不同。知是讀書之人。小姐往往夜靜。吹簫以



適意。今聞得對樓有簫聲。恐是勾引之人。却不敢吹響。暗暗將簫放於朱唇之上。按着宮商律呂。一一與樓外簫聲相和而作。却沒有一毫差錯之處。聲韻清幽。愈吹愈妙。杏春小姐一連聽了數夜。甚是可愛。暗暗的道。這人吹的甚好。不知是何等讀書之人。買弄俊俏。明日不免瞧他一瞧。何如。次日梳粧已畢。便將樓窗輕輕推開一縫。那窗子却是裏面雕花。外用木板遮護。外面却全瞧不見內裏。小姐略略推開一縫。瞧時。見潘用中是個美少年。還未冠巾。不過十六七歲光景。與自己年歲相當。多姿俊秀。儀度端雅。手裏執着一本書在那里看。杏春小姐便動了個愛才之念。瞧了半會。仍舊悄悄將窗閉上。在樓上無事。過了一晌。不免又推開一縫。窗子瞧視。過了數日。漸漸把窗子開得大了。又得開得頻了。潘用中始初見對面樓上畫閣朱樓。好生齊整。終日凝望。日來見漸漸推開窗子。又開得頻數。微微見玉容花貌之人。隱隱躍躍于朱簾之內。也有心探望。把那雙俊眼兒一直送到朱簾之內。那小姐見潘用中如此探望。竟把一扇窗子來開了。朱簾半揭。却不把全身露出。微露半面。花容綽約。姿態妍媚。宛然月宮仙子。略略一見。却又閃身進去。隨把窗子閉上。潘用中心性欲狂。隨即下樓問店中婦人。吳二娘道。對樓是誰。吳二娘道。此是黃府。原是宗室之親。從汴京而來。久居于此。潘用中道。這標致女子是誰。吳二娘道。是黃府小姐。今年只得十七歲。尚未會吃茶。這小姐聰明伶俐。性好吹簫。每每明月



之夜。便有簫聲。今因我們客店人家來往人雜。恐人窺覷。再不開窗。今日暫時開窗。定因相公之故。相公却自要尊重。不可伸頭伸腦。頻去窺伺。恐惹出事端。連累不細。我客店家。怎敢與黃府爭執。潘用中喏喏連聲道。不惹事不惹事。說罷。暗暗道。原來這小姐也好吹簫。怪得要啓窗而視哩。正是

律呂中女伯牙。鳳簫樓鍾子期。

這日潘用中手舞足蹈。狂蕩了一夜。次日早起。那小姐又開窗而望。如此幾日。漸漸相熟。彼此凝望。眉來眼去。好不熱鬧。連那窗子。也像發熱的一般。不時開閉。潘用中恨不得生兩片翼翅。將身飛到小姐樓上。與他說幾句知心話兒。結爲夫妻。果是

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如此一月餘。彼此都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潘用中無計可施。不免虛空摸擬。手勢指尖兒事發。一日。一個朋友來訪。是彭上舍。在店中閑談了半日。潘用中胸中甚是鬱悶無聊。便拉彭上舍到西湖上遊玩散心。那時正值三月豔陽天氣。好生熱鬧。但見

青山似畫。綠水如藍。豔杏天桃。花簇簇堆成綿綉。柔枝嬌蕊。香馥馥釀就氤氳。黃鶯睨睨。紫燕呢喃。柳枝頭。湖草岸。奏數部管絃。粉蝶低徊。遊蜂飛舞。綠子畔。紅花梢。呈滿前生意。



紫騮馬被銀鞍寶轡。馱着白面郎君。向萬樹叢中。洙月嘶風。不覺光生綺陌。飛魚軒映綉  
幃。珠箔。駕着紅顏少婦。走千花影裏。搖珠簇綵。自然雲遶霓裳。挾錦瑟瑤箏。吹的吹唱的  
唱。都是長安遊冶子。競金卮玉液。飲的飲的歌。盡屬西湖逐勝人。採蓮舟。採蓴舟。百花  
舟。百寶舟。載許多名妓。幽幽雅雅。魚鱗般遶着湖心。尋芳樓。尋月樓。兩宜樓。兩勝樓。列數  
個歌童。丁丁冬冬。雁翅樣泊在兩岸。挨挨擠擠。白公堤直闢到蘇公堤。若男若女。若長若  
短。接衽而行。逐逐烘烘。昭慶寺竟囔至天竺寺。或老或少。或付或俏。聯袂而走。三百六十  
曆日。人人靠桃花市。趁萬貫錢回。四百五十經商。個個向杏花村飲三杯酒去。又見那走  
索的。金鷄獨立。鷓子翻身。精奇古怪。弄虛頭跑馬的。四女呈妖。二仙傳道。超騰倏忽。粧神  
怪。齊雲社翻踢鬪巧。角觝社跌撲爭奇。雄辨社喊叫喳呼。雲機社搬弄躲閃。又有那酬神  
許愿之輩。口口聲聲。叫大慈大悲大觀音。化米乞錢之流。蹣蹣跚跚。求善人善女善長者。  
話說那潘用中同彭上舍兩個。在西湖蘇堤上。遊玩多時。忽然有十數乘女轎。簇擁而來。  
甚是華麗。那時遊人如蟻。轎子一時挨擠不開。窄路相逢。潘用中一一看得明白。恰好就是黃  
府寶眷。看到第五乘轎子來時。正是樓上這位知音識趣的小姐。兩個各各會心。四目相視。不  
遠尺餘。潘用中神魂如失。就口吟一詩道。



誰教窄路恰相逢。脈脈靈犀一點通。

最恨無情芳草路。匿蘭含蕙各西東。

那時正直前後左右都是俗人。沒有斯文士子在側。所以潘用中得縱其吟咏。豈不是天使其便吟罷。小姐在轎中微微一笑。那轎子也望前去了。潘用中緊跟一程。却趕不上。只得轉來。與彭上舍同行。踽踽涼涼。如有所失。閑步了半日。向綠楊深處沽飲三杯。心心念念。繫着小姐。連別個婦人也再無心觀看。急急同彭上舍回來。彭上舍自分路作別而去。潘用中急急到于樓上。等那知音識趣的小姐。時月色如畫。潘用中取出那管蕭吹將起來。便向空禱祝道。願這管蕭做個媒人。等我定得這一頭好親事。我便生生世世。不敢忘你恩德。若得僥倖。成就了此親。花燭之夕。夫妻二人恭恭敬敬。拜你八拜。禱祝了又吹。吹了又禱祝。果然簫聲有靈。一陣順風吹到小姐玲瓏。踢透粉捏就。玉琢成知音的耳內。那時小姐還在樓下。與母親諸眷閑談白話。雖然如此。却一心記掛着轎前吟詩之人。心心念念。蹲坐不牢。本欲上樓。無奈衆女眷都在面前。不好拋撇。竟自上樓。只得勉強掙挫。忽聞簫聲聒耳。心中熱癢。假托日間辛苦。要上樓去睡。怎當得一個不湊趣的姨娘。那姨娘年方二十三歲。極是一個風流之人。出嫁牛氏。稱爲牛十四娘。偏要上樓與外甥女閑耍。杏春小姐無可奈何。只得與牛十四娘閑耍了一回。幸而牛



十四娘下樓去了。小姐輕輕推開了窗。潘用中見小姐開了窗，就住了簫。那時月光射在小姐面上，與月一同光彩，真如月裏嫦娥一般。潘用中朗吟轎前所吟之詩，不住的吟了數遍。小姐映着月光，點頭微笑。兩個恨不得飛做一團，扭做一塊。彼此都在得意之際，不期潘用中的父親回來，彼此急急將窗閉起。潘用中只得去睡了。是夜翻來覆去，好生難睡。這是

只有心情思神女，更無佳夢到黃梁。

話說黃府館賓晏仲舉是建寧人，原與潘用中是相識。聞得用中在對門，遂到店中樓上拜望。潘用中遂留住晏仲舉在樓上飲酒，極其酣暢。潘用中只做不知，故意指對面高樓問道：「前面這高樓誰家宅子？」晏仲舉道：「就是吾之館所。」潘用中道：「此樓窗終日不開，却是何故？」晏仲舉道：「此樓係主翁杏春小姐在上，因與這裏客店對門，恐有人窺伺，外觀不雅，所以不開。」杏春小姐，即吾父所教讀書者也。聰明豔麗，工于詩詞，父母鐘愛之極，不欲嫁與俗人，願歸士子。今年方十七歲，政欲托吾父選一佳婿，甚難其人。潘用中笑道：「不知弟可充得此選否？」晏仲舉道：「如吾兄足當此選，真佳人才子也。惜吾兄爲外方人耳。」潘用中大笑道：「若得成親，定住于臨安，斷不回去矣。」晏仲舉道：「恐不可必。」遂作別而去。潘用中愈覺神魂飛動，凭闌凝望。小姐微微開窗，揭起朱簾，露出半面。潘用中乘着一時酒興，心癢難熬，取胡桃一枚擲去。小姐接得，停了



一會小姐用羅帕一方裹了這一枚胡桃。仍舊擲來。潘用中打開來一看。羅帕上有詩一首。筆墨淋漓。詩上道。

闌干閑倚日偏長。短笛無情苦斷腸。

安得身輕如燕子。隨風容易到君傍。

潘用中看了這首詩。喜躍欲狂。笑得眼睛都沒縫。方曉得晏仲舉說小姐工于詩詞之言不差。又見小姐屬意深切。感謝不盡。也用羅帕一方裹了胡桃擲去。小姐接得在手。解開來一看。也有一首詩道。

一曲臨風直萬金。奈何難買玉人心。

君如解得相如意。比似金徽更恨深。

那小姐讀完了詩。停了一回。又換一方羅帕。炤舊裹了胡桃擲來。不意纖纖玉手。力微擲輕。撲的一聲。墜于簷下。却被店婦吳二娘拾得。那吳二娘年登四十餘歲。是個在行之人。正在櫃身子裏。見對樓拋下汗巾一條。知是私情之物。急急起身拾了。藏于袖中。潘用中見羅帕墜于樓下。恐傍人拾去。爲禍不淺。急急跑到樓下。在地上打一看時。早已不見羅帕下落。心下慌張。四圍詳視。並無一人。料得是吳二娘拾得。就問吳二娘道。可曾見我一條羅帕墜下來麼。吳二娘



含笑說道。並不曾見什麼羅帕。潘用中見吳二娘帶笑而言。明知是吳二娘故意作耍。便道。吳二娘休得作耍。若果拾得。千萬還我。在你身邊。終無用處。常言道。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吳二娘故意咄的一聲道。潘相公說的是恁話。我老人家要人方便。恁的。還是你們後生要我方便哩。潘用中曉得吳二娘是個在行之人。料道瞞他不得。便實對他說道。適纔這一方羅帕。實是對樓小姐擲來之物。其中還有詩句在上。千萬還我。不敢忘你好處。說罷。吳二娘伸手去袖中取出。笑嘻嘻的說道。早是我老人家拾得。若被別人拾去。可不利害。潘用中千恩萬謝。解開羅帕來看。上有詩一首道。

自從聞笛苦匆匆。

魄散魂飛似夢中。

最恨粉牆高幾許。

蓬萊弱水隔千重。

潘用中看了詩句。方知小姐情意深重。以身相許之意。只得與吳二娘細細計較道。蒙小姐十分垂念。始初見我吹簫。啓窗而視。前日在西湖上。正直小姐出來遊山。我在轎前相遇。吟詩一首。多蒙小姐在轎中微笑。晚間回來。又蒙小姐顧盼。今日他家先生晏相公來拜我。我問他家細的。方知小姐小名杏春。會做詩詞。我就託晏相公爲媒。晏相公說我是外方人。恐黃府不肯。我適纔用胡桃一枚擲去。不意小姐用羅帕一方。寫一詩。擲將過來。我也做一詩。擲去。小姐又



寫一詩擲來。多蒙小姐如此厚意。誓不相捨。萬乞吳二娘怎生做個方便。到黃府親見小姐。詢其下落。做個穿針引線之人。事成之後。多將媒禮奉謝如何。吳二娘點頭應允。次日潘用中走到黃府。回拜晏仲舉。書館中看見小姐的兄弟。亦甚生得俊秀。暗暗道。與他結爲郎舅。誠佳事也。書館中小廝進去取茶。小姐見了問道。兀誰在館中要茶。小廝答應道。是對門潘相公來回拜晏相公要茶。小姐口中不說。心中思量道。我夫主上門也。一男一女。兩兩各有會心之處。這都是不說出的意思。潘用中在書館中盤桓了半日。吃了茶。作別而回。遂懇請吳二娘到黃府去。那吳二娘原與黃府對門對戶。時常進見小姐。穿房入戶之人。又且吳二娘生性軟款溫柔。口舌便利。黃府一門都喜。這一日躡將進去。假以探望爲名。見景生情。乘機走到小姐樓上。袖中取出小姐所題羅帕之詩。并潘相公央浼晏相公做媒。說若得成親。定住于臨安之意。絮絮叨叨說了一會。小姐遂厚贈了吳二娘。再三叮囑。切勿漏洩。吳二娘回來。與潘用中說了。潘用中甚是手舞足蹈起來。怎當得好事多磨。姻緣難就。潘用中父親定要遷去與一個鄉里同住。于觀橋。潘用中聞知。驚得目瞪口呆。罔知所措。不肯搬移。怎當得父親分付小廝即時移動。用中有力無處用。只得白着一雙眼睛。瞧視。敢怒而不敢言。胸中不住叫苦叫屈。正是

啞子謾嘗黃柏味。苦在心頭只自知。



漸漸行李搬完。將次起身。潘用中只瞧着對面樓上。只指望小姐在窗口一見。以目送別。那小姐事出于不知。怎生得知。潘用中望不見小姐。好生苦惱。又因父親在面前。不好與吳二娘一說。只得懷恨隨了父親出門。眼巴巴還望着樓上含淚而去。果是

白日消磨腸斷句。世間只有情難訴。

話說這潘用中恨恨的跟了父親。離了這條六部橋。有一步。沒一步。連脚也拖不動。搭搭撒撒。就像折翅的老鴉一般。沒奈何來到觀橋飯店之中。恨殺這個鄉里。一天好事。正要成就。好端端的被這天殺的鄉里牽累將來。杏春小姐面也不會見得一見。連吳二娘要他傳消息的話。也不會與他說得一句。好生煩惱。有董解元絃索西廂曲爲證。

莫道男兒心如鐵。君不見滿川紅葉。盡是離人眼中血。

只把小姐的詩句。終日吟咏觀玩。從此飲食少進。竟夜無眠。漸漸的害下一場想思病症。

當日觀燈十五。看遍了寒雀爭梅。幸遇一枝花的小姐。可惜隔着巫山十二峰。紗窗內隱隱露出梅梢月。懊恨這格子眼遮着錦屏風。終日相對似桃紅柳綠。羅帕上詩句傳情。竟如二士入桃源。漸漸櫻桃九熟。怎生得踏梯望月。做個紫燕穿簾。遇了這金菊對芙蓉。輕輕的除下八珠環。解去錦裙襪。一時間五嶽朝天。合着油瓶蓋。放着這賓鴻中彈。少



不得要劈破蓮蓬。不住的雙蝶戲梅。好一似魚遊春水。鰍入菱窠。緊急處活像火煉丹。但願春分晝夜停。軟款款楚漢爭鋒。畢竟到落花紅滿地。做個鐘馗抹額。好道也勝如將軍掛印。怎當得不湊趣的天地人和。捱過了幾天念三。只是恨點不到。枉負了這小姐一點孤紅。苦得我斷么絕六。到如今弄做了一錠墨。竟化作雪消春水。陡然間蘇秦背劍而回。抱着這一團二十四氣。單單的剩得霞天一隻雁。這雨日心頭。直似火燒梅。夜間做了個秃爪龍。不覺揉碎梅花紙帳。難道直待臨老入花叢。少不得要斷送五星三命。這真是貪花不滿三十。

話說潘用中害了這想思病症。日輕夜重。漸漸面黃肌瘦。一夜咳嗽。至于天明。涎痰滿地。父親不知是甚病症。接了幾個醫人醫治。那些醫人都是隔壁猜枚之人。那知病原。有的說是感冒了風寒。入于腠理。一時不能驅遣。就撮了些柴胡黃芩之藥。一味發表。有的說是氣逆作痰之故。總是人身精氣。順則爲津液。逆則爲痰涎。若調理得氣順。自然痰涎消除。遂撮了些蘇子半夏桔梗之藥。又有一個道。這是少年不老成之病。要大補元氣方好。一味用那人參黃芪之藥。正是人人有藥。個個會醫。一連鬼混了幾時。一毫也沒相干。從來道

醫雜症有方術。治相思無藥餌。



潘用中一日病重一日。父親無法可治。一日彭上舍來問他道。汝怎生一病卽當至此。莫不是胸中有隱微之事。可細細與我說知。潘用中道。實不瞞我兄說。吾病實非藥石之所能愈。遂把樓上小姐之事。前緣後故。一一說明。又道。卽吾與兄西湖堤上轎中所見之美人是也。不意吾父驟然搬移來此。遂有此病。彭上舍遂將此話。一一與他父親說知。父親跌足嘆息道。就是仍舊移去。也是枉然。况他家怎肯與外方人結親。就是這小姐心中肯了。他父母怎生便肯。彭上舍道。前日曾央店婦吳二娘進去探問小姐心事。那小姐慨然應允。情願配爲夫妻。又贈吳二娘首飾。囑他切勿漏洩。如今去見吳二娘。便好再作計較。說罷。二人正欲出門。擡起頭來。猛然間見吳二娘踱將進來。二人喜從天降。看官。你道吳二娘爲甚踱進門來。原來當日潘用中搬來之後。小姐推窗而看。絕不見潘用中踪跡。又見動用之物。盡數俱無。情知搬移而去。却如腦門上打了一個霹靂一般。又恨潘用中薄倖。怎生別都不曾一別。連一些消息也不知。竟自搬移而去。好生懊恨。也有董解元絃索西廂曲爲證。

譬如對燈悶悶的坐。把似和衣強強的眠。心頭暗發着願。願薄倖的冤家夢中見。爭奈按不下九回腸。合不定一雙業眼。

悶上心來。一刻也蹲坐不牢。這一腔愁緒。却與誰說知。真如萬箭攢心的一般。從此不茶不飯。



這想思病症。比潘用中更害得快。比潘用中更害得兇。

這小姐生得面如紅花。眉如青黛。並不用皂角擦洗。天花粉傅面。黑簇簇的雲鬢。何首烏。狹窄窄的金蓮香白芷。輕盈盈的一捻三稜腰。頭上戴幾朵顫巍巍的金銀花。衣上繫一條大黃紫苑的鴛鴦。縑滑石作肌。沉香作體。上有那荳蔻含胎。硃砂表色。正是十七歲當歸之年。怎奈得這一位使君子。聰明的遠志。隔窗詩句酬和。撥動了一點桃仁之念。禁不住羌活起來。只恐怕知母防閑。特央請吳二娘這枝甘草。做個木通。說與這花木瓜。怎知這秀才心性芡實。便就一味麥門冬。急切裏做了王不留行。過了百部。懊恨得胸中懷着酸棗仁。口裏吃着黃蓮。喉嚨頭塞着桔梗。看了那寫詩句的藁本。心心念念的相思子。好一似蒺藜刺體。全蝎鈎身。漸漸的病得用芎。只得貝着母親。暗地裏吞烏藥丸子。總之。醫相思沒藥。誰人肯傳與檳榔。做得個大茴香。挽回着車前子。駕了連翹。瞞了防風。鴛鴦被底。漫漫肉蓯蓉。搓摩那一對小乳香。漸漸做了蟾酥。真個是一腔仙靈脾。

話說這杏春小姐。害了這相思病症。弄得一絲兩氣。十生九死。父母好生着急。遍覓醫人醫治。還又請和尚誦經。石道姑釵符解禳。道士祈星禮斗。歌師茶筵保佑。牛十四娘聞知外甥女兒患病。特來探望。看見這病。患得有些尪癯。早已猜勾了八分。只是不好啓口細問。一日坐



在杏春床頭。看見枕底下有羅帕一方。隱隱露出字跡。心裏有些疑心。將手去扯。將出來。杏春看見姨娘來扯。心性慌張。急忙伸手來奪。姨娘一發疑心。將羅帕着實一扯。扯將出來。一看見上面有情詩一首。杏春見姨娘念出情詩。一發滿臉通紅。姨娘遂細細盤問。此詩何來。何人所贈。杏春料道隱瞞不得。又見身體患病。只得老老实實。一五一十。細細說與姨娘知道。姨娘遂將此事說與他母親知道。母親聞知此事。恐怕錯斷送了女兒。遂與丈夫計較。情願招潘用中爲婿。因此就要吳二娘做媒。來到觀橋店中。說與潘小官並他父親得知。誰知這邊潘小官也患此病。正在危急之間。恰好吳二娘進得門來。備細說了小姐患病之故。今黃府情願招贅爲婿之意說了一遍。那潘小官病中聞知此事。喜的非常。相思病便減了一半。從床上直坐將起來。真心病還將心藥醫也。父親與彭上舍都大喜。正喜得個滿懷。又值黃府先生晏仲舉來望。也是爲小姐親事之故。恐吳二娘女媒傳言不穩。像琵琶記上道脚長尺二。這般說慌沒巴臂。所以特特又挽出晏仲舉的父親原舊先生來爲男媒。故此先着晏仲舉來通個消息。隨後便是晏仲舉的父親來望。約定了日期。招贅爲婿。一個男媒。一個女媒。議定了這頭親事。擇日行禮。黃府倒賠妝奩。大張花燭。廣延親友。迎接潘用中入贅。洞房花燭。成就了一對年少夫妻。拜謝了男女二位媒人。上了那鳳簫樓。說不盡那繁華富麗之景。古董玩器。夫妻二人合卺之後。



取出那幾方羅帕。并小姐日常裏壁上所吹之簫。擺列在桌上道。若不虧此一曲鳳簫。怎生成就得一對夫妻。遂雙雙拜謝。因此風流之名。播滿臨安。人人稱爲簫媒。連理宗皇帝都知此事。遂盛傳於宮中。嘖嘖稱嘆。那時夫妻都只得十七歲。後來潘用中登了甲科。夫榮妻貴。偕老百年。至今西湖上。名爲鳳簫佳會者。此也有詩爲證。

鳳簫一曲締良緣。

兩地相思眼欲穿。

佳會風流那可得。

奈將度曲付歌絃。



西湖二集 卷之十三

張採蓮隔年冤報

一帶江山如畫。風物向秋瀟灑。水浸碧天何處斷。霽色冷光相射。蓼嶼荻花洲。掩映竹籬茅舍。雲際客帆高掛。煙外酒旗低亞。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閑話。悵望倚層樓。寒日無言西下。

話說從來冤冤相報。劫劫相傳。徐文長四聲猿道。佛菩薩尙且要報怨投胎。人世上怎免得欠錢還債。在下這一回。專要勸人回心向善。不可作孽。自投羅網。那作孽的。不過是爲着錢財二字。不知那人的錢財。費了多少辛勤苦力。水宿風餐。拋妻撇子。不顧性命。積攢得來。你若看見了他銀子。便就眼黃地黑。欺心謀騙。甚至謀財害命。那陰魂在九泉之下。怎肯干休。少不得遠在兒孫近在身。自有報應。或是陰報。或是陽報。定然不差。也有那冤魂就投托做你兒子的。也有自己不知不覺說出來的。在下先說那冤魂投托做兒子的報應。當日鎮江一個龔譏。在揚子江中打魚爲生。終日在金焦二山北固等處撒網取魚。正值六月六日之期。清早風浪



大作。龔譔的漁船泊在瓜洲渡口。忽然岸上一個老子肩上背着搭連順袋來尋渡船。要過鎮江。龔譔就招攬他下船。與老子接着搭連順袋放在艙裏。那慣走江湖的都有舊規。若是囊中有物。恐人識破。一應行李都自己着疊。並不經繇梢公之手。只因這個老子不是慣走江湖之人。這些利害。通不知道。那龔譔倒是個水滸傳中截江鬼張旺之輩。行李拿上手一提。見甚是沉重。又見是個單身客人。況且年老。不怕他怎的。就是做了鬼。在閻王那裏告了狀。也只如閑心中一篇文章草稿。早已打算端正。扶這老子下了船。一路盪漿。特特搖到水面開闊之處。風波正大。四顧無人。放下了槳。趕入艙中。將這老子連腰胯一把提起。做個倒捲簾之勢。頭在下。脚在上。撲通的一聲響。掙于水內。眼見得這老子做揚子江心中鬼了。龔譔大喜。叫聲聒噪。你這老人家的好意思。送我這些東西。來年這日。准准與你羹飴做週年。說罷。打開順袋一看。都是白銀。大錠小錠。約摸有二三兩之數。龔譔眉花眼笑。把船搖到鎮江。悄悄帶了這個順袋。走到家中。關上了門。叫聲嫂子。你來瞧。嫂子走近前來一看。看了這一順袋放光白銀。連嫂子也都晃得眼花道。這東西從那裏來。龔譔道。好叫嫂子得知。一緣二故。細細說了一遍。嫂子道。可知道是喜。連夜夢見滿身賊巴巴。累了糞。那燈又不住的結個花。可有的有這一主橫財。勾我們夫妻二人一生發跡了。你且去買些三牲福禮。燒燒利市牙紙。則個。龔譔道。嫂子說得有



理敬神敬佛。天可憐見。自然救濟我二人之貧。說罷。就揀幾塊散碎銀子。走到市上。買了三牲果酒之類。打點端正。夫妻二人。感謝天地。雙雙拜謝。化完了神馬。弄了酒餚。是夜夫妻二人。開懷暢飲。吃了幾杯酒。就把那銀拏一錠出來。瞧一瞧。又吃幾杯酒。又換一錠出來。瞧一瞧。日嘗裏沒銀時。夫妻二人。冷臉冷嘴。沒說沒道。今日得了橫財。夫妻二人。就相敬廝愛起來。多說多道。你斟我飲。我斟你飲。二人吃得個爛醉。上床而睡。就把那順袋當做枕頭。是夜夫妻二人。極是高興。行起雲雨之事。可可這嫂子終年不懷身孕。這一次雲雨之後。就懷了六甲。龔譔就棄了那一隻漁船。另做別樣生意。自此之後。日旺一日。漸漸財主起來。嫂子十月滿足。產下一個兒子。甚是樂意。後來家道愈好。十餘年間。長了有數千金之家。買了一所房子。在四條街上。龔譔取了個號。叫做龔繼川。龔譔雖是個漁戶出身。今日有了幾千金家事。誰人叫他做龔漁戶。都稱他爲龔繼川。他有了幾分銀子。也便居移氣。養移體。搖搖擺擺。獼猴戴網兒。學人做作起來。但他兒子出十歲之外。便就異常忤逆不孝。不住老賊老狗的罵。及至見了別人。又是好的。只是見了父母。生性兇惡。並無父子之情。一年大如一年。生性愈加兇暴。恨恨之聲。只要拖刀弄杖。殺死父母二人。到了十六七歲。好嫖好賭。破敗家事。無所不至。見了父母影兒。口口聲聲道。我定要殺死這老賊。報這一箭之仇。終日鬧炒打罵。日夜不得安甯。幾番要告他忤逆。又道。



他年紀幼小。只此一子。護短不捨。還恐兒子日後有回心轉意之日。只是夫妻二人日日跌脚搥胸。怨天怨命。鼻涕眼淚。流個不住。一日里中有人召仙。却是許真君下降。百靈百驗。龔讓走到壇前。暗暗禱祝道。弟子龔讓。怎生有此忤逆不孝之子。不知日後還有回心轉意之日否。那許真君批下四句道。

六月六日南風惡。

揚子江心一念錯。

老翁魚腹恨難消。

黃金不是君囊橐。

龔讓見了這四句。驚得目瞪口呆。走回家對妻子說。這兒子就是江心老人轉世。所以日日要殺要報仇。夫妻二人懊悔無及。龔讓在那壁縫中瞧着兒子時。宛似江心老人之狀。還在那里咬住牙管。大叫大罵。龔讓自知無禮。恐遭毒手。只得棄了家業。拋了這個冤家。同妻子逃到別處去了。後來這兒子敗盡家私而死。這是冤魂投託做兒子的報應。你道差也不差。還有一個自己說出來的報應。浙省台州一個趙小乙出外生意。路上遇着一個李敬泉同夥而走。那李敬泉本錢却多。被趙小乙瞧見了。二人走得倦。同到興善廟中坐地。那趙小乙是個不良之人。見四面無人。李敬泉走路辛苦。把銀子包袱枕在頭下。齣齣睡去。趙小乙就地拾起大石一塊。在李敬泉頭上。着實幾下。打得腦漿迸流而死。拖了屍首。拋在一個深坑之內。面上扒些浮土。



掩蓋了。銀子取而有之。正要出廟門。只見廟上坐的那尊神道。就像活的一般。眼睛都動。趙小乙大驚。渾身打個寒噤不住。卽忙下拜道。今日之事。只有神道得知。萬望神道莫說。禱祝已畢。只聽得神道開口說話道。我到不說。只怕你自說。趙小乙慌張而出。自此之後。並無人知此事。連李敬泉的家眷。也不知怎麼緣故。再不回來。後來趙小乙與同里蔣七老相合夥計。同做生意。終日三盃兩盞。一日趙小乙同蔣七老到這興善廟前經過。坐在門檻上。蔣七老看見這個廟。甚是冷落道。這廟中多年想是沒香火。趙小乙道。雖然多年沒香火。這尊神道却異常靈應。蔣七老道。怎地見得靈應。趙小乙被陰魂纏身。不知不覺口裏一五一十。不打自招承。細細將前事說了一遍。蔣七老道。如今李敬泉屍首在那里。趙小乙將手指着那答兒道。那坑坎之中。却不是蔣七老渾身打個寒顫。暗暗心驚。嗟呀不已。又恐趙小乙放出前番手段。弄在自己身上。却不是李敬泉來捉替身了。遂急急離了興善廟那冤魂藏身之處。却也再不敢說出。後來二人共做一主生意。趙小乙打了個偏手。蔣七老氣不忿。與他爭論。趙小乙揪番蔣七老在地。毒打一頓。滿身傷損。蔣七老忿恨。一口氣趕到官府面前。出首此事。官府卽刻將趙小乙拏來。活人活證。怎生躲閑。一一招承。殺死李敬泉之事。就於廟中掘起屍首。遂將趙小乙問成死罪。家事盡數給與李敬泉家屬。秋後一刀處決。償了性命。正是



從前作過事。敗落一齊來。

話說秦檜當年專權弄政。宋朝皇帝在于掌握之中。威行天下。毒流寰宇。那時他門下共有十客。那十客。

門客曹冠

親客王會

逐客郭知建

驕客吳益

羽客李季

莊客龔金

狎客丁禎

說客曹泳

刺客施全

弔客史叔夜

內中單表那個刺客施全。忿恨秦賊屈殺了忠臣岳飛父子。手執利刃。暗暗伏于望仙橋下。待那秦賊喝道而來。就從橋下趕出。劈心便刺。不意天不佑忠義之士。可可秦賊騎的那匹惡馬。見施全趕到面前。突地望後連退數步。因此施全下手不得。常被秦賊從人拏住。施全大罵奸臣秦檜。吾恨不得砍汝萬段。以報岳爺爺之仇。千賊萬賊。罵個不絕口而死。從此秦檜賊心膽都碎。特選衙兵精壯有勇之士五百人。圍遶第宅。夜夜刀鎗巡邏。日間分一半人簇擁在馬前後。塔上趕得雞犬俱盡。方纔出來。傳呼在三四里之外。馬前後遮得鉄桶一般。望不見秦賊影兒。

只爲冤家衆。所以防護嚴。

却說那五百衙兵中。一人姓王。名立。且是有力氣。堂堂一表。在相府巡綽之時。使着相府



威勢。誰人敢說他一個不字。後來秦賊死了。這叫做樹倒猢猻散。連相府也冰清鬼冷起來。何況衙兵衆兵士盡數散了。止留得王立數十人。更番直宿守門而已。這王立先前積攢得些錢財。手頭甚是好過。爭奈犯了一個賭字。看官從來賭字不可犯。若犯了這個賭字。便是傾家蕩產的先鋒。貧窮叫花的元帥了。王立好這六顆骰子。與他結爲好友。親親熱熱。終日與那一班賭友。喝三紅。叫四開。把積攢的錢財。盡數都乾淨輸了去。後來無物可賭。只得床中綿被一條。王立還指望將這一條綿被。做個孤注一擲。擲將轉來。不意財星不旺。擲了一個么二五。那人搶了綿被便跑。王立瞪出兩隻眼睛。氣得就如鄧天君一般。只得看他拏了去。好生不捨。有好賭的曲兒爲證。

好賭的你好貪心。思量一錠贏人十錠。你要贏人的錢財。人也要贏你的錢財。誰知道贏的是假。輸的是正。又說道賭錢不去翻。誰有送將來。直待綿被兒輸了也。還只是怨悵着命。

話說王立賭輸了這條綿被。好生不樂。到得晚間。正是要用之際。看看床上。只得一條破草薦。想起半夜怎生得過。況且又是冬至後數九之天。杭州人每以冬至後數九。

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感粟。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鷺宿。五九四



十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襖兩頭擔。八九七十二。貓狗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

話說王立輸被之後。正值數九之天。晚間寒冷不過。幾陣冷風來。身上的寒栗子。竟吹得餓餉兒一般大。思量得幾文錢。買壺黃湯吃。且做個裏牽綿。渾身熱烘烘。好過這長夜。爭奈日間賭完了。身邊並無一文錢。裏外沒了這床綿被。怎生支撐。便就怨天怨地。起來道。俺堂堂一表。兩臂上下。有千百斤氣力。空有一身本事。怎生綿被也沒一床遮蓋。好生可恨。這天道恁般沒分曉。俺可是做什麼好人。思量留名千載不成。從來這近奸近殺。近賭近賊。此是一定之理。王立只因好那貝邊之者。便就思量做那貝邊之戎。暗暗的計較道。俺不免到那一家去試一試手。想得府側首望仙橋。開香燭。雜資鋪。周思江家。生意甚好。銀錢日日百數十兩。兌出兌進。貨物又多。俺不免明日走到他家門首。細細看他出門入戶。轉灣抹角之處。夜間走進一試。好道滿載而歸。做他個財主。不强如今日綿被也沒得蓋麼。思想了一夜。次日走到周思江門首。假以閑耍爲名。就坐在周家攬橈之上。看他賣東賣西。天秤上兌得瑤瑤的響。一發心中熱鬧。眼裏火出。一邊看他買貨。口裏假說些閑話。那周思江因是相府直宿之人。屋前屋後。時常來往。也並不疑心到做賊上。王立看他銀錢一主主都落于櫃身子裏。暗暗道。銀錢雖落于櫃裏。



晚間必定取入內室。一眼瞧將進去。店面之後。就是三間軒子。各項貨物。都堆積在軒子之內。軒子後一帶高牆。石門之內。三間大廳。廳上也都堆積着貨物。樓上却是他內室。王立道。銀錢必藏于樓上。若到得他樓上。方纔着手。又想一想道。前面甚是牢固。店面中貨物甚多。夜間定有人守宿看視。難以進步。且看他後門何如。遂趑身到後門一看。那後門雖有一帶牆垣。苦不甚高。王立探頭探腦。在門縫裏瞧時。見進後門是幾間拉脚小房。小房後便是竈。看那樓上扶梯。就在竈邊相去不遠。王立暗暗道。後門牆低。儘可爬進。那小房中可以藏身。遂把出門入戶之路。細細算計定了。思量夜間做此一篇文字。正是

計就月中擒玉兔。謀成日裏捉金烏。

話分兩頭。且說鎮江府一個姓張的人。開個六陳行。且是好過。生下一雙男女。男名張泰。女名張採蓮。張泰年十三歲。張採蓮年十一歲。不意這一年夫妻二人雙亡。遺下這一雙男女。張泰的叔叔混名叫做隨手空。生平也專好的是賭之一字。先前家事原好。只因好賭。家事盡廢。凡有所得。只是走到賭博場中。一擲而空。因此人取他個綽號。叫做隨手空。後來賭窮了。只來看相哥哥。爭奈貪心無厭。哥哥如何賑濟得許多。竟去人家掏摸物件起來。被人拏住。累了哥哥幾場官司。不意其年哥嫂雙雙死了。這隨手空走來頂了哥哥。這個六陳行。從來道。偷雞



貓兒不改性。好賭之人就是胎裏病。一般帶將出來。那六顆骰子。真像他的骨頭做成。所以拏住骰子入骨入命。再不肯放。隨手空前日因手頭無錢。只得硬熬住了。如今驟然發跡。便是他賭運重興之象。骰盆復旺之年。忘記前日苦楚。舊性發作。仍舊三紅四開。叫個不了。那些賭友當日靠他過活。一向冷落了這個主顧。今日見他有了錢。大家都道。我們又有得酒吃了。遂燒一陌利市紙。重新整點起來。炤顧這個積友交運的老主顧。這隨手空左右是輸慣的。那里在他心上。始初還出小注。那些賭友道。你一向生性慷慨。怎生今日發跡了。倒恁般慳吝起來。小注小贏。大注大贏。休得小氣。隨手空見他們奉承。便道。說得有理。那些賭友始初假意輸些與他。見隨手空一連贏了幾注。便出大注。衆賭友見隨手空出了大注。做成圈套。故意賣些破錠。連輸幾注。隨手空只道是真有彩頭。把注數越出得大了。衆賭友同心合力一鼓而擒之。不上半年。把這個六陳行盡數賭完。連家火什物并房子。也作注數賭輸與人。還說這房子只值得五百金。如今作了一千之數。便宜多了。夜來無物可賭。竟把兩個姪男女張泰張探蓮賣與人。將來作賭錢。把張泰賣到平江府。把張探蓮賣到臨安府。與望仙橋周思江作丫鬟。後來隨手空沿街叫化。凍餓死于坑廁之內。這是好賭的收梢結果。有戒賭詩爲證。

好賭有賭友。賭友盡皆醜。



既非道義交。人心亦何有。  
三五粧圈套。來飲這杯酒。  
先以小注誘。佯輸詐敗走。  
騙爾出大注。拏住不放手。  
一擲一回輸。金銀不論斗。  
家業亦已空。妻拏難保守。  
請君看此編。可以回心否。

話說這張探蓮賣到周思江家作丫鬟。已經八年。暗暗的道。我是好人家兒女。誤被這個沒地理的惡叔。賣在這裏做丫鬟。怎能勾得復回故鄉。再見天日。日日如此存想。那時他哥哥張泰賣在平江府。也與人家做小廝。學做梳掠。想兄妹二人失身好苦。遂走到臨安府望仙橋來探望妹妹。周家問了來歷。與他妹妹相見。兄妹二人見了。抱頭而哭。張探蓮遂暗暗與哥哥計較。要逃回鎮江之事。哥哥道。身邊並無錢鈔。一路上怎生得有盤纏回去。張探蓮道。我的主母甚是託我。凡是箱籠。都要我開閉。金銀珠寶。一一都知。我今晚不免將他鎖匙開了。偷他些金銀首飾。打作一個包裹。到二更盡天氣。你在後門等候。我與你一同逃走到鎮江去。且在娘



舅家過活。再作區處。正是

金風未動蟬先覺。暗送無常死不知。

話說兄妹二人。暗暗約得端正。是夜張泰不敢到飯店裏去。就在古廟裏存身。等待二更。盡天氣來做事。噫。你道世間有這般奏巧的事。再接前話。話說王立這廝。因賭輸了綿被。無計可施。要做那貝戎之事。那日恰好是下番之日。不該是他直宿。日間走到周思江後門。相了腳頭端正。那時正是十一月廿八。天上並無星月。從來做賊的。有句口號道。偷風不偷月。偷雨不偷雪。你道爲何。若是有月去偷。星月之下。怎生躲閃。准吃捉了。若是有雪去偷。雪上踏着腳踪。手到奉承。獨有風雨之夜。滴滴澆澆。風吹得門窗戶闌都咿咿呀呀的響動。儘可躲閃。王立這廝。雖不是久慣做賊之人。但是動了一點賊心。自然生出賊智。這夜黃昏時節。便發起大風。王立暗暗道。老天甚是知趣。助我生意。若是做得這主好生意回來。燒陌利市紙。答謝天地。則個等到二更將盡。捏手捏腳輕輕的走到周思江後門。正要爬牆而進。一邊側耳聽聲。只聽得後門呀的一聲開處。王立慌張。急忙閃過。黑漆漆中。更不辨是何人。王立雖然躲過。那時微有星光。黑影裏早已被那人瞧見了。只聽得隱隱的道。哥哥一個包裹在此。快些接去。我同你走。王立方知是個女子。却不敢應。急忙伸手接了這個包裹。向前便走。那女子輕輕叫道。該往北去。



怎生錯走了路。倒往南走。王立竟要跑去。又要貪圖這個女人。掉轉身子望北而走。那女子從背後一直趕來。朦朧之中。認得不像哥哥形狀。便道。你是何人。奪我包裹。快快還我便罷。王立暗暗道。是你來尋俺。不是俺來尋你。一不做。二不休。口裏假說道。還你包裹。這女子伸手去接。被王立這廝。就勢按倒在地。一把勒着喉嚨。女子做聲不得。王立一隻手把腰間布搭膊解下。用力勒住項頸。打個死結扣緊。把這女子背在身上。一手提着包裹。一直走到三聖橋。放下這女子。一看。已是咽喉氣絕。舌出數寸而死。王立走到河邊。揭起岸上一塊石板。把布搭膊解下。縛這一塊石板在女子背後。沉在河中。料這女子有幾年不得翻身哩。可憐。

鎮江府無還鄉女子 三聖橋有枉死孤魂

話說王立勒死的這個女子不是別人。就是張探蓮。他偷了些金銀首飾。正要出來與哥哥逃走。不意撞着這個催命鬼。斷送了性命。不說王立這廝勒死了張探蓮。且說張泰躲在古廟中。到二更將盡時分。輕輕的走到後門。摸着後門半開。不見妹妹出來。且躲在後門側首等候。等了一會。已是三鼓。門裏並不見一些響動。又不敢捱身進去。不住的在門首摸來摸去。從來做賊的道。不怕你銅牆鐵壁。只怕你緊狗健人。早驚動了守門的犬。啐啐的着實吠將起來。張泰慌張。料道決撒。抽身前走。那犬一直送將出來。周思江情知家中有賊。急慌叫喊。率領多



人出來捉賊。見後門半開。犬直追將出去。張泰心慌。又是人生路不熟的人。絆了一交。跌倒在地。當下拏住棍棒亂下。打個不亦樂乎。及至住了手時。仔細一看。認得是日間來的張探蓮的哥哥。道：你怎生來做賊。一把頭髮揪將進來。仔細審問。一邊尋張探蓮。早已不見踪影。把燈火樓上一照。只見箱籠都開。細細查點。不見了許多金銀首飾。周思江大怒。當時喊叫起地方隣舍。將張泰着實拷打。道：你把張探蓮并我這許多金銀首飾。都偷在何處。連張泰也合口不來。只得實說道：日間來探望妹妹。妹妹原約定要偷些東西。同逃回鎮江。約定二更盡時分。走到後門來接。不期走來之時。後門半開。並不見一毫踪影。却被狗叫捉了。其中情絲。我實不知。周思江道：休得胡說。你今將妹妹首飾。都寄囤在那裏。好好還我。便罷。張泰道：我實不知下落。並不招承。衆人一齊動手。打得這張泰叫苦叫屈。號淘痛哭道：妹妹是你害我了。衆人見張泰不肯招承。等到天明。把張泰解到臨安府尹處審問。府尹問張泰道：你將這妹妹并金銀首飾。藏匿何處。定有同夥之人。并窩家。可一一招來。免受刑法。張泰將前緣後故之事。訴說一遍。府尹見張泰不招。叫皂隸將夾棍夾將起來。可憐這張泰年紀只得二十歲。那裏經得夾棍起。口裏只得胡亂應承。東扯西拽。其實張泰並不曾走臨安府路。說的話都一毫不對。連熟識的人一個也無。只招承道：前日曾在飯店中宿一晚。有包裹一個。正是。



若將來棍爲刑罰。恐有無邊受屈人。

府尹卽時差皂隸拏飯店主人。并包裹來審。拏到飯店主人。細細審問。並無同夥之人。及至打開包裹看時。只得破被一條。梳掠一副。盤纏數百文。並無他物。府尹細細看了張泰年紀。後生也不是慣做不良之事的人。賊證俱無。難以定罪。暗暗道。他既得了妹子并金銀首飾。怎生不與他同逃走。還在後門做甚。若有同夥窩家。怎生肯將妹子金銀反與別人去了。自己在此受苦。其中必有原故。或者時候不對。有剪絡之人。乘機剪去。亦未可知。只得把張泰打了二十。下在獄中。限十日一比。比了幾卯。竟無踪影。府尹只得行一紙緝捕文書。四處緝訪張探蓮下落。那時張泰已打過五十餘板矣。不說張泰在獄中受苦。且說王立這廝。勒死張探蓮之後。奔還家裏。正是五鼓天氣。打開包裹一看。都是金銀首飾。王立滿心歡喜。便道這主生意做得着。先買些三牲福禮燒紙。遂將金銀首飾。好好藏過。慢慢受用。列位看官。你道王立謀財害命。勒死這女子。那冤魂難道就罷了。況且日遊神。夜遊神。虛空過往神明。時時鑒察。城隍土地。不時巡行。還有毗沙門天王使者。太子考察人間善惡。月月查點。難道半夜三更便都瞎了眼睛不成。少不得自然有報。只是遲早之間。果是

乾坤宏大。日月炤鑑分明。宇宙寬洪。天地不容奸黨。舉心動念。毫髮皆知。作惡行私。



纖微必報

話說王立這廝得此橫財之後。意氣揚揚自得。相貌比前更覺奇偉。軍中隊將楊道元見王立一表堂堂。又有千百斤氣方。甚是愛惜。就優免了王立直宿的差役。叫他充赤山衙操。王立自此不去更番直宿。終日在赤山衙演武廳操演武藝。比較鎗刀弓箭。輪拳使棍。比前陞了一級。意氣更自不同。比較武藝之後。便取出張探蓮的包裹中首飾金銀。換些散碎銀兩。終日飲酒使用。任情作樂。一日王立吃得爛醉如泥。過赤山衙。忽然見酒店中一個四十餘歲婦人。坐在櫃身子裏。叫聲道。王長官多時不見。王立醉中擡起頭來一看。認得是舊日隣舍彭七娘。便作揖道。彭七娘幾年不見。却原來搬在這裏開酒店。彭七娘道。便是一向搬來在此處。連舊日隣舍通不知道。王長官你爲何在此。王立醉眼迷朦的答應道。近日僥倖蒙本官好生心愛。豁免了俺更番直宿的差役。叫俺充了赤山衙操。吃了月糧。不過三六九操演。省得日日捏了筆管鎗。終日挑包尋宿處。彭七娘你道俺可不好麼。彭七娘嘻嘻的笑道。王長官恁地恭喜。原來比往先發跡了。怪道得發身發財。越長的堂堂一表。連老身通不認得了。兩個閑言碎語。說了半日。彭七娘問道。你今發跡了。可曾娶過娘子。王立道。曾沒有娶妻。彭七娘大笑道。男子不娶妻。可也不成個家。況且你如今比原先不同。怎生把人取笑做光棍不成。老身有個女兒也。



不十分粗醜。王長官你若不棄。我將來配你可好麼。王長官連聲道好。彭七娘就叫女兒出來相見。只見斑竹簾兒裏走出那個花枝般女兒來。王長官不見時便休。一見見了。

頭頂上飄散了三魂。腳底下蕩盡了七魄。

話說那女兒從斑竹簾兒裏娉娉婷婷走將出來。向王立面前深深道個萬福。王立已是八分魂消。向他身上下打一看時。更自不同。但見

淡白梨花面。輕盈楊柳腰。

兩眉侵翠潤。雙鬢入雲嬌。

窄窄金蓮小。尖尖玉笋妖。

風流腰下穴。難畫亦難描。

王立這廝看了這般一個出色女子。把那笑臉兒便飛到三十三天之上。連酒醉也都醒。就吃橄欖湯也沒這般靈應。便對彭七娘深深唱個喏道。謝老娘作成小子。你今日便是俺的嫡親丈母也。休的措勒。彭七娘道。休說這話。老身見你堂堂一表。日後不是個落薄之人。我將女兒嫁你。連老身日後有靠。怎說措勒二字。如今結了親。便是隣上加隣。親上加親也。王立道。俺便擇吉行聘。先告過本官。給假成親。說罷。謝了岳母便去。那女子以目留情。甚有不捨之意。王立



弄得魂出顛倒。走到家裏，把那張探蓮的包裹打開，取些金銀首飾出來。你道王立好賊，恐怕人認得出，都拏來搥碎了。走到銀匠店裏，另打造一打造過，選個吉日，立出自己隊裏一個媒人，行了聘禮。在本官處告了幾日假，到彭家酒店裏結起花燭，拜堂成親。本軍隊裏與王立相好的，都來吃喜酒慶賀。看王立娘子，果是生得絕世無雙，滿堂中沒個不喝聲采道：好對夫妻，大家吃得爛醉如泥而散。這夜王立好生歡喜。

軟苗條的女娘，款款柔柔，骨峻嶒的漢子，長長大，彎弓插箭，直透紅心，對壘麾戈，盡染血迹，長鎗鼓勇，那怕他鐵壁銅牆，銃砲爭強，一任彼草深水灌，幾番鏖戰，何愁娘子之軍，一味攻堅，方顯英雄之漢。

這一夜王立直弄得骨軟筋麻，死心塌地，在這婦人身上。清早起來，便作謝岳母之恩。一連在岳母家過了幾日，假日已滿，王立遂將娘子搬到寨中居住。出門之時，岳母又再三分付道：好生看我女兒，王立喏喏連聲道：這是小人自己身上的事，休得記念。說罷，攜了娘子，自到寨中居住。夫妻且是相敬廝愛，百依百隨。王立歡喜不勝，滿了月餘，寨中牆垣被雨淋壞，那個隊將楊道元要修理牆垣，親自到寨中踏勘，走到王立門前。那時王立已到赤山衙操演去了。這王立新娶的娘子正在那裏洗鍋，把鍋子中的水撥將出來，可的濺了楊道元一身醜醜水。楊



道元大怒。問是什麼人的妻子。左右隨從人稟道。是王立的妻子。楊道元道。王立怎生有這個妻子。可是舊日的。可是新娶。左右稟道。正是新娶的。一月餘了。楊道元疑心。就走進王立房中。來看這個婦人。楊道元不見時。便罷。一見見了。吃那一驚不小。急忙退步出來。悄悄分付左右道。王立操演回來。不要許他到家裏去。可速押來見我。衆軍都道。王立的娘子潑水。污了本官衣服。本官惱怒。要將王立來責治了。看官有所不知。原來楊道元有一身奇異的本事。

善識天下怪。能除世間妖。

行持五雷法。魔鬼一時消。

說話楊道元行持太乙天心五雷正法。善能驅神遣將。捉鬼降妖。曾以符水。鴟梟眼目。洗眼。煉就一雙神眼。那鬼怪到他面前。他便一一識得。因此見了王立的妻子。一團黑氣遮着。所以突然吃那一驚不小。衆軍領隊將之命。見王立操演回來。不容他到家。徑自押來見隊將。那時已將晚。衆軍押王立來見隊將。楊道元趕開了衆軍。問王立道。你可曾做什麼負心的事麼。王立道。小人並沒有什麼負心事。楊道元道。你休得胡賴。我看你有冤魂纏身。你瞞得他人。瞞不得我。快快實說。俺還有救你之處。若再遲延。性命休矣。說着。王立大驚。渾身冷汗。果是

日間不幹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吃驚。



王立被隊將說着海底眼。怎生躲閃。只得把前前後後謀死婦人之事。說了一遍。楊道元道。是了。今你新娶的妻子。並不是人。就是死鬼。如今你的精神尚強。未便下手。待吸盡汝之精氣。他便取你性命。王立方纔省得彭七娘已死了六七年。如今還活在。有女兒嫁我。都是一羣死鬼。捉身不住。抖將起來。連三十二個牙齒。都捉對兒廝打。就像發瘡疾病的一般。說也格格的說不出。磕頭道。怎生救得小人性命。楊道元道。那魔妖鬼。可以騙遣。這是冤鬼。一命須填一命。怎生救解。王立只是再三磕頭求救。楊道元焚起一鑪香。提起筆來。行五雷正法。嘿運元神。口中念念有詞。書符一道。付與王立道。如今回去。不可洩漏。炤依如常。待這婦人睡後。將這道符粘在婦人額上。便見分曉。王立領了這符回去。進得門。好生恐怕。不住戰兢兢的抖個不往。妻子道。你怎生如此。王立假意道。冒了寒。只得勉強支吾。與他一同飲酒。待這婦人走上床睡了。急急將符來粘在額上。就地起一陣狂風。風過處。顯出一尊神道。却是伏虎趙玄壇。手執鋼鞭。驅這婦人起來。屍長丈餘。舌頭吐出。直垂至地。陰風冷冷。黑氣漫漫。忽然不見。王立即時驚倒在地。一邊楊道元已知就理。着幾個軍兵。攙扶王立到點名廳上。令人守住。次日王立方纔甦醒。只是癡呆懵懂。口發謔語。楊道元着人到赤山彭家酒店看視。早已連酒店通不見了。衆軍吃了一驚。楊道元分付左右道。你們在此守候。不容他下塔。過了一個月。便無事矣。衆軍守了三



十餘日。因都去倉前請糧。失了守候。王立下塔行走。又見那婦人屍長丈餘。舌頭吐出。直垂至地。王立見了。大叫一聲。驀然倒地。衆軍請糧回來。見王立跌倒塔下。情知是着鬼。正要攙扶他起來。那婦人陰魂。便附在王立身上。走到衆軍面前。作婦人形狀。夫夫拜拜道。妾是望仙橋周思江家張探蓮。原是鎮江人。惡叔好賭。將奴家賣與周思江家做義女。偷了些金銀首飾。要與哥哥張泰同回到鎮江。舅家過活。舊年十一月二十八。二更天氣。却被王立這廝來做賊。謀財害命。將搭膊把奴家勒死。石板一塊。沉奴家屍首在三聖橋河中。害得哥哥監禁牢中一年受苦。奴家冤魂不散。日夜啼哭。上告列位。替奴家作主。定要償我性命。說罷。哽哽咽咽大哭了一場。王立暈倒在地。久而方醒。那時事體昭彰。遮掩不得。府尹知道。叫人在三聖橋河中。撈起屍首。果有石板一塊。壓在身上。屍體無損。遂將王立打八十板。問成死罪。張泰釋放還鄉。追出原物。給還本主。王立秋後處決。償了張探蓮性命。不過隔得一年。一命填一命。何苦作此等事乎。有詩爲證。

欠債尙且還錢。

殺人怎不償命。

自作終須自受。

勸人莫犯此病。







西湖二集 卷之十四

邢君瑞五載幽期

深願弘慈無縫罅。口時走入衆生界。窈窕丰姿都沒賽。提魚賣。堪笑馬郎來納敗。  
清冷露濕金欄壞。茜裙不把珠璣蓋。特地掀來呈捏怪。牽人愛。還盡幾多菩薩債。

這一隻詞兒。是壽涯禪師詠魚籃觀音菩薩之作。看官。你道魚籃觀音菩薩是怎生一個出處。莫要把西遊記上之事。當作真話。那西遊記上。一片都是寓言。切莫認真。這個故事。出在唐朝元和十二年。那時陝右。並不曉得佛法僧三寶。只好殺生害命。賭氣爭財。貪其酒色而已。金沙灘上。是個財物繁華。民居稠密之地。其貪酒好色。殺生害命。比他處更甚。忽然一日。不知那裏來了一個絕色女子。年紀不過十七八歲之數。雲鬢堆鵝。丹霞襯臉。唇若塗朱。肌如白雪。手裏提着一個籃子。走到市上賣魚爲生。賣完了魚。又不知到那裏去了。如此一連賣了幾日。魚。那金沙灘上之人。見了這個絕色女子。惹得大家七顛八倒。風風勢勢。都來問這女子買魚。有的故意爭論說多說少。有的竟不爭論多加他些價錢。故意在女子身邊捻捻呢呢。捱捱擠



擠。不過是貪那女子姿色。與他饒嘴饒舌調弄之意。那裏是真心要買他魚。那女子却又有一種妙處。隨你怎麼貪看。他也全不在心上。以此每每走到市上。衆人都圍繞着他買魚。還有沒錢的。空口白話與他論量錢價。有的說這個女子定是來歷不明之人。故意在此行姦賣俏。勾引男兒。有的說這女子假以賣魚爲名。特來揀尋丈夫之意。及至問他姓名。他又道。若有做得咱丈夫的。咱方與他說知。因此人人願婚。個個求娶。便拏了金銀彩幣。來做聘禮。女子道。咱並無父母。誰收咱聘禮。咱流落江中。打魚爲生。只住在一間破茅屋之中。這金銀彩幣。要他何用。衆人道。你的住處。也待咱們認一認。明日好來成親。女子就往前走。衆人隨後跟去。來到江邊。繫着一隻小小漁船。女子咿咿呀呀。掉到江中一個所在。果然住在一間破茅屋之中。景致却也幽雅。前後都是參天蔽日的紫竹林。衆人道。此處咱們一生沒有到。你既不收聘禮。教咱怎生好娶你爲妻。女子道。妾自幼敬信三寶。最好持誦經卷。若是列位衆人之中。今日回去。肯將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細細讀熟。明日妾到市上。如有背得出的。就與他結爲夫妻。並不要一文聘禮。說罷。女子仍舊載了衆人。到于江邊上岸。女子又咿咿呀呀。自蕩入江心去了。衆人都說道。怎生這位小娘子。又無父母眷屬。獨自一個住在這江心冷落之處。各人急急回家。都要去念普門品。有的要自己做新郎。不肯與人說知此事。有的不識字的。料得新郎沒分。便就對



人說了。霎時間傳滿了金沙灘村上之人。有那沒普門品的。向人家去借來讀誦。那人又專靠此一部普門品。將來作聘禮之資。如何肯借。只說沒有。把這些要做新郎的人。讀的讀。背的背。忙忙碌碌。辛苦了一夜。並不曾合眼。有背得出的。忻忻自以爲得計道。這頭親事。准准是咱上手了。清早就走到市上。等那女子來定親。誰知纔到市上。

夜眠清蚤起。又有不眠人。

又有一個背得出的。已立在市上等候了。少頃之間。共來了十個。都是背得出普門品之人。十人都齊齊等着。那花枝般女子來了。一個背過。又是一個。就像學堂裏小學生背趙錢孫李的一樣。雖然生熟不同。却也都背得出。女子又着手對列位道。妾只一身。難以分配列位。若有一夜背得金剛經出的。妾便結爲夫妻。明日早來說罷。嫋嫋婷婷而去。這十人道。普門品還好讀。金剛經如何一夜讀得熟。這是他出難題目。故意來耍咱們了。這頭親事定不成了。有的道。也未可知。倘是天緣。前世該是夫妻。一緣一會。一時間天聰天明讀得出。也未見得。這十個人回去。都把金剛經來讀。硬記硬背。記一分。背一分。這一夜比昨日更忙。讀了一夜。到清早。又有三個背得出的。那花枝般女子道。妾只一身。難以分配三位。諸經之中。唯有法華經。爲諸經之王。佛以大事因緣出世。特說此經。所以道。六萬餘言。七軸裝。無邊妙義。應含藏。若是三日之內。有



人背得法華經出的。妾誓不相捨。三個人把頭一搖。舌頭一伸道。這親做不成了。遂一闕而散。獨有一個馬小官資性極好。讀了三日。把這七卷法華經從頭至尾。背與這女子聽。女子便笑容可掬道。此真吾丈夫也。妾有言在前。不嫁與郎君。却嫁與誰。遂跟了馬小官家去。馬小官父母見這位絕色女娘來做媳婦。怎生不喜。遂廣接鄰里親眷。結起花燭。置辦酒筵。叫了賓相。僱了樂人。丁丁冬冬。作起樂來。把這位新娘子打扮得紈扇圓潔。腰兒下束帶。矜莊起來。分外標致。賓相念動禮文。滿堂中花燭熒煌。香烟繚繞。男女老少。沒一個不喝聲采。新郎新娘。齊齊立在紅氈上。喝禮贊拜。忽然這位新娘。一交跌倒在地。連攙扶婆也扶不住。衆位女娘。急急把這位新娘。攙入香房。把薑湯來灌。還不曾下喉。早已氣絕而亡了。滿堂人無不驚嘆。

誰知成親宴。翻作送喪筵。

話說那位新娘一死之後。霎時間。屍骸臭爛。就有千千萬萬蛆虫攢食。滿堂會筵之客。登時掩鼻而散。馬氏一門。見臭穢難當。蛆虫四散爬開。即將衾褥包裹而出。掘土成坎。埋于沙灘之上。合門好生不樂道。那里走出這個沒爺娘的怪物。走到咱家。作神作怪。弄出這場沒興沒頭的事。遂把花燭禮筵。一齊收拾起。衆人都道。怎生有如此怪事。好端端一位女娘。霎時間變出這場怪異。好道不明白。咱們且到他前日住居之地。瞧一瞧。委是何等怪物。走到江邊。不見



前日繫的那隻小小漁船。遂另覓了一隻船。依前日那女子棹的路。蕩來蕩去。並不見前日那間破茅屋。并江心紫竹林之處。衆人尋了一通。只得回來道。咱們前日白日見鬼了。擬定是個妖精鬼怪。出來迷人。幸得馬家香火旺。妖怪迷他不得。反自死了。若着了他的手。再遲幾時。馬家一門性命休矣。馬小官聽得此說。心中着實慌張。一則是空做了一番新郎。受用了一個臭屍首。好生羞慚。一則聽了此話。恐這妖精鬼怪。日後還有不可知之禍。終日憂愁。反生出一場病來。獨歡喜殺了那十個讀經的人道。又是咱們造化高。不去讀法華經。若讀熟了時。這臭屍首。准定是咱們受用了。幸得馬小官消除災障。頂缸捉代。替咱們出了這一番醜。如今又生出一場病來。這是白手求妻的饒頭。做假新郎的利市哩。不說這一千人自得其得。話說馬小官病了一場。後來也漸漸好了。一日同一千人出外。打從這女子墳前走過。衆人都取笑道。這是你妻子哩。馬小官滿面羞慚道。說他怎的。只見一個西域老僧。梵相奇古。在這女子墳上磕頭禮拜個不住。衆人問老僧道。你怎生如此至誠禮拜這個女子墳墓。老僧道。檀越道他是個女子麼。你們肉眼凡胎。不識異人。他本是南海落迦山紫竹林中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他見你們不信三寶。殺生害命。好酒好色。忘了本來面目。特番身變了女子。故意以賣魚爲生。化度你們。勸你們皈依三寶。念經念佛。你們却迷而不悟。錯認他做女子。



他所以脫胎而去。卽時臭爛。以見女色不可貪戀。四大不能久長之意。你們還說他是個女子。衆人道。你們出家人。專好捏怪。說神說佛。有何憑據。說他是觀世音化身。老僧道。若是佛菩薩顯化。其骨是鎖子連環骨。骨節都勾連不散。檀越不信。老僧試挑與列位看。老僧不打誑語。就把手中錦杖。將面上一堆沙土。細細撥開。挑出那一副骨頭來。果是一具鎖子骨。骨節節勾連。玲瓏剔透。如黃金之色。異香襲襲。衆人方信其言。那老僧把這一具黃金鎖子骨。將錫杖橫挑在肩上。聳身駕雲。騰空而去。衆人方知是羅漢臨凡。合掌向空禮拜。始信前日紫竹林就是南海之像。自此之後。陝右多皈依三寶。誦經念佛之人。馬氏一家篤信佛法。都成正果。因此彷彿那日形容畫成魚籃觀音之像。流傳于世。我朝金華宋景濂學士作魚籃觀音贊道。

唯我大士。慈憫衆生。耽着五欲。  
不求解脫。乃化女子。端嚴姝麗。  
因其所慕。導入善門。一刹那間。  
遽爾變壞。昔如紅蓮。芳艷襲人。  
今則臭腐。虫蛆流蝕。世間諸色。  
本屬空假。衆生愚癡。謂假爲真。



類蛾起火。飛逐弗已。不至隕命。  
何有止息。當知實相。圓同太虛。  
無媼無妍。誰能破壞。大士之靈。  
如月在天。不分淨穢。普皆炤了。  
凡皈依者。得大饒益。願卽同歸。  
薩婆若海。

列位看官。那觀世音菩薩。只因世上人貪財好色。忘記了自己本來面目。故意化作女子。勸化世人。況且觀音菩薩原是男身女相。豈有要嫁丈夫之理。但有一種欲界女仙。未證大羅天仙地位。不免也要下嫁人間尋個丈夫。亦是冥數使然。若是西湖之上。團團秀氣。弈弈靈光。常有水仙出現。不則一事。就如蘇小小與司馬才仲做了西湖水仙。這是一個水仙了。還有一個水仙。也與蘇小小不甚差遠。聽在下慢慢說來。話說西湖之上。有一座此君堂。修竹數萬竿。蕭疎可愛。因晉人王子猷愛竹。有何可一日無此君之語。後人因此遂名竹爲此君。堂中萬竹林立。就建堂名爲此君堂。蘇東坡來杭州做太守。最愛此處幽雅。曾有此君堂詩道。

臥聽謾謾碎龍鱗。俯看蒼蒼立玉身。



口舸鴟夷浮去海。尙餘君子六千人。

話說此君堂有了蘇東坡這一首詩。更覺增重。流傳到蘇東坡之後。太原有個詩人。姓邢名鳳。字君瑞。是個少年英俊之輩。丰姿不羣。典雅出格。邢君瑞因見白樂天也是太原人。曾來杭州做太守。每每作詩稱贊西湖之妙。日日遊於湖上。笙簫歌妓。時嘗不輟。後來離任西湖。竟害了相思之病。戀戀不捨。做了千古風流話柄。傳流於世。他是前輩人。恁般如此妙。難道俺是後輩。便不如他不成。不可把他一個人占盡了風流二字。俺不免也到西湖上一遊。雖比不得他是官人。奢華豪爽。有妓女簫管之樂。但古詩有云。

何必絲無竹。山水有清音。

俺窮秀才自有窮秀才的樂事。何必與他一樣。說罷。便收拾了琴劍書箱。上路行程。不則一日。來於杭州遊玩。走到西湖之上。看得這此君堂。水竹清幽。分外有趣。出奇爭勝。就將行李搬入此中。與了管事人些房租。將來坐下。水光山色。盡在面前。竟如畫圖中蓬萊三島一樣。邢君瑞好不樂意。日日遊於南北兩山之處。遂題西湖十景詩。

蘇堤春曉

孤山落日趁疎鐘。畫舫參差柳岸風。



鷺夢初醒人未起。

金鴉飛上五雲東。

斷橋殘雪

望湖亭外半青山。

跨水修橋影亦寒。

待泮痕邊分草綠。

觴驚碎玉琢闌干。

雷峰夕照

塔影初收日色昏。

隔牆人語近甘園。

南山遊遍分歸路。

半入錢塘半暗門。

曲院荷風

避暑人歸自冷泉。

埠頭雲錦晚涼天。

愛渠香陣隨人遠。

行過高橋方買船。

平湖秋月

萬頃寒光一夕鋪。

冰輪行處片雲無。

鷺峰遙度西風冷。

桂子紛紛點玉壺。

柳浪聞鶯



如簧巧囀最高枝。  
玉輦不來春又老。

死柳青歸萬縷絲。  
聲聲訴與落花知。

花港觀魚

斷汲唯餘舊姓傳。  
沙鷗會見園興廢。

倚闌投餌說當年。  
近日遊人又玉泉。

南屏晚鐘

涑水崖碑半綠苔。  
晚煙深處蒲牢響。

春遊誰向此山來。  
僧自城中應供回。

三潭印月

塔邊分占宿湖船。  
橫笛叫雲何處起。

寶鑑開奩水接天。  
波心驚覺老龍眠。

兩峰插雲

浮圖對立曉崔嵬。  
試向鳳凰山上望。

積翠浮空霽靄迷。  
南高天近北烟低。



話說那君瑞遊於南北兩山之間。到處題咏。自得其得。那時正值清明節序。西湖之盛莫盛於清明。清明前兩日。名爲寒食。杭州風俗。清明日。人家屋簷都插柳枝。青萋可愛。男女盡將柳枝戴在頭上。又有兩句俗語道得好。清明不戴柳。紅顏成皓首。小孩子差讀了道。清明不戴柳。死去變黃狗。甚爲可笑。杭州此日。家家上墳祭掃。南北兩山。車馬如雲。酒樽食羅。山家村店。無處不是飲酒之人。有湖船的。僱覓湖船的。藉地而坐。笙簫鼓樂。揭地喧天。蘇堤一帶。桃紅柳綠。鶯啼燕舞。花草爭妍。無一處不是賞心樂事。還有那跑馬走索。飛錢拋鉞。踢木撒沙。吞刀吐火。貨郎販賣希奇古怪時新玩弄之物。無所不有。香車寶馬。婦人女子。挨挨擠擠。好生熱鬧。那君瑞看了這般繁華景致。分外高興。有柳耆卿詞爲證。

拆桐花爛熳。乍疎雨洗清明。正艷杏燒林。湘桃繡野。芳景如屏。傾城盡尋勝去。驟雕鞍紺幟出郊坰。風煖繁絃翠管。萬家齊奏新聲。盈盈鬪草踏青人。艷冶遞逢迎。向路傍往往遺簪墮珥。珠翠縱橫。懽情對佳麗地。任金釵竭。玉山傾。拚却明朝永日。畫堂一枕春醒。

話說那君瑞在蘇堤上。捱來擠來。眉稍眼底。不知看了多少好婦人女子。晚間到此君堂中。甚是寂寞。不過只得取出隨身的那張金徽玉軫焦尾琴來。按了宮商角徵羽。彈漢宮秋月。



一曲。那時春景融和。花香撲鼻。月滿中庭。遊魚噴跳。邢君瑞悠悠揚揚。正彈到得意之處。忽然間萬竹叢中。有人嬌聲細語的贊道。妙哉漢宮秋月之曲。此非俗人之所能彈也。邢君瑞大異。便放下了手。遙望見一女子穿花度竹而來。淡粧素服。果是

遮遮掩掩穿芳徑。料應小脚兒難行。

這女子緩步弓鞋。輕移羅襪。漸漸的走到面前。邢君瑞吟完一看時。與日間見的婦人女子。更自不同。怎見得這個女子之妙處。

淡淡丰姿。盈盈態度。秋水爲神玉爲骨。見脂粉嫌他點染。芙蓉如面柳如眉。看百花兀自嬌羞。香霧雲鬢。蕊珠宮仙子下降。朱唇玉貌。瑤臺帝女臨凡。

邢君瑞見這般出色女子。疑他是貴家宅眷。起身正欲走避。你道這女子好怪。啓一點朱唇。露兩行碎玉。輕輕的道。君瑞幸毋避我。妾有詩奉聞。遂吟詩一首。詩道。

娉婷少女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  
舞袖弓腰渾忘却。羅衣虛度五秋霜。

那女子的歌聲。真如驪珠一串。百轉黃鸝。邢君瑞暗暗的道。這女子怎生。知俺表字君瑞。忒煞奇怪。莫不是東牆之東。西樓之西。那里曾相見過來。端的奇異。俺眼里從沒有見這等出色女



子便風發了一個邢君瑞。高興勃勃。那里按納得住。也接口吟一首詩以挑之道。

意態精神畫亦難。不知何事出仙壇。

此君堂上雲深處。應與蕭郎駕綵鸞。

邢君瑞吟完。那女子面上喜孜孜一笑。生春深深的道。個萬福道。予心子意。彼此相同。我與君子。本有宿緣。當爲配偶。奈緣分尙遠。當期五年。君來守土。相會於鳳凰山下。君如不爽。千萬相尋。道罷。香風一陣襲人。忽然不見。邢君瑞大喜道。這明是仙女臨凡。所以預知俺的名姓。又說五年。君來守土。相會於鳳凰山下。這事甚奇。但一別五年。甚是遙遠。古來道。有情那怕隔年期。古人相期。不過一二年。這仙女一約。却就整整約了五年。想是仙家日月。與人間不同。從來說。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教俺怎生寧耐。俺不免像小孩童書房中讀書。圖夜散書堂。快做個手勢。車水紡磚兒的光景。速速的把這日月催趲將過去。便轉眼間。就是五年。少不得有相逢之日。說罷。暗暗自笑。從此甚是得意。一日。與一個杭州朋友賈元虛飲酒。酒席之間。邢君瑞自以爲僥倖有此奇逢。細細訴說這事。那賈元虛是個老成之人。說道。我們這西湖之上。或有仙女臨凡。亦未可知。也有鬼魅害人。假說神仙。或假託隣近女子。迷惑外方之士。那少年不老實之人。往往只道真是仙女。真是隣近女子。與他淫媾。不上幾時。精神都被攝去。只剩得一副枯



骨如此等事甚多。我小弟試說一件事與兄聽。這是不多幾年之事。有一個姑蘇吳秀才。也是個少年有才之人。來遊西湖。就寓在錢塘門真覺院中。黃昏時候。忽有扣門之聲。這吳秀才開門一看。却是一個女子。容貌標致無比。雅淡梳粧。時新衣服。吳秀才問這女子來歷。他便道是隣近女子。只因郎君日日在奴家門首經過。丰姿俊秀。奴家私心甚是愛慕。要與郎君結爲夫妻。不嫌自獻。深夜來奔。又恐家中人驚覺。只得暫回。改日再來探望。說罷。便欲轉身而去。那吳秀才淫情勃勃。怎生上門來的買賣。肯放回去。現鐘不打。却又等鑄。便把這女子一把扯將進來。閉上了門。與他解帶脫衣。上床而睡。行其雲雨之事。五更之時。辭別吳秀才出門而去。就像牡丹亭記道。秀才休送以避曉風。每每戌時而來。寅時而去。那吳秀才是個傻的。自以爲巫山之遇。放出生平精神。夜夜奉承這個女子不迭。一連過了數月。院中和尚看得吳秀才精神憔悴。面貌清瘦。語言舉動。失張失智。像着鬼着魅的一般。遂細細盤問。那吳秀才怎生肯說。還恐怕和尚不是好人。乘機姦騙了這個女子。甚是吃酸。再三不肯說出。合院和尚見他瘦得不好。恐日後連累。只得苦苦盤問。吳秀才方吐真情。衆和尚大驚道。果然有此事。前者有一官員一個女子才色艷麗。要選充內廷。不意一病而死。就權殯在西廊。已經三年。往往出來迷惑外方之人。相公所遇。定是這個怪物。所以說日日在門首經過。況且此處並無隣居女人。相公快快



避去方保性命。若少遲延。這性命必然休矣。吳秀才還疑心不是鬼。牽情割愛。不肯起身。到夜  
晚。於窗間得女子一首詩道。

西湖着眼事應非。倚檻臨流弔落暉。

昔日燕鶯曾共語。今宵鸞鳳嘆孤飛。

死生有分愁侵骨。聚散無緣淚濕衣。

寄語吳郎休負我。爲君消瘦十分肌。

吳秀才看那字。墨色慘淡。方知是鬼寫的字。滿身冷汗。遂急急起身。怎知那女鬼。夜夜夢中不  
捨。後來畢竟嗚呼哀哉了。豈不可惜。所以說西湖之上。時有鬼魅。假名冒姓。哄人。前車既覆。後  
車當戒。仁兄不可便信爲仙女。墮其術中。迷而不悟。只看吳秀才便是榜樣。邢君瑞道。雖有鬼  
魅。亦有仙女。但要看看有緣無緣。小弟曾看書上。載得一事。甚爲有趣。說唐時王軒極有詩才。遊  
西小江。泊舟在於苧蘿山。想西施當日在此浣紗。不知怎生樣妙。癡癡呆呆。想個不住。因題詩  
於西施石上道。

嶺上千峰秀。江邊細草春。

今逢浣紗石。不見浣紗人。



王軒題罷。一片精誠。感動那當年西子。忽然見西子嫋嫋婷婷。烟雲縹緲。扶石筍而歌道。

妾自吳宮還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

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爲君堅不得。

西子歌罷。便從石邊走將出來。邀請王軒入於洞房深處。珠宮貝闕。好生華麗。就如天台仙女。留劉晨阮肇一般恩恩愛愛。美美滿滿。做了一月夫妻。後來因冥數已完。只得送王軒出來。涕泣相別而散。此事流傳已久。後來蕭山有個郭凝素。只道西施還肯嫁人。也學王軒走到亭蘿山。題兩句詩在石上。思量打動西子之心。怎當得西子采也不采。一毫沒有影響。那郭凝素還東瞧西望。盼了一回。不見形跡。好生沒興。只得踽踽涼涼而歸。當時有人做首詩兒。嘲笑道。

三春桃李本無言。苦被殘陽鳥雀喧。

借問東隣效西子。何如郭素學王軒。

據這二人看將起來。可見只要有緣。小弟看這女子。宛似西子模樣。况他說五年相會。此語一定非虛。安知弟非昔日之王軒乎。賈元虛道。但願仁兄爲王軒。不願仁兄爲吳秀才也。二人遂大笑而別。後邢君瑞遊賞西湖已畢。歸於太原。却心心念念。思量來赴五年之約。果然窗外日光彈指過。席前花影座間移。不覺早是五年光景。邢君瑞的哥哥。恰好來杭州做太守。邢君瑞



拍手大叫道。真仙女也。鬼魅只知過去。不知未來。當期五年。君來守土。他早已知道了。豈不真是女仙。俺這遭與他准准結爲夫妻。同其衾而共其枕。顛其鸞而倒其鳳。豈不樂哉。遂同哥哥到於杭州。哥哥自去行做官之事。君瑞自具一隻小舟。遊於西湖之中。心心念念。思量會着仙女。那時正值初秋。十里荷花盛開。香風撲鼻。曾有仲殊荷花念奴嬌詞。單道西湖荷花好處。

水楓葉下。乍湖光清淺。涼生商素。西帝宸遊羅翠蓋。擁出三千宮女。絳綵嬌春。鉛華晝掩。占斷鴛鴦浦。歌聲搖曳。浣紗人在何處。別岸孤島。一枝廣寒宮殿冷。寒棲愁苦。雪艷冰肌。羞淡泊。偷把臙脂勻注。媚臉籠霞。芳心泣露。不肯爲雲雨。金波影裏。爲誰長恁凝竚。

話說那君瑞月明之下。正在荷花中蕩來蕩去。忽聞得湖浦咿咿呀呀之聲。遙見一美人領一青鬢駕小舟映月而來。舉手招這君瑞道。君瑞真信人也。那君瑞驚喜之極。急忙叫兩舟相並了。那美人道。妾西湖水仙也。與郎君有宿世之緣。該爲夫婦。千里不違約。君情良厚矣。那君瑞等候了五年。今日相見。怎生不分外高興。急忙躍入美人舟中。美人叫青鬢開了船。蕩入湖心。頃刻之間。人舟俱沒。舟子并小廝大驚。忙報與邢太守。太守叫舟人在西湖中遍處打撈屍首。十數日並無踪跡。後人常見那君瑞與採蓮女子。小舟遊蕩於清風明月之下。或歌或笑。



出沒無時。遠觀却有近視。又無方知真是水仙。人無不羨慕焉。有詩爲證。

蘇小當年爲水仙。此君堂內訂良緣。

西湖明月留千古。何處相逢不可憐。





西湖二集 卷之十五

文昌司憐才慢注祿籍

塞翁得馬未爲喜。塞翁失馬未爲憂。

須知得失循環事。自有天公在上頭。

話說世上目前事體未足憑據。直要看收梢結局。方纔完全。世上眼界小之人。都目下富貴。便就揚揚得意。只道這富貴是長生不老香火。不知一朝跌磕。那富貴還是個虛體面。見目下貧賤。便牢騷感慨。跌脚搥胸。不知一朝發跡。那貧賤二字。不惟磨難我不倒。還受用這二字的好處。奉勸世上的人。大着眼孔。開着心胸。硬着脊梁。耐着性氣。切莫把目下之事。認做真實。只看塞上翁得馬失馬之說。一毫不錯。真是

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

且說一件好笑的事。做個入話。却說周世宗末年。有個陶穀學士。這陶穀少年時節。生性便極其慳吝。不肯輕用一文錢鈔。一日夜間。被陰府勾攝去。衆鬼使對陶穀道。奉命與你換一雙眼。



睛。你肯出多少錢。我這裏眼睛。都有定價。你肯破些慳恪。與我百萬錢麼。那鬼使用手望地下。一指道。這一堆眼睛。都是百萬錢之價。你若肯與我百萬錢。我便與你這一等的眼睛。那陶穀索性慳恪慣了。怎生肯出百萬錢。買這一雙眼睛。便半日不做聲。這鬼使見陶穀不做聲。便又道。你出百萬錢。買我這雙眼睛去。不虧負你。休得慳恪。陶穀又不做聲。側邊又走過一個鬼使來道。你既不肯出百萬錢。買他這一等眼睛。只出十萬錢。買了我這一等眼睛去罷。一把扯陶穀過來。指地下一堆眼睛道。這一堆眼睛。都是十萬錢之價。陶穀打一看時。見滿地一堆都是眼睛。骨碌碌的都有光彩。陶穀暗暗的道。我自有雙眼睛好端端的。沒些緊要。破費十萬錢。買這一雙眼睛去做甚。難道面上要四隻眼睛不成。留下這十萬錢。好做人家。遂又不做聲。這邊又有一個鬼使道。他既不肯破費錢財。我只得將這一等眼睛。白白送一雙與你罷。道罷。衆鬼使一齊走過來道。是只見一個鬼使就這一堆裏。拾起一雙彈丸。雙手把陶穀舊眼一齊驅出。把這一雙彈丸。納將進去。陶穀疼痛莫當。大叫一聲。撒然驚醒。伸手去摸。雙目都腫。次日起來對鏡一照。變做了一雙碧綠色琉璃眼睛。與舊時大是不同。逢人都道。這雙眼。活像廟中小鬼一樣。過了幾時。路上遇着相士陳子陽道。好一身貴相。骨氣都好。却怎麼有這一雙鬼眼。終身不得顯達。陶穀懊恨無及。後來宋太祖受了周禪。朝班已定。未有禪詞。陶穀學士將禪詔出。



諸袖中。宋太祖心中薄其爲人。遂終身爲翰林學士。再不遷其官爵。陶穀甚是怨恨。所以有年  
年陶學士。依樣畫葫蘆之誚。看官。你道一個極貴之相。只因慳吝二字。換了一雙鬼眼。終身受  
累。我浙江也有一個人。只因一句話上。說得不好。昧了心田。却被紫府真人拏去。換了一身窮  
賤之骨。虧得後來改行從善。洗淨了驕傲之性。學做好人。文昌帝君愛其才華。重新奏聞玉帝。  
准與祿籍。宛宛轉轉。又有許多妙處。以聳天下聽聞。待在下慢慢說來。便知端的。有八句詩爲  
證。

拋擲南陽爲主憂。北征東討盡良籌。

時來天地雖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繇。

千里山河輕孺子。兩朝冠劍恨譙周。

唯餘巖下多情水。猶解年年傍驛流。

這八句詩。是羅隱才子題諸葛亮籌筆驛之作。那羅隱在唐朝末年。是東南第一個才子。懷才  
不遇。終身不能中得一個進士。後來將就做得一官。於他生平志願。十分不能酬其一分。以此  
每每不平。到處怨嘆。過諸葛亮廟。有感而作這一首詩。說諸葛公這般才華。可以平吞天下。混  
一中原。只因遭時不濟。有才無命。不能成其一統之志。却又年命不永。營中星殞。這樣一個頂



天立地的漢子。究竟與命抵敵不過。那怕共工氏發惱。頭撞倒了不周山。巨靈神奮威。斧劈碎了華山石。所以他有感而作。看官。你道這羅隱是那裏人氏。他是浙江杭州府新城縣人。字昭諫。別號江東生。他與吳越王同時降生。未生之前。有兩條紫氣冲天。一條紫氣降於臨安。生出吳越王。一條紫氣降於新城。生出羅江東。這羅江東生將出來。學貫天人。才兼文武。聰明穎悟。出口成章。有曹子建七步之才。李太白百篇之賦。只是一着。生性輕薄。看人不在眼裏。一味好嘲笑人。或是俚語。或是歌謠。高聲朗誦。再也不怕人嗔怪。遭其姍笑者。不一而足。因此人人稱之爲輕薄羅隱。但是他說出來的話。又有些古怪。或好或歹。都有靈應。就像神仙的讖語一般。遠在數百年之外。近在目下。聲叫聲應。至今千來年。浙江人凡事稱爲羅隱題破者。此也。以此人人忌憚他那張嘴。不敢惹他。不要說世上人怕他。連那鬼神也都怕他這張嘴。凡庵觀苑寺之中。那些泥塑木雕的神道。他若略說一二句。准准應其所言。若是說好。便通靈起感應。香火繁盛起來。若說不好。便就無靈無感。香燭冰冷。連鬼也通沒得上門來了。羅江東初年不信鬼神。一日走到祠山張大帝廟裏。見殿宇雄壯。心上不平。取出那枝百靈百應光閃閃寒簇簇。判生死的筆來。題二句于壁上道。

走盡天下路。平生不信邪。



方纔寫得這二句。還未完下文。忽然背後一尊神道。奪住手中這枝筆。大聲喝道。汝把下文這二句做得好便能。若做得不好。我便擊死汝矣。羅江東回轉頭來一看。就是黑臉鬍子張大帝。這一尊神道。身長數丈。威風凜凜。電目巖巖。羅江東驚得一身冷汗。慌慌張張。只得續寫二句道。

祠山張大帝。天下鬼神爺。

寫完。那尊神道方纔放手而去。自此之后。廟中香火更盛。後來走到烏江項王廟內。見項王相貌猙獰。手中執劍而坐。怒氣不消。猶似昔日與漢王爭天下之勢。羅江東服他是個好漢。題一首詩於壁上道。

英雄立廟楚江濱。叱咤風雲若有神。

對劍不須更惆悵。漢家今已屬他人。

此詩題罷。洩了項王千餘年不平之氣。手中寶劍即時墜地。羅江東見其靈異。作禮而出。羅江東詩才神速。點韻便成。少年之時。手中戲拏一個小磬。賣詩爲名。限定磬聲完爲度。有人要他做新月的詩。以敲梢交三字爲韻。一邊擊磬。一邊吟道。

禁鼓初聞第一敲。臥看新月山林梢。



誰家寶鏡新磨出。匣小參差蓋不交。

磬聲完而詩已就矣。其敏妙如此。又長於對句。凡人有對不得的。到他口中。無有不對之句。藥中白頭翁。他便對蒼耳子。玉玲瓏。他便對金跳脫。那金跳脫。就是女人手上金鐲子。是也。又有句道。近比趙公。三十六年宰相。這句人再對不來。羅江東道。何不對遠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這就是郭子儀故事。他在中書歷二十四考。其對句之精妙如此。真奇才也。但他生于窮寒之家。生計甚是寥落。家中一畝田地也無。又兼唐朝亂離之後。德宗好貨之主。田地上賦稅極多。人家一發不敢有那田地。羅江東自小只帶得這幾畝書田來。濟得甚事。真個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果是

聾盲瘖瘂家豪富。智慧聰明却受貧。

他早年喪了父親。守着母親過活。那母親不過織布度日。好生艱苦。羅江東只得呆着臉。向親友家借貸。誰知世上的人。甚是少趣。若是羅江東那時做了官人。帶了烏紗帽。象簡朝靴。那人便來呵呀捧屁。沒有的也是有的。如今是個窮酸。口說大話。不過是賒那功名二字在身上。世人只賭現在。不討賒帳。誰肯預先來奉承。俗語道。若說錢。便無緣。羅江東向親友一連告了幾十處。大家都不采。以後見了他的影兒。只道他又來借債。都把他做白虎太歲一般看待。家家



關門閉戶起來。羅江東與母親二人甚是忿恨之極。正是

十叩柴扉九不開。滿頭風雪却回來。

話說羅江東母子二人正在忿恨之際。忽然遇着一個風鑑相他道。子天庭高聳。地閣豐隆。鼻直口方。伏犀貫頂。目若明星。聲如洪鐘。顧盼英偉。龍行虎步。有半朝帝王之相。切須保重。說罷而去。這個風鑑却是豫章人。識得風雲氣色。見王氣落于斗牛之間。那斗牛是杭州分野。特特走到杭州觀看氣色。見氣色兩支。一支落于新城。一支落于臨安。遂扮作風鑑到新城。遇見了羅江東是個帝王之相。好生歡喜。那時羅江東母子二人聞聽此話。正忿恨這些親友不肯借貸。便忿忿的發愿道。可恨這些賊男女。恁地奚落。若明日果有帝王之分。有冤報冤。有仇報仇。定要把這一千人碎屍萬段。方雪我今日之忿。母子二人忿忿的說了幾日。果然人間私語。天聞若雷。一日晚間羅江東吃了晚飯。緩步出門。忽然見四個黃巾力士走到面前。對羅江東道。吾奉紫府真人之命奉請。道罷。便把羅江東撮擁而去。來到一處。但見

烟雲繚繞。琉璃瓦上接青霄。瑞氣繽紛。白玉殿橫開碧漢。門前排幾對白象青猊。兩旁列千百天丁力士。當殿中坐着一尊活神道。事事無差。丹墀下伏着許多橫死鬼。緣緣有錯。日遊神。夜遊神。時時刻刻。來報正心邪心。善心惡心。速報司。轉輪司。慌慌



忙忙去推天道地道。人道鬼道。有記性的功曹令史。一枝筆。一本簿。明明白白。注定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盡是孽來報往。報重孽深。沒慈心的馬面牛頭。兩股叉。兩條鞭。惡惡狠狠。炤例或殺或剉。或春或磨。總之。陽作陰受。陰施陽轉。正是人間有漏網。天府不容針。

話說四個黃巾力士撮擁羅江東到于殿前。暴雷也似唱喏道。奉命取羅隱來到。那真人便開口道。羅隱汝本當有半朝帝王之分。與錢鏐一樣之人。汝怎生便生好殺之心。輒起不良之念。要將借貸不與之人。盡數碎屍萬段。以雪胸中之忿。借貸不與。此是人之常情。况此數十家人。俱是汝之親友。有何惡過。便要殺害。如此小事。恨恨若此。上帝好生。汝性好殺。明日做了帝王。殘虐刻剝。傷天地之和氣。損下界之生靈。爲害不淺。連日值日功曹將汝惡心。奏聞上帝。上帝大怒。天符牒下。將汝所有帝王福分。盡數削籍。說罷。就喚四個黃巾力士過來。分付道。可將此人帝王之骨。盡數換過。黃巾力士喏喏連聲。把羅隱扳翻在地。如哪叱太子拆骨還父。剔肉還母一般。根根骨頭。抽將出來。一一換過。獨留得上下牙齒不換。紫府真人仍着力士送羅隱回去。羅江東回家。已是五更時分。倒在床上。大聲叫痛。似夢非夢。早已驚醒了母親。備述緣故。急急起來。對鏡子一看。竟改變了一個人。但見



天庭偏地閣削口歪斜。鼻子塌。皮膚粗。猴獠脚。吊眼睛。神氣撒。遠觀似土地側邊站立的小鬼。近看一發像破落廟裏雨淋壞滴滴點點的泥菩薩。

母親吃了一驚。羅江東見自己醜陋不堪。跌倒在地。母親慌張。急急把姜湯灌醒。攙扶而起。母子二人懊恨無及。大哭了一場。真一言折盡平生之福也。自此羅江東躲在家內。不敢出門。過了一個多月。方纔出門。左右鄰舍都吃了一驚。羅江東却再不敢說出。只說病患如此。一日又遇着前番相士見了。吃驚道。汝怎生相貌一朝改變至此。定是心術不端。以致陰府譴責。羅江東只得把前事說了一遍。相士跌足道。可惜半朝帝王之相。又把他仔細一相道。

雖是一身貧賤骨。猶然滿口帝王牙。

羅江東道。一念之差。折福至此。怎生是好。相士道。舉頭三尺有神明。舉心動念。天地皆知。汝若舉一點殺心。便毒霧妖氛。瀰漫宇宙。天昏地暗。日月無光。上天怎麼得不知道。相逐心生。心既不好。相亦隨變。此是必然之理。但自今以後。一心懺悔。改行從善。步步學好。還好救得一半。說罷。再三嘆息而去。後來訪到臨安。見了錢鏐。許他以帝王之事。果應其言。羅江東自此之後。一味學做好人。再不敢存一毫不肖之心。真個行不媿影。寢不媿衾。但是他那張口。仍舊百靈百應。那枝筆。仍舊烟雲繚繞。人雖然憎他醜陋。却又愛他才華。四方之士。但得他一言半句。就聲



名赫赫起來。若是到東南地方。扇頭上沒有羅江東一首詩。便人人以爲羞恥。因此名聞天下。願交者衆。金錢彩幣。不時餽送。那時宰相令狐綯重其詩文。兒子令狐滄登了進士。羅江東贈詩一首。令狐綯大悅道。吾不喜汝登第。喜汝得羅江東之詩爲貴也。其見重于當朝如此。宰相鄭畋有個千金小姐。性通文墨。酷愛羅江東之詩。自己抄寫成帙。圈上加圈。點上加點。朝夕吟哦不輟。遂害了相思之病。父親見女兒鍾情在羅隱身上。暗暗的道。我女兒雖愛羅江東之詩。却不曾見其貌。我相府女兒。嫁與貧士。雖然不妨。但羅江東相貌極其醜陋。女兒未必中意。我試邀他來飲酒。待女兒簾中一觀。若不嫌他醜陋。我便嫁與他罷。一日炮鳳烹龍。陸珍海錯。極其華麗。請羅江東來飲酒。特與女兒知道。女兒知是請羅江東。心中暗暗歡喜。早醫好了八九分相思病症。遂輕移蓮步。緩拖玉珮。悄悄走到珠簾邊一望。看見羅江東猥獷醜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吃了一驚。暗暗的道。怎生恁般醜陋。若嫁與他。枉了一生。我相思差矣。遂移步而進。再不出來觀看。從此連詩帙都拋過一邊。竟不吟其詩句。把相思二字。遂輕輕放下。有詩爲證。

日夕吟詩酷愛才。及觀標格嘆難哉。

從來女子多皮相。一笑須從射雉回。



話說羅江東被鄭小姐選退了這頭親事。人人傳聞開去，都不與他結親。後來富人有個女兒，名爲賽珍珠，是個愛才不愛貌的，情愿嫁與羅江東。富人遂倒賠粧奩，羅江東得了這個美妻，又得了若干嫁貲，家道充足，恰好遇着錢鏐。那時錢鏐正在賣鹽之時，破衣破裳，蓬頭赤脚。羅江東與他三杯兩盞，結爲相知。又時時把錢物去周濟他。錢鏐感激無盡，真結交當于未遇之時也。誰知日後富貴功名，就在錢鏐身上。這是後話。羅江東自數年改行從善以來，端的無一毫非禮非義之事。善念虔誠，果然文昌帝君託夢道：子數年洗心易慮，事事可與天知。吾既重汝之改過，又愛汝之才華，已將汝近日之行止，盡數奏聞玉帝。玉帝准奏，但今天下多事，未可驟與汝功名。待我慢慢注汝之祿籍可也。說罷而醒。羅江東自此心中少穩，日行善事，但口嘴輕薄慣了，隨你怎麼防閑，終有失錯。只因一句話上，觸犯了當朝宰相，直害得二十餘年不中進士。你道這宰相是誰？就是先前說的令狐綯。那令狐綯本是極愛羅江東之人，但令狐綯學問不濟。羅江東酒醉後大笑道：中書堂上坐將軍，譏他不能做得文章之意。令狐綯一日把一件學問來問羅江東。羅江東道：這個學問出在莊子南華經第二篇上，不是什麼怪僻之書。願相公變理陰陽之暇，更宜博覽古書以資學問。令狐綯大怒，說他以己之長，形人之短。文人無行，宰相之前尚且放肆如此，何況以下之人。若與他中了一個進士，便看人不在眼裏。以



此每到科場。就分付知貢舉官。不得中羅隱進士。鄭畋幾番要中羅隱。因令狐綯惱了。也便不敢。羅隱甚是懊恨。做二句詩道。

早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

羅江東既惱犯了宰相。進長安科舉之時。又惱犯了一個朝官。這朝官。姓韋名宣。兩個同遇於飯店之中。羅江東生性輕薄。凡事不肯讓這個官兒。左右喝道。這是朝官韋爺。休得輕薄。羅江東大怒道。什麼朝官。敢在我才子羅江東面前說。我把一隻脚提起筆來。寫了數十篇文字。也還敵得過數十位朝官哩。韋宣聞得。切骨之恨。又添上幾分。不要中羅隱進士之意。因此羅隱這個進士位兒。一發不穩了。後來訪得不中進士。因此二人之故。然亦付之無可奈何矣。只說文昌帝君也會得說謊。原說慢慢注我綠籍。怎生二十多年。尙然不中。我今已是半百之年。何年方成進士。難道活到七八十歲時。戴頂壽官紗帽不成。遂寄一首詩與朋友道。

廿載辛勤九陌中。却尋岐路五湖東。

名慚桂苑一枝綠。膾憶松江滿筯紅。

浮世到頭須適性。男兒何必盡成功。

唯應鮑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風。



羅江東作詩嘆息。誰知文昌帝君果是有些妙處。那時唐朝法紀零替。賄賂公行。關節潛通。有多少懷才抱異之人。無繇出身。及至出身的。又多是文理不通。白面書生。胸中那裏曉得經濟二字。並無一個老成持重之人。以此把唐朝天下都激亂了。士人都忿忿不平。所以黃巢因屢舉不第。亂入長安。後來黃巢誅滅。他手下將官朱溫投降。唐朝封爲梁王。漸漸威權日盛。殺害百官。天子拱手聽命。朱溫手下有一個文臣李振。雖比不得羅江東的才華。也是一個才子。少年自負其才。思量取功名如拾芥子一般。不意遭此濁亂之時。誰問你有才無才。只問你有賄賂無賄賂。有關節無關節。因此羅江東二十餘年不中。李振也二十餘年不中。那李振忿恨這些害民賊道。當日三國時節。督郵倚勢欺詐劉玄德錢。却被張飛縛在柳樹上。口口聲聲罵爲害民賊。鞭打數百。千古快心。若在今日。一刀砍爲兩段。方纔心滿意足。俺明日做得張飛便好。如此發念。不一而足。又因進士裴樞獨孤損數十餘人。自稱名士。搖唇播舌。結黨成羣。日常屢屢輕薄李振。說他是伏土蚯蚓。怎能勾得出頭飛騰變化。像俺們有才之人。自然黃金橫帶。白馬任騎。那李振有何德能。敢與俺們一同發跡。李振聞知。咬牙切齒。定要報復此仇。便將一把寶劍。磨得鋒快道。俺定要將此劍。砍取諸賊人之頭。等他得知名士結果。方纔罷休。如此磨了多次。後來投在朱溫帳下。做了他的謀主。言聽計從。遂將日常仇恨的各官。并裴樞獨孤損三



十餘人。綁縛起來。取出那二十餘年。磨得風也似快的那把寶劍。一劍一個。盡數殺之于白馬驛中。又對朱溫道。此輩日常高言闊論。自謂清流。可投之黃河。使爲濁流。朱溫知李振報復前仇。遂笑而從之。把諸人屍首。撲通的都拋在黃河之內。嗚呼哀哉。李振報了諸人之仇。甚是得意。做首詩道。

廿載磨一劍。今年始執仇。

自謂清流客。今姑付濁流。

羅江東聞知大驚。使我當日早中了一個進士。已與裴樞獨孤損三十餘人。同作無頭之鬼。爲濁流中物矣。豈非塞上翁得馬未足爲喜。失馬未足爲憂之說乎。今日這顆頭。尚在頸子上。真文昌帝君之賜也。遂感歎不已。做首詩道。

逐隊隨行二十春。曲江池畔避車塵。

如今贏得將衰老。閑看人間得意人。

後來朱溫竟篡了唐朝天下。改國號爲梁。都是李振之計。在位七年。淫了子婦。被兒子友珪所弑。并李振也殺了。都是一報還一報之事。這是後話。却說錢鏐那時已起兵破走黃巢。誅了叛臣越州觀察使劉漢宏。杭州刺史董昌。有了十四州天下。唐昭宗封爲鎮海軍節度使。在於杭



州鳳凰山。建造宮殿。自置文武官寮。都極一時之選。却念羅江東故人。未曾中得進士。當日受他好處。至今未報。遂遣官數員。費了金銀書幣。鼓樂喧天。到新城聘他爲官。便鼎沸了一個新城。連當日借債不肯的。都一併來慶賀送禮。人情勢利如此。當下迎接羅江東到於杭州。錢鏐王倒屣而迎道。本是故人。不敢相屈。幕下一以賓禮奉待。或任憑採擇。何官亦可。自此羅江東代書記之任。後爲錢塘令。唐昭宗加封錢鏐爲吳王。錢鏐上表稱謝。却命沈崧草表。那沈崧是錢王幕下一個極會得做文字之人。表完。錢鏐王付與羅隱一看。羅隱看了道。此表雖是。但其中說得杭州甚好。此自求征索之媒也。錢王遂命羅隱另做一篇。其中有二句。做得甚妙道。

天寒而麋鹿來遊。日暮而牛羊不下。

表到唐朝。滿朝人都道誰有此好文字。定是羅隱之筆。惜乎天下第一個文人。却被錢鏐用了。此是朝廷大差錯處。後來唐昭宗改名爲曄。錢王表賀。又是羅隱代作道。

左則昌姬之半字。右則虞舜之全文。

滿朝又識得是羅隱之筆。那時諸鎮都有賀表。以此篇爲第一。誰知後來朱溫竟篡了唐朝天下。錢王上表稱臣。朱溫大喜。加封爲吳越王。賜以玉帶名馬。羅隱甚是不服。勸錢王起兵道。朱溫逆賊。篡奪唐朝天下。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卽當興兵十萬。以討逆賊。復立唐室子孫。名



正言順。何愁不勝。就使不勝。我據有江東吳越十四州天下。不失爲東帝。怎生上表稱臣。以爲終古之羞乎。錢王道。我若興兵。畢竟要塗毒生靈。我愛養斯民。豈忍置之鋒鏑之地。况朱溫貪淫之極。不久必有內變。我靜以觀其變。自不失爲孫仲謀也。遂不肯起兵。錢王聽羅江東這篇說話。心中甚是敬重。暗暗的喝采道。羅隱在唐朝。屢舉不第。心中不知該怎麼樣怨恨唐朝。今反勸我起兵興復唐室。唐朝雖負羅隱。羅隱却不負唐朝。可謂忠心貫日。唐朝之義士矣。文人無行。此言謬也。自此更加禮敬。凡事聽信。錢王英雄生性。怒發之時。未免有些偏駁。那時桐廬有個才子章魯風。不願仕於錢王幕下。錢王大怒。就把章魯風來殺了。又有關中一個才子吳仁璧。錢王聘他爲官。吳仁璧做首詩辭官。錢王惱他。將吳仁璧沉之江中。羅隱心中甚是不服。飲酒之間。做首詩規諫道。

一個襴衡容不得。思量黃祖謾英雄。

錢王見這首詩。甚是懊悔。遂將此二人屍首埋葬之以禮。那時西湖上漁戶。日納魚數斤。名爲使宅魚。若不及正數。必另買來補數。頗爲民害。一日錢王與羅江東飲酒。壁上掛幅姜太公蟠溪垂釣圖。錢王要羅江東題詩。遂題詩以寓意道。

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鈎釣國更誰如。



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

錢王見詩大笑。遂蠲免了使宅魚這主征稅。羅江東隨事諷諫。錢王無有不聽。都是有益於國家。有利於民生的事。錢王發怒之時。無人阻攔得住。獨羅江東三言兩語便撥得轉。因此吳越十四州都蒙其福德。後來直做到諫議大夫。母親與妻子賽珍珠。都受了誥命。晚景榮華。受用了下半世。羅江東足足活至八十餘歲而終。他所著有湘南甲乙集。淮海寓言。謨書六十篇。行於世。有詩爲證。

莫爲危時便愴神。

前程往往有期因。

須知海嶽歸明主。

未必乾坤陷吉人。

道德幾時曾去世。

舟車何處不通津。

但教方寸無諸惡。

狼虎叢中也立身。







西湖二集

卷之十六

月下老錯配本屬前緣

晚山青。一川雲樹冥冥。正參差煙凝紫翠。斜陽畫出南屏。館娃歸吳臺游鹿。銅仙去漢苑飛螢。懷古情多。凭高望極。且將樽酒慰漂零。自湖上愛梅仙遠。鶴夢幾時醒。空留在六橋疎柳。孤嶼危亭。待蘇堤歌聲散盡。更須攜妓西冷。藕花深雨涼翡翠。菰蒲軟風弄蜻蜓。澄碧生秋。鬧紅駐景。采菱新唱最堪聽。一片水天無際。漁火兩三星。多情月爲人留照。未過前汀。

這首詞兒。是石次仲西湖多麗一曲。天下有兩種大恨傷心之事。再解不得。是那兩種。一是才子困窮。一是佳人薄命。你道這兩種真個可憐。也不可憐。在下未入正回。先把月下老故事說明。唐朝杜陵一人。姓韋名固。幼喪父母。思量早娶妻子。以續父母一脈。不意高卑不等。處處無緣。韋固甚是心焦。貞觀二年。將遊清河。寓於宋城南店。韋固求婚之念甚切。就像豬八戒要做女婿。相似。好不性急。到處求親。適一個人道。此處恰好有一頭親事。是前清河司馬潘昉的女



兒正在此要尋一好女婿。你來得正好。明日與你到他家去議親。約定明早。在店西龍興寺門首相會。這一夜韋固只思量一說便圓。巴不得即刻成親。在床上翻來覆去。好生睡不着。未到雞鳴。早起梳洗。戴了巾子。急忙出門。三脚兩步。早已到龍興寺門首。不意去得太早。那里有起五更說親的媒人。並不見所約之人。那時斜月尚明。但見一個白鬚老父。倚着一個巾囊。坐在龍興寺門首堦上。向月下翻書。韋固暗暗道。這老父好生怪異。怎生這般勤學。在月下觀書。不知所觀何書。遂走到老父身邊。看這書上之字。都是篆籀之文。一字也識不出。韋固甚是詫異。問這老父道。老父所看何書。小生少年苦學。無不識之字。怎生這字恁般奇異。老父道。此非世間之書。韋固道。既非世間之書。請問老父果是何人。老父道。吾乃幽冥之人也。韋固驚異道。既是幽冥之人。何以到此。老父道。你自來得太早。非我不當來也。凡幽吏都主人生之事。生人既可行。幽冥獨不可行乎。今道途之行也。人與鬼各半。人自不識耳。韋固道。請問老父所主何事。老父道。主天下婚姻之事。這便是婚姻簿籍。韋固見老父說主天下婚姻事。正是搔着痒處。便問道。今我十年以來。遍求婚姻。處處無緣。今潘司馬的親事。還成否。老父道。非也。君之婦方三歲。到十七歲。方與君成親。韋固道。怎恁般遲。老父道。此是冥數使然。不可早也。韋固道。囊中何物。老父道。這是赤繩子。韋固道。要他何用。老父道。凡是婚姻。及其相坐之時。潛用赤繩繫其足。



隨你貴賤窮通遠近老少。中國夷狄冤親。再不走開。今君之足。我已與你繫于彼矣。韋固道。吾妻安在其家何爲。老父道。此店北賣菜家陳嫗的女兒。韋固道。可見否。老父道。可見。彼常抱來賣菜。郎君若能隨我同行。我當指示。說話之久。不覺天明。那所約之人尙未來。老父把手中之書藏于囊中。遂負囊而行。韋固跟隨在後。走入菜市。果然見一渺目老嫗。手中抱着一個三歲女孩。且是生得醜陋。老父指道。此君之妻也。韋固大怒道。殺之可乎。老父道。此女子明日有子有福。當食大祿。因子之貴。當封夫人。又可殺乎。說罷。便不見了老父。韋固明知其異。畢竟怪那女子醜陋。遂磨快一把小刀。付與小廝道。你若與我殺了賣菜的女兒。我賞你萬錢。小廝次日袖中藏了這把快刀。走到賣菜場中。看定這渺嫗的女兒。一刀刺之而走。一市鼎沸起來。大叫捉殺人賊。這小廝落荒而走。幸而得脫回來。韋固問道。曾刺得殺否。小廝道。咱看定了要刺其心。不意中眉。但不知死活何如。後來潘司馬親事。究竟不成。連求數處。都似鬼門上占卦一般。直到十四年。韋固以父蔭參相州軍刺史。王泰命韋固攝司戶掾。韋固大有才能。王泰甚是得意。遂把女兒嫁與韋固爲妻。那女子年可十六七。顏色豔麗。眉間貼一花鈿。韋固問道。你怎生眉間貼這花鈿。女子不覺淚下道。妾非郡守之親女。乃其姪女也。父親曾爲宋城知縣。卒于任所。妾時尙在襁褓。母兄相繼而亡。只有一莊在宋城南。乳母陳氏。憐妾幼小。不忍棄妾。養于宋



城南店。日日賣菜。供給朝夕。妾時只得三歲。被賊人所刺。幸而不死。但眉心傷痕尚在。故貼花鈿以掩其醜。七八年間。叔父從事盧龍。哀妾孤苦。遂認以爲女。因而嫁君也。韋固道。汝之乳母陳氏。渺一目乎。妻道。果渺一目。君何以知之。韋固道。刺汝者。非他人。卽我也。妻子驚問。韋固細細備說緣故道。汝當日甚醜。我心嗔怪。所以要刺死。若像今日這般顏色。斷不刺也。夫妻遂驚嘆冥數之前定如此。後妻果生男。名韋鯤。做鴈門太守。封太原郡太夫人。與月下老人之言。一毫無異。后宋城宰聞知此事。題此店爲定婚店。如今說媒人爲月老者。此也有詩爲證。

急急求婚二十年。誰知婚在店門前。

有刀難斷赤繩子。徒使傷痕貼翠鈿。

古來道。紅顏薄命。這紅顏二字。不過是生得好看。目如秋水。脣若塗朱。臉若芙蓉。肌如白雪。玉琢成。紅粉捏就。輕盈嫵娜。就隨你怎麼樣。也不過是個標致。這也還是有限的事。怎如得佳人二字。那佳人者。心通五經子史。筆擅歌賦詩詞。與李杜爭強。同班馬出色。果是山川靈秀之氣。偶然不鍾于男而鍾于女。却不是個冠珠翠的文人才子。戴簪珥的翰苑詞家。若說紅顏薄命。這是小可之事。如今是佳人薄命。怎麼得不要痛哭流涕。從來道。

聰明才子無錢使。齷齪村夫有臭錢。



駿馬每馱癡漢走。巧妻常伴拙夫眠。

話說那朱淑貞是錢塘人。出在宋朝。他父母都是小戶人家出身。生意行中。不過曉得一日三餐。夜眠一覺。如此過日便罷。那裏曉得什麼叫做詩書二字。那朱淑貞自小聰明伶俐。生性警敏。十幾以外。自喜讀書識字。看官譬如那漢曹大家。他原是班固之妹。所以能代兄續成漢史。蔡文姬。是蔡中郎的女兒。所以能賦胡茄十八拍。謝道韞。是謝太傅的女兒。所以能詠柳絮之句。蘇小妹。是三蘇一家。所以聰明有才。畢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朱淑貞是何人所生。還是何人所教。不知不覺。漸漸長大。天聰天明。會得做起詩來。真叫做詩有別才。非關學也。曾有清畫一絕。做得最妙道。

竹搖清影罩幽窗。兩兩時禽噪夕陽。

謝却海棠飛盡絮。困人天氣日初長。

朱淑貞一法通時萬法通。會得做詩。又會得做詞。從來做詞的道。要宛轉入情。低徊飛舞。驚魂動魄。朱淑貞偶然落筆。便與詞家第一個柳耆卿。秦少游爭雄。豈不是至妙的事麼。他因春光將去。杜宇鳴叫。柳絮飛揚。愛惜那春光。不忍捨去。遂作送春詞一首道。

樓外垂楊千萬縷。欲繫青春少住。春還去。猶自風前飄柳絮。隨春且看歸何處。滿目山川



聞杜宇便做無情莫也愁人意。把酒送春春不語。黃昏却下瀟瀟雨。

朱淑真雖然做得甚妙。却沒一個人曉得他。就是做了。也沒處請教人。不過自得其得而已。那時年登十七歲。出落得更好一個模樣。怎見得好處。有鷓鴣天詞兒爲證。

盈盈秋水鬢堆鴉。面若芙蓉美更佳。十指袖籠春筍銳。雙蓮簇地印輕沙。神情麗。體態佳。螓首蛾眉更可誇。楊柳舞腰嬌比嫩。嫦娥仙子落飛霞。

不說這朱淑真聰明標致。且說他一個娘舅。叫做吳少江。是個不長進之人。混名皮氣毬。你道他專做的是那一行生意。

踢打爲活計。賭博作生涯。

一生無信行。只是口皮渣。

這吳少江始初曾開個酒店在天瓦巷。後來一好賭博。把本錢都消耗了下去。借了巷內金三老官二十兩銀子。一連幾年。再也沒有得還。金三老官問他討了幾十次。吳少江只是延推。那金三老官前世不積不幸。生下一個兒子。杭州人口嘴輕薄。取個綽號。叫做金罕貨。又叫做金怪物。你道他怎麼一個模樣。也有鷓鴣天詞兒爲證。

蓬鬆兩鬢似灰雅。露嘴咨牙額角叉。後面高拳強蟹螯。前胸凸出勝蝦蟆。烏鉄包面金裹。



牙。十指樞槌滿臉疤。如此形容難敵手。城隍門首鬼拏搗。

金三老官生下這樣一個兒子。連自己也看不過。誰人肯把女兒與他做妻子。殊非是陰溝洞裏搭臭的。肯與他結親。金三老官門首開個木屐雨傘雜貨鋪。這金罕貨也有一着可取。會得塌傘頭。釘木屐釘相。幫老官做生意。吳少江少了銀子。無物可以抵償。見金三老官催逼不過。要將這外甥女兒。說與金三老官做媳婦。那里管他是人是鬼。是對頭。不是對頭。不過是賴債的法兒。那金三老倒有自知之明。見自己兒子醜陋不堪。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也再不與他說親。恐苦害人家女兒。今日見吳少江說要將外甥女兒與他做媳婦。便是一天之喜。那二十兩銀子。竟不說起。反買些燒鵝羊肉之類。請吳少江吃起媒酒。杭州風俗。請人以燒鵝羊肉爲敬。吳少江見金三老官買燒鵝羊肉請他。一發滿懷歡喜。放出大量。一連倒了十來壺黃湯。吃得高興。滿口應承。不要說自己外甥女兒。連隔壁的張姑李姑趙姑錢姑一齊都肯應承。倒是金三老官過意不去道。難得少江與我作伐。但我兒子十分醜陋。恐令親未必肯允。吳少江道。我家舍妹。凡事極聽我的說話。就是人家兒子。相貌醜陋些何妨。只要掙家立業賺得錢。明日養得老婆兒女過活。便是成家之子。若是那少年白面郎君。外貌雖然好看。全不中用。養嬌了性子。日後擔輕不得。負重不得。好看不中吃。反苦害了老婆兒女。你兒子實是幫家做活之人。說



甚麼醜陋不醜陋。金三老官連忙稱謝道。全要少江包荒。吳少江道。這頭親事。全在于我。金三老官甚是感激。就走進去箱子裏。尋出那二十兩借票。送還了吳少江道。事成之後。還有重謝。吳少江喏喏連聲。收了這紙借票。作謝回家。有詩爲證。

皮球作怪事全差。豈有嫦娥對夜叉。

二十兩頭先到手。亂將甥女委泥沙。

話說那吳少江一心只要賴他這一主債。那裏管外甥女兒。果然一席之話。先騙了這一紙借票過來。滿心歡喜道。親事說成了。還有謝禮在後。只不要說出相貌醜陋。自然成事。事成之後。怕番悔恁的來。遂走到妹夫家裏。見了妹夫妹妹。說了些閑話的謊。說謊之後。便道。我今日特來替你女兒做媒。妹妹道。是那一家。吳少江道。就是我那天瓦巷內金三老官的兒子。金三老官且是殷實過當得的好人家。做人又好。兒子又會幫家做活。你的女兒嫁去。明日不愁沒飯吃。沒衣穿。這也不消得你兩個老人家記掛得的了。況且又在我那巷內。只當貼鄰間壁相似。朝夕相見的。又不消得打聽。我決無誤事之理。也不必求籤買卦。那些求籤買卦。都是虛文。只是你知我見。便是千穩萬穩之事。只要那里揀日下禮便是。那皮氣毬的嘴。好不伶俐。找絕。說的話滴溜溜使圓的滾將過去。就在別人面前。尙且三言兩語騙過。何況嫡親骨肉。怎不



被他哄了。若是朱淑真的父母。是個有針線的人。一去訪問。便知細的。也不致屈屈斷送了如花似玉的女兒。只因他的父母又是蠢愚之人。杭州俗語道。飛來峰的老鴉。專一啄石頭的東西。聽了皮氣毬之言。信以爲真。並不疑心。皮氣毬是慣一要說謊之人。即時應允。那皮氣毬好巧。得了妹妹口氣。即時約金三老官行聘。恐怕夜長夢多。走了消息。妹妹番悔。趁不得這一主銀子。遂急忙行了聘禮。行聘之後。父母方纔得知女婿是個殘疾之人。怨恨哥哥作事差錯。那皮氣毬媒錢已經落腰。況且已經行聘。便膽大說道。律上只有女人隱疾。要預先說過。不然。任憑退悔。那里有女家休男之理。若是女人醜陋。便爲不好。如今是男人醜陋。有甚妨事。男人只要當得家。把得計。做得生意。賺得錢來。養老婆兒女。便是好男子。若是白面郎君。好看不中吃。要他何用。稂不稂。秀不秀。日後反要苦害兒女。況且你女兒是個標致之人。走到他家。金三老官夫妻。自然致敬盡禮。不到輕慢媳婦。你一發放心得下。怨恨恁的。你的女兒。只當我的女兒一般。我曾看西遊記。那豬八戒道得好。世上誰見男兒醜。只要陰溝不通通。一通地不掃掃。一掃。那豬八戒是個豬精。尙且菩薩還要化身招贅他做女婿。何況金三老官兒子。又不像豬八戒那般醜頭怪腦之人。清清白白。父精母血所生。又不是恁麼外國裏來的怪物東西。爲甚麼做不得你家的女婿。皮氣毬說了這一篇話。父母也不知西遊記是何等之書。只道豬八戒是



真有的事。況且已經行聘。無可奈何。怨悵一通。也只得罷了。有皮氣毬詩爲證。

八片尖皮砌作毬。水中浸了火中揉。

原來此物成何用。惹踢招拳卒未休。

那時只苦了朱淑貞。聽得皮氣毬。這一篇屁話。恨得咬牙切齒。無明業火高三千丈。只因閨中女孩兒。怎生說得出口。只得忍氣吞聲。暗暗啼哭不住道。我恁般命苦。不要說嫁個文人才子。一唱一和。就是嫁個平常的人。也罷了。却怎麼嫁那樣個人。明日怎生過活。只當墮落在十八層阿鼻地獄。永無翻身之日了。空留這滿腹文章。教誰得知。終日眉頭不展。面帶憂容。一日聽得笛聲悠揚。想起終身之苦。好生悽慘。遂援筆賦首詩道。

誰家橫笛弄輕清。喚起離人枕上情。

自是斷腸聽不得。非關吹出斷腸聲。

次年紅鸞天喜星動。別人是紅鸞天喜。唯有朱淑貞是黑鸞天苦星動。嫁與金罕貨。那時是十八歲。朱淑貞始初只道還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及至拜堂成對之後。看見金罕貨奇形怪狀。種種驚人。連三分也不像人。竟苦得他兩淚交流。暗暗的道。這樣一個人。教奴家怎生承當。這皮氣毬害我不淺。我前世與你有甚冤仇。直如此下此毒手。只當活活的坑死我了。有葦



解元絃索西廂曲爲證。

觀了他家舉止行爲。真個百種村。行一似獠老。坐一似獠猴。甚娘身分。駝腰與龜胸。包牙缺上邊唇。這般物類。教我怎不陰晒。是閻王的愛民。

說話的。你只看水滸傳上一丈青扈三娘。嫁了矮脚虎王英。一長一短之間。也還不甚差錯。那潘金蓮不過是人家一個使女。有幾分顏色。嫁了武大郎。這個三寸釘。穀樹皮。他尙且心下不服。道錯配了對頭。長吁短嘆。何況這朱淑貞是個絕世佳人。閨閣文章之伯。女流翰苑之才。嫁了這樣人。就是玉帝殿前玉女。嫁了閻王案邊小鬼一樣。叫他怎生消遣。沒一日不是愁眉淚眼。那金三老官夫妻。見媳婦果然生得標致。貌若天仙。曉得吃虧了媳婦。再三來安慰。你道這椿心事。可是安慰得的麼。只除不見丈夫之面。倒也罷了。若見了丈夫。便是堆起萬仞的愁城。鑿就無邊的愁海。真是眼中之釘一般。無可奈何。只得顧影自憐。燈下炤看自己的影子。以遣悶懷。有如夢令詞爲證。

誰伴明窗獨坐。我和影兒兩個。燈盡欲眠時。影也把人拋躲。無那無那。好個悽惶的我。朱淑真自言自語道。昔日賈大夫醜陋。其妻甚美。三年不言不笑。因到田間。醜丈夫射了一雉。其妻方纔開口一笑。我這醜丈夫。只會塌傘頭。釘木屐釘。這婦人又好如我萬倍矣。古詩云。嫦



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若嫁了這樣丈夫。不如嫦娥孤眠獨宿。多少安閒自在。若早知如此。何不做個老女。落得身子乾淨。也不枉壞了名頭。你看他一腔愁緒。無可消遣。只得賦詩以寫怨懷。

靜看飛蠅觸曉窗。宿醒未醒倦梳粧。

強調朱粉西樓上。愁裏春山畫不長。

又一道。

門前春水碧如天。坐上詩人逸似仙。

彩鳳一雙雲外落。吹簫歸去又無緣。

又一道。

鷗鷺鴛鴦作一池。須知羽翼不相宜。

東君不與花爲主。何事休生連理枝。

那朱淑真看了春花秋月。好風良日。果是觸處無非淚眼。見之總是傷心。你教他告訴得那一個。不過自己悶悶。倏忽之間。已是正月元日。曾有蝶戀花詞。紀杭州的風俗道。

接得灶神天未曉。炮仗喧喧。催要開門早。新褙鍾馗先掛了。大紅春帖銷金好。鑪燒蒼



朮香繚繞黃紙神牌。上寫天尊號。燒得紙灰都不掃。斜日半街人醉倒。

話說杭州風俗。元旦五更起來。接灶拜天。次拜家長爲椒柏之酒。以待親戚鄰里。簽柏枝于柿餅。以大橘承之。謂之百事大吉。那金媽媽拏了這百事大吉。進房來付與媳婦。以見新年利市之意。朱淑真暗暗的道。我嫁了這般一個丈夫。已勾我終身受用了。還有什麼大吉。杭州風俗。元旦河早。先吃湯圓子。取團圓之意。金媽媽煮了一碗。拏進來與媳婦吃。淑真見了湯圓子。好生不快。因而比意做首詩道。

輕圓絕勝鷄頭肉。滑膩偏宜蟹眼湯。

縱有風流無處說。已輸湯餅試何郎。

那詩中之意。無一不是怨恨錯嫁了丈夫之意。不覺過了一年。次年上元佳節又到。燈景光輝。朱淑真看了往來看燈之人。縱使未必盡是佳人才子。難道有我這樣一個丈夫不成。我前世怎生作孽。受此苦報。做首詞兒。名生查子道。

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

又題詩一首道。



火樹銀花觸目紅。極天歌吹煖春風。  
新懽入手愁忙裏。舊事經心憶夢中。  
但願暫成人繾綣。不妨長任月朦朧。  
當燈那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會同。

話說那朱淑真愁恨之極。日日怨天怨地。無可告訴。只得寫一張投詞。在家堂面前。日日哭訴道。我怎生有此不幸之事。上天。你怎生這般沒公道。你的眼睛何在。怎生將奴家配了這般人。拜又訴。訴了又拜。那投詞上寫道。

訴冤女朱淑真。訴爲冤氣難伸事。切以因材而篤。乃天道之常。相女配夫。實人事之正。以故佳人才子。適叶其宜。愚婦村夫。各諧所偶。半斤配以八兩。輕重無差。六畫共成三爻。陰陽有定。念淑真生無一黍之非。配有千尋之謬。雖面目肌髮。具體而微。乃籩條戚施。較昔而甚。春花秋日。誰與言哉。良夜好風。啜其泣矣。斷腸有分。瞑目何嫌。繾綣司乃爾。糊塗赤繩子何其貿亂。恨纖手不能劈華嵩之石。怨綿力無繇觸不周之山。實天道之無知。豈人心之多瞶。試問淑真以何因緣而受此苦。謹訴。

那朱淑真怨恨冲天。日日拜告天地。從春間拜起。拜至深秋。一日晚間。正在那里焚香拜告。只



見兩個青衣女童。請他到一個所在。重重宮殿。中有金字額題。繾綣之司四字。左右皆錦衣花帽之人。威儀齊整。黃羅帳內。中間坐着一尊神道。眉清目秀。三綰髭鬚。帶紫金冠。束紅抹額。穿紅錦袍。繫白玉帶。開口道。吾乃氤氳大使是也。主天下婚姻簿籍。汝怨氣冲天。日日告拜天地。玉帝將汝投詞。敕下繾綣司。吾今閱汝投詞上。有生無一黍之非。配有千尋之謬。汝但知今生無一黍之非。不知前世有千尋之非哩。汝聽我道。汝前世本一男子。名何養元。係讀書之人。里中有一女子。名奚二如。那何養元一日在樓下走過。見奚二姐生得標致。遂起不良之心。勾引奚二姐身邊一個丫鬟。名爲玉蘭。傳消遞息。將奚二姐姦騙了。誓有夫妻之約。一年之后。何養元中了進士。嫌奚二姐是小戶人家。又嫌他是失節之人。不肯成其夫妻。奚二姐遂嗔怪那玉蘭。道是他傳消遞息。壞了我身體。奚二姐遂含恨而死。玉帝殿前。告了御狀。要索取何養元性命。從來陰府之罪。以負心殺生爲重。幸何養元生平不食牛肉。曾有戒殺之功。功德廣大。又曾誦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三年。頭上火光冲天。鬼使不敢近身。因此官高爵顯。位列三台。壽餘七十。福報已盡。命終之日。敕我繾綣司行報。我遂把奚二姐爲汝之夫。因他不守閨門。淫奔失節。有傷風化。所以罰他醜頭怪惱。愚蒙不識。爲人世所賤。因何養元破敗奚二姐女身。又害他性命。所以罰汝轉身爲女子。因有不食牛肉戒殺誦經之功。所以使汝標致聰明。能爲詩文。亦罰



你五年含恨而死。以償其負心之罪。玉蘭轉世爲皮氣毬。當日是汝叫他傳消息。害了奚二姐性命。如今亦是他做媒說合。害汝性命。但玉蘭是罪之首。皮氣毬死後。罰作糞中之蛆。永絕人身。總是一報還一報之事。並無一毫差錯。你待埋怨誰來。不要說你一人。俺這婚姻簿籍上。就如算子一般。一邊除進。一邊除退。明明白白。開載無差。遂命帳前判官。取簿籍過來。一一指與朱淑貞道。我細說與你聽。昔日西子傾覆吳王社稷。我嫌他生性狠毒。把他轉世爲王昭君。吳王轉世爲毛延壽。點壞了昭君容貌。使他有君不遇。有寵難招。直罰他到漠北苦寒之地。與胡虜爲妻。死葬沙場。至今有青草之恨。卓文君乃王母玉女。蟠桃會上拍手。驚了羣仙。玉帝牒我。繾綣司。註他有再嫁之過。蔡文姬前世爲妬婦。絕夫之嗣。上帝大怒。遂罰他初適衛仲道。被胡虜左賢王擄去十二年。又嫁屯田都尉董祀。一生失節。受流離顛沛之苦。潘貴妃張貴妃。孔貴妃等。俱以驕淫惑主。敗國亡家。罰他二十。但爲娼妓。薛濤蘇小小。前世俱爲文人才子。只因生性輕薄。不信三寶。轉世罰作妓女。晉綠珠有墜樓之忠。田六出有投河之烈。正氣凜凜。綠珠轉世爲劉令嫺。嫁與徐悱。田六出轉世爲關氏。嫁與常修。都爲佳人才子。詩詞唱和。蘇若蘭織錦迴文。以邀夫主。後世仍託身蘇氏門中。爲蘇小妹。竇韜爲秦少游。依舊夫妻相得。小妹微妬。所以先少游而死。其他夫妻俱有姻緣報應。一一都載在這簿籍上。盡是前世之事。不止于今。



生也。我繾綣司斷不糊塗。若戒殺誦經。五年限滿。償了奚二姐之命。命終之日。當轉世爲男子。投託好處。休得怨恨。說罷。仍命青衣女童送回。朱淑貞從殿門而出。一路上回來。還至身邊。青衣女童大叫數聲。遂欠伸而醒。恍惚之間。如有所見。都一一記得明白。自此之後。怨恨少減。因而戒殺誦經。以保來世。那時有個魏夫人。也會得做詩。他的夫主不似金罕貨。這般粗蠢。魏夫人聞知朱淑貞做得好詩。自己不信道。世上既有周瑜。難道又生諸葛亮不成。我不信還有好如我的哩。遂置辦酒餚。以邀淑貞。命丫鬟隊舞。因要淑貞面試。以辨其真僞。遂以飛雪滿羣山五字爲韻。淑貞乘着酒興。磨得墨濃。蘸得筆飽。依韻賦五絕句。飛字韻道。

管絃催上錦裯時。體態輕盈祗欲飛。

若使明皇當日見。阿蠻無計恍楊妃。

### 雪字韻道。

香茵穩襯半鈎月。往來凌波雲影滅。

絃催緊拍促將遍。兩袖翻然作回雪。

### 滿字韻道。

柳腰不被春拘管。鳳轉鸞回霞袖緩。



舞徹伊州力不禁。  
筵前撲籟花飛滿。

羣字韻道。

占斷京華第一春。  
清歌妙舞實超羣。  
只因到曉人星散。  
化作巫山一段雲。

山字韻道。

燭花影裏粉姿閒。  
一點愁侵兩點山。  
不怕帶他飛燕妬。  
無言逐拍省弓彎。

朱淑貞走筆題完。文不加點。不惟詞旨豔麗。連那飛舞之妙。一一寫出。魏夫人見了。大驚道。眞既生瑜。又生亮也。從此敬服。結爲相知之契。朱淑貞生平沒人知他詩詞。今日遇見了魏夫人。方有知己。每每詩詞往來。互相談論古今文義。極其相德。竟如女夫妻一般。雖然女夫妻。怎比得男夫妻。畢竟鬱鬱而死。只得二十二歲。果應繾綣司五年限滿之言。淑貞死後。皮氣毬亦立刻而死。人說他被淑貞活捉而去。足以爲說謊做媒者之戒。那蠢父母又信和尚之言。把朱淑眞的屍首。清明前三日。一把火燒化了。杭州風俗。小戶人家。每每火葬。投骨於西湖斷橋之下。白骨纍纍。深爲可恨。他那蠢父母不唯火葬了朱淑眞的屍首。又并生平所做詩文。也拏來火



葬了。今所傳者。不過百分之一耳。豈不可惜。後來王唐佐爲之立傳。魏端禮爲輯其詩詞。名曰斷腸集。刊布於世。人人膾炙。朱淑真之名。方纔驚天動地。人人嘆息其薄命。至今杭州俗語道。大瓦巷怨氣冲天者。此也有詩贊道。

女子風流節義虧。文章驚世亦何如。

蘋蘩時序寧無預。詩酒情懷却有餘。

愁對鶯花春苑寂。苦吟風月夜窗虛。

丈夫莫羨多才思。宋女不聞曾讀書。







西湖二集 卷之十七

劉伯溫薦賢平浙中

口角風來薄荷香。綠陰庭院醉斜陽。  
向人只作猙獰勢。不管黃昏鼠輩忙。

這一首詩是錢塘才子劉泰詠貓兒的詩。在下這一回書。爲何把個貓兒詩句說起。人家養個貓兒。專爲捕捉耗鼠。若養了那偷懶貓兒。吃了家主魚腥飯食。只是勦勦打睡煨灶。隨那夜耗子成精作怪。翻天攪地。要這等的貓兒何用。所以岳爺爺道。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這兩句說得最妙。就如國家大俸大祿。高官厚爵。封其父母。蔭其妻子。不過是他剪除禍難。扶持社稷。撥亂反正。若只一味安享君王爵祿。貪圖富貴。榮身肥家。或是做了貪官污吏。壞了朝廷事體。害了天下百姓。一遇事變之來。便抱頭鼠竄而逃。豈不負了朝廷一片養士之心。那陶真本子上道。太平之時嫌官小。離亂之時怕出征。這一種人。不過是要騙這頂紗帽戴。及至紗帽上頭之時。不過是要廣其田而大其宅。多其金而滿其銀。標其姬而美其妾。借這



一頂紗帽。只當做一番生意。有甚爲國爲民之心。他只說道。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有女顏如玉。却不肯說道。書中自有太平策。書中自有擎天筆。書中自有安邊術。所以做官時。不過是害民賊三字。若是一個白面書生。一毫兵機將略不知。沒有趙充國。馬伏波。老將那般見識。自幼讀了那些臭爛腐穢文章。並不知古今興亡治亂之事。不學無術。胡做亂做。一遇禍患。便就驚得屁滾尿流。棄城而逃。或是思量伯嚭渡江。甚爲可恨。這樣的人。朝廷要他何用。那文人把筆安天下。武將揮戈定太平。這二句何在。所以劉泰做前邊這首詩譏刺。然這首詩雖做得好。畢竟語意太露。絕無含蓄之意。不如劉潛夫一詩却做得妙。

古人養客乏車魚。今爾何功客不如。

食有溪魚眠有毯。忍教鼠噉案頭書。

劉潛夫這首詩。比劉泰那首詩。語意似覺含蓄。然亦有督責之意。未覺渾化。不如陸放翁一詩更做得妙。

裹鹽迎得小狸奴。盡護山房萬卷書。

慚愧家貧策勳薄。寒無毯坐食無魚。

陸放翁這首詩。比劉潛夫那首詩更覺不同。他却替那家主自己慚愧。厚施薄責。何等渾厚。然



這首詩雖做得妙。怎如得開國元勳劉伯溫先生一首詩道。

碧眼烏圓食有餘。仰看蝴蝶坐塔除。

春風漾漾吹花影。一任東風鼠化鴛。

劉伯溫先生這首詩。意思尤覺高妙。真有鳳翔千仞之意。胸懷豁達。那世上的姦邪叛亂之人。不知不覺。自然潛消嘿化。豈不是第一個王佐之才。他一生事業。只這一首貓兒詩。便見他撥亂反正之妙。所以他在元朝。見紀法不立。賞罰不明。用人不當。貪官污吏。布滿四方。知天下必亂。方國珍首先倡亂東南。他恐四方依樣作反。便立意主于剿滅。斷不肯爲招撫苟安之計。道能殺賊之人。方能招撫。不能殺賊之人。未有能招撫者也。縱使要招撫。亦須狠殺他數十陣。使他畏威喪膽。方可招撫。若徒然招撫。反爲賊人所笑。使彼有輕朝廷之心。撫亦不成。如宋朝宗澤。岳飛。韓世忠。皆先能殺賊。而後爲招撫。不然亂賊亦何所忌憚乎。遂一意勦殺。方國珍畏之如虎。爭奈元朝行省大臣。都是貪污不良之人。受了方國珍的金珠寶貨。准與招安。反授方國珍兄弟官爵。那方國珍假受招安。仍舊作亂。據有溫台慶元等路。漸漸養得勢大。朝廷奈何他不得。後來各處白蓮教盛行。紅巾賊都看了樣。人人作反。兵戈四起。遂亡了天下。若是依劉伯溫先生勦滅二字。那元朝天下。華夷如鐵桶一般牢固。怎生便得四分五裂。後劉伯溫歸了我



洪武爺言聽計從。似石投水。遂成就了一統天下之業。豈不是擎天的碧玉柱。架海的紫金梁。只是一個見識高妙。拏定主意。隨你千奇百怪。再逃不出他的圈子。所以爲第一個開國功臣。真真是大有手段之人。那時還有魏國公徐達。他是關爺爺轉世。生得長身高額赤色。相貌與關真君一樣。常遇春是尉遲公轉世。後來遂封爲鄂國公。沐英是岳爺爺轉世。所以相貌與岳少保一毫無二。又有李文忠爲文武全才。其鄧愈湯和傅友德等。一時雲龍風虎之臣。鷹揚熊貔之將。都是上天星宿。一羣天神下降。所以旗開得勝。馬到成功。攻城略地。如風捲殘雲。輔佐我洪武爺這位聖人。不數年間。成就了大明一統之業。雖然如此。識異人于西湖雲起之時。免聖主于鄱陽砲碎之日。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元朝失之而亡天下。我明得之而大一統。看將起來。畢竟還要讓他一着先手。西湖一集中。古慶雲劉誠意佐命。大概已曾說過。如今這一回補前說未盡之事。從來道爲國求賢。又道是進賢受上賞。大臣第一着事是薦賢。况天下的事。不是一個人做得盡的。若是薦得一個賢人。削平了天下之亂。成就了萬世之功。這就是你的功勞。何必親身上陣。捉賊擒王。方算是你的功勞。從來休休有容之相。都是如此。小子這一回書。說與爲國求賢之人。一看。話說方國珍倡亂東南。僭了溫台慶元等路。這是浙東地方了。只因元朝不聽劉伯溫之言。失了浙東之路。隨後張士誠也學那方國珍的榜樣。占了浙



西一路。那張士誠他原是泰州白駒場人。爲鹽場綱司牙僧。與弟士德。士信。都以公鹽夾帶私鹽。因爲姦利。生性輕財好施。頗得衆心。士誠因亂據了高郵。自稱爲王。國號周。建元天祐。元朝命丞相脫脫總大軍討之。攻城垂破。元主聽信讒言。下詔貶謫脫脫。師大潰。賊勢遂熾。占了平江。松江。常州。湖州。淮海等路。果是

一着不到處。滿盤俱是空。

那時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木邇。是個無用的蠢才。張士誠領兵來。攻破了杭州。達識帖木邇逃入富陽。平章左答納失里戰死。達識帖木邇無計可施。訪得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士官楊完者。要求恢復杭州。那楊完者是武岡綏寧之赤水人。其人姦詐慘毒。無所不至。無賴之人。推以爲長。遂嘯聚于溪洞之間。打家劫舍。只因王事日非。湖廣陶夢禎舉師勤王。聞苗兵楊完者習于戰鬥。遂招降之。繇千戶累官至元帥。陶夢禎死後。樞密院判阿魯恢總兵駐淮西。仍用招納。楊完者得了權柄。便異常放肆。專權自殺。達識帖木邇因失了杭州。召楊完者這支兵來。遂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奴等。殺敗了士誠之兵。復了杭州。達識帖木邇遂從富陽回歸。楊完者復了杭州。自以爲莫大之功。遂以兵劫達識帖木邇陞本省參知政事。其作惡不可勝言。他的兵是怎麼樣的。



所統苗獠洞貉答刺罕等。無尺籍伍符。無統屬。相謂曰阿哥。曰麻線。至稱主將亦然。喜着斑爛衣。衣袖廣狹修短。與臂同。幅長不過膝。袴如袖。裙如衣。總名曰草裙草褲。固脰以獸皮曰護項。束腰以帛。兩端懸尻後。若尾。無間晴雨。被氈毯。狀絕類犬。軍中無金鼓。雞鳴小鑼以節進止。其鑼若賣貨郎擔人所敲者。士卒伏路曰坐草。軍行尙首功。資抄掠曰簡括。所過無不殘滅。擄得男女。老者幼者。若色陋者殺之。壯者曰土乖。少者曰賴子。皆驅以爲奴。人之投其黨者曰入火。婦人豔而皙者畜爲婦。曰夫娘。一語不合。卽剝以刃。

話說楊完者生性殘刻。專以殺掠爲事。駐兵城東菜市橋外。淫刑以逞。雖假意尊重丞相。而生殺予奪。一意自專。丞相無可爲計。只得聽之而已。正是

前門方拒虎。後戶又進狼。

那楊完者築一個營寨在德勝堰。周圍三四里。凡是搶擄來的子女玉帛。盡數放在營裏。就是董卓的鄆塢一般。殺人如麻。杭人幾于無命可逃。甚是可憐。有梁棟者。登鎮海樓。聞角聲。賦絕句道。

聽徹哀吟獨倚樓。碧天無際思悠悠。

誰知盡是中原恨。吹到東南第一州。



後來張士誠屢被我明朝殺敗。無可爲計。只得投降了元朝。獻二十萬石糧於元。以爲進見之資。達識帖木邇亦幸其降。乃承制便宜行事。授士誠太尉之職。士誠雖降。而城池甲兵錢糧。都自據如故。後來達識帖木邇氣忿楊完者不過。遂與張士誠同謀。以其精兵。出其不意。圍楊完者於德勝堰。密扎扎圍了數重。楊完者奮力廝殺不出。遂將標致婦女。盡數殺死。方纔自縊而死。達識帖木邇自以爲除了一害。甚是得計。怎知張士誠專忌憚得楊完者。自楊完者誅死之後。士誠益無所忌。遂遣兵占了杭州。劫了印信。達識帖木邇亦無如之何。眼睜睜的看他僭了杭州。只得飲藥而死。過得不得幾時。連嘉興紹興。都爲士誠所據。而浙西一路非復元朝之故物矣。正是

後戶雖拒狼。前門又進虎。

說話的若使元朝早聽了劉伯溫先生之言。那浙東浙西。誰人敢動得他尺寸之土。後來雖服劉伯溫先見之明。要一赴他爲官。而劉伯溫已斷斷不肯矣。果然是

不聽好人言。必有悽惶淚。

話說劉伯溫舉薦的是誰。這人姓朱名亮祖。直隸之六安人。兄弟共是三人。亮祖居長。其弟亮元亮宗。朱亮祖字從亮。自幼儻好奇計。膂力絕人。劉伯溫曾與其弟亮元同窗讀書。劉



伯溫幼具經濟之志。凡天文地理術法之事。無不究心。亮元的叔祖朱思本。曾爲元朝經略邊海。自廣閩浙淮山東遼冀沿海八千五百餘里。凡海島諸山險要。及南北州縣衛所營堡。關隘山礁突兀之處。寫成一部書。名爲測海圖經。細細註於其上。凡某處可以避風。某處最險。某處所當防守。亮祖弟兄。因是叔祖生平得力之書。無不一一熟諳在心。亮元曾出此書與劉伯溫同看。劉伯溫見其備細曲折。稱贊道。此沿海要務經濟之書也。子兄弟既熟此。異日當爲有用之才。後元朝叛亂。亮元亮宗俱避亂相失。獨亮祖後爲元朝義兵元帥。時諸雄割據。亮祖率兵與戰。所向無敵。我洪武爺命大將徐達。常遇春攻寧國。朱亮祖堅守。日久不下。洪武爺大怒。親往督師。會長鎗軍來援。我兵扼險設機。元守臣楊仲英出戰大敗。俘獲甚衆。數日仲英與我師通謀。計誘亮祖綁縛來降。洪武爺喜其饒勇。賜以金帛。仍爲元帥之職。其弟亮元因兄叛了元朝。不義。遂改名元瑄。以示所志不同之意。遂與之絕。亮祖因弟棄去。每以書招之不至。數月後。復叛歸於元。常與我兵戰。爲所獲者七千餘人。諸將俱不能當。後平了常州。洪武爺乃遣徐達圍亮祖於寧國。常遇春與戰。被亮祖刺了一鎗而還。洪武爺大怒。親往督戰。陰遣胡大海率敢死百人。衣飾與亮祖軍士一同。合戰之時。混入其軍。及至收兵。先入奪其門。徐達同常遇春。郭子興。張德勝。耿再成。楊璟。郭英。沐英追後。亮祖軍見城上換了我兵旗幟。驚散潰亂。亮祖與八



將混戰不過。遂被生擒而來。洪武爺道。爾將何如。亮祖道。是非得已。生則盡力。死則死耳。洪武爺命常遇春。搃三鐵簡而未殺。會俞通海力救得釋。隨使從征。宣涇諸縣。望風歸附。又同胡大海。鄧愈。克續溪。休甯。下饒。廣徽。衢。洪武爺授亮祖廣信衛指揮使。帳前總制。親兵領元帥府事。後陞院判。鄱陽湖大戰之時。亮祖同常遇春拚命力戰。手刃饒將十三人。射傷張定邊。雖身中矢被鎗。猶拔矢大戰。漢兵披靡。後吳將李伯昇統兵二十餘萬。寇諸暨。新城。圍之。守將胡德濟督將士堅守。遣使求援。李文忠同亮祖救之。出敵陣後。衝其中堅。敵列騎迎戰。亮祖督衆乘之。敵人大潰。胡德濟亦城中率領將士。鼓譟而出。呼聲動地。莫不以一當百。斬首數萬級。血流膏野。溪水盡赤。亮祖復追擊餘寇。燔其營落數十。俘其同僉韓謙。元帥周遇。總兵蕭山等。將官六官餘名。軍士三千餘人。馬八百餘疋。委棄輜重。鎧仗。彌亘山丘。舉之數日不盡。五太子僅以身免。張士誠自此氣奪勢衰。洪武爺大喜。召亮祖入京。賜名馬御衣。諸將各加陞賞。後來大將胡大海。知劉伯溫之賢。薦於洪武爺。言聽計從。魚水相投。每與密謀。出奇制勝。戰無不克。攻無不取。洪武爺信以爲神而師之。丙午年十月。洪武爺要平浙江。劉伯溫備知朱亮祖之才。薦道。朱亮祖膽勇可任。可爲副將軍也。洪武爺遂命李文忠統領水陸之師十餘萬。朱亮祖爲副。亮祖對李文忠道。杭州民物豐盛。攻陷則殺傷必多。守將平章潘原明。與我爲鄉里。當先遣人說之。



以降。如其不降。亦當有以搖動其心。心搖則守不固。然後多方以取之。李文忠甚以爲是。亮祖遂遣堦張玉往說。選銳士三十人與俱。處城中。俟戒嚴五日而後見之。潘原明大駭。自謂兵精糧足。效死以守。張玉多方開諭。潘原明道。歸謝爾翁。吾與張王誓同生死。委我重地。何忍棄之。張玉道。張王國蹙。何似漢王君之親信。孰與五太子哉。今吳亡在旦夕。而君且執迷不悟。一時變生肘腋。獻門納師。身家戮辱。欲求再見難矣。潘原明終不忍背。謝而遣之。然而其心自此動矣。朱亮祖定計。與李文忠道。此城不煩一矢。保爲君取之。乃提兵駐於臯亭山。以威聲震驚城中。先與耿天璧進攻桐廬。時張士誠的元帥戴元陳兵江上。朱亮祖分遣部將袁洪孫虎圍富陽。從棲鶴山坑進兵。聯界四府。出其不意。諸郡震動。戴元力不能支。開壁出降。亮祖單騎入撫其民。復與袁洪合圍富陽。擒了同僉李天祿。遂引兵圍餘杭。臨安於潛等縣。守將謝清等五人。都望風歸順。潘原明勢孤。知不可爲。乃遣員外方彝請見約降。亮祖送至軍門。李文忠道。師未及城。而員外遠來。得無以計緩我乎。方彝道。大人奉命伐叛。所過秋毫無犯。杭雖孤域。生齒百萬。擇所託而來。尙安有他意乎。文忠見其至誠。引入臥內。懽笑款接。命條畫入城次第。翌日遣歸。潘原明遂封府庫。籍軍馬錢糧。文忠與亮祖入居城。上下令敢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卽磔以殉。繇是內外帖然。民不知有更革事。凡得兵五萬。糧二十萬石。馬六百疋。文忠與



亮祖復攻蕭山紹興。路克之。從此浙西一路。盡爲我明朝有矣。洪武爺以潘原明全城歸順。民不受鋒鏑。仍授浙江行省平章。遂開浙江等處行中書省于杭州。陞右丞李文忠爲平章政事。丁未年。陞朱亮祖中奉大夫中書省參知政事。代李文忠守浙。那時亮祖弟亮宗自懷遠來。以功入侍。亮元仍避跡山野。不肯歸於我明。亦奇人也。亮祖後同徐達常遇春等破滅了張士誠。洪武爺勅加御史大夫。賜金三十錠。綵二十疋。那時獨有浙東一路。爲方國珍所據。始初洪武爺攻婺州之時。遣使往慶元。就是如今的甯波府。招諭方國珍。國珍與其下謀議道。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無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况與我爲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諒。宜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溫台慶元三郡來附。且以其次子關爲質。洪武爺道。古人慮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變而爲交質。皆繇未能相信故也。今旣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向自懷疑而以質子爲哉。乃厚賜其關而遣之。洪武爺後察其意。終是陽附陰叛。心懷二端。乃遣博士夏煜陳顯道諭方國珍道。福基于至誠。禍生于反覆。大軍一出。不可以其言釋也。爾宜深思之。國珍始惶懼。對使者謝者。鄙人無狀。致煩訓諭。使者歸國。遂遣人謝過。且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洪武爺卻之道。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布帛菽粟。寶玩非所好也。庚子年洪武爺以方國珍雖以三郡來附。



不奉正朔。又遣人諭之。國珍道。當初奉三郡時。嘗請天朝發軍馬來守。交還城池不至。今若奉正朔。實慮張士誠陳友諒來。救援若不至。則危矣。姑以至正爲名。彼則無名罪我。况爲元朝首亂。元亦惡之。不得已而招我四兄弟。授以職名。我弱則不容矣。要之從命。必須多發軍馬來守。卽當以三郡交還。洪武爺知其心。持兩端道。且置之。俟我克蘇州。彼雖欲奉正朔。遲矣。始初國珍約降之時。原說俟下杭州。卽當入朝獻地。及降了杭州。破滅了張士誠。他仍據境自若。又累假貢獻。覘我虛實。又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圖爲犄角之勢。洪武爺累書責其懷奸挾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糧二十三萬石。國珍不報。洪武爺遂遣湯和率師討之。國珍遁入海島。師勞無功。劉伯溫奏道。方國珍倚海保險。狡黠難制。苟不識沿海形勢。港泊淺深。礁巉突兀。避風安壘。藏舟邀擊之處。難以避敵扼險。設奇出伏。決勝也。臣昔與朱亮祖弟亮元共學。曾出其叔父朱思本測海圖。經示臣。自粵抵遼東。邊海險要。皆註圖說。其關隘捷徑。計里畫方。確有成算。亮元能熟諳之。此人不可招致。亮祖亦頗知之。浙東主將。非亮祖莫可任使。洪武爺復以亮祖爲浙江行省參知政事。統領馬步舟師三萬人。開府浙東。有詩爲證。

萬里波濤萬里山。山礁突兀水千灣。

圖經測海千秋事。亮祖當時鎮百蠻。



話說洪武爺聽劉伯溫之言。命朱亮祖統領馬步舟師三萬人。討方國珍於慶元。弟國瑛國璋於台州。亮祖領兵攻關嶺山寨。一鼓破之。乘勝至天台。縣尹湯槃以城降。遂統水陸二軍。進向台城。方國瑛率勁兵出戰。前鋒擊却之。遂乘山攻打。焚其東門。士卒潰亂不守。國瑛自料抵敵不過。夜從間道出興善門。以大船載了妻子。奔於黃巖縣。亮祖入城。撫安其民。始初國瑛要遁入海島。適值國珍入慶元。治兵爲城守之計。使都事馬克讓來諭國瑛堅守地方。國瑛遂據住黃巖縣。國珍見事勢危急。復結海中大盜來援。又分遣人引日本島倭入寇。探事人來報了亮祖。亮祖遣兒子朱暹同朱忠邀其來路。各領舟師二百人。伏於牛頭釣崩兩巖。時賊船十餘隻過昏山。朱暹舟突出。占住上風。出其不意。賊船驚散。朱忠兵船四面合圍夾攻。標鎗毒矢。斃其篙師。又用善伏水之人。鑿其船底。上攻下鑿。賊莫能支。火箭火砲亂施。賊船火發。船底之水。又滔滔的滾將入來。再無逃避之處。溺死千餘人。生擒二百餘人。賊首陳敬陳仲。被我兵拏住。叩頭乞命。朱暹責問道。我父子兵取紹興。至台州。所向無敵。方國珍兄弟父子。不日便要授首。爾敢助賊以撓我師。此是何意。陳敬陳仲道。方殿下以重幣金銀器皿。約我兄弟共退大兵。取台州紹興。畫江以守。許封我侯爵。朱暹笑道。爾等也要圖封拜。方國珍剽劫小寇。僅得三州。欲抗王師。若釜中魚耳。我朱殿下聖文神武。四海屬心。應天順人。輿圖併有大半。爾在海上劫



掠猶爲未足。復黨叛賊。欲圖僥倖。自來送死。還思求活耶。敬仲二賊。哀求免死。後當捐驅報德。朱暹叱道。叛賊逆天。罪宜族滅。令朱忠領兵押其黨。擣彼海島巢穴。俘其家屬。悉來就戮。朱忠至彼。焚毀其巢。械其妻子家屬。併虜中積聚。載之以隨。敬仲與妻子對泣。朱暹亦憐之。送父軍前。乞赦其死。亮祖諭之道。胡元亂華。羣雄並起。雖海陬奸宄。亦蓄異志。爾所從非人。敗則爲虜。今日至此。萬無生理。按軍法。當分屍梟示。方是我今體上天好生之心。推吾主不嗜殺人之念。當請之主上。待爾不死。乃親釋其縛。以妻子財物還之。敬仲二人叩首。願將財物獻上。以完軍費。亮祖不受道。爾得此改心易慮。爲浙東布衣。能不負保全之意否。敬仲復叩首道。愚民抗犯王師。自其天誅。將軍有再生之恩。卽令赴水火。當捐軀以報。敢再反耶。亮祖推心以待之。敬仲感激思奮。對朱暹道。聞方氏遣使臣厚贖禮物。往結海島。通市倭主。大小琉球。薩摩州五島。伊岐對馬多藝等島。借兵各船。集泥湖礁定。約分踪。往取蘇杭常太建康等府。奪朱殿下地方。今約日將至。將軍須早爲之計。朱暹道。吾家爲元朝經略邊海。自廣閩浙淮山東遼冀。延海八千五百餘里。凡海島諸山險要。及南北州縣衛所。營堡關隘禦敵處。各有方略。何懼倭夷百萬。我主帥周知地利險夷。各島出沒。皆有常處。備禦多方。用兵如神。百勝百戰。倭夷烏合之衆。吾當以計盡勦滅之。陳仲道。我等蒙再生之恩。當効死力。亮祖因問道。島中倭主未必齊來。若來。爾



有何計待之。敬仲對道：我兄弟往來海島二十餘年，各島倭王相識信任，且知我爲方王所用。若以十船帶善駕識海之人，假方王旗幟，多備牛酒充犒師之物，願爲前驅往獻，可知各倭消息。主帥可設應敵之力。亮祖大喜，撫其背道：此言正合我意。方欲爲此，無可遣者。公懷此忠義，殆非降虜比也。遂與之同飲甚歡，刺血爲盟，以心腹委之。十月小汛，亮祖令朱暹、朱忠同陳敬陳仲并其黨，能知倭情，通夷語，及我兵善駕舟識海道者，通共千餘人，統領十舟，下疊蘆葦，上列牛酒，水米盡用方王旗號，自海門出洋，過大陳山而去。有詩爲證：

假張旗幟混方王，夷狄攻夷計策良。

自是伯溫能報主，薦賢爲國靖封疆。

話說亮祖得夷狄攻夷之法，以陳敬陳仲做了心腹，裝載舡隻，假張方王旗號，開出海洋。果遇方國珍遣人迎倭舡四隻而來。陳仲通了倭話，跳上倭舡，盡將倭夷殺死，并以其所贖物往迎，直抵五舉，有八島倭舡主先集約八千餘人，陳敬陳仲呈上國珍所迎書禮，盛陳犒勞供饌，羣倭甚喜。陳仲道：方王望救甚急，令我弟兄來迎，各許卽日開洋。我舡與倭舡間行而來。先是十月朔，亮祖簡閱精銳之士，陳兵龍王堂，祭了海神及前代經略海防功烈祠宇，統戰舡二百艘，督兵二萬，駕出海洋，抵陳錢下八山，哨舡連報，瞭見倭舡。亮祖命我兵避匿安舉，遠遠



瞭見倭舡近溫州洋下艇。至於將暮，亮祖與兒子暹合舡進發。號砲三聲，出其不意，突佔上風。雜施火銃，長短標鎗，弓弩齊發。羣倭束手，不能出艙駕舟。舵公都被擊傷，烟焰障天。倭被我兵圍攏，竄水者俱被撓鈎搭起，殺死八千餘倭。一鼓而盡擒之，豈不暢快也哉！生擒倭酋哈日郎薩多羅真古權、昔容、夜郎、孟、噶羅等數十人。朱暹都綁縛到黃巖城下，一刀一個斬了這些倭奴驢頭。那時哈兒魯守黃巖，心膽俱喪，卽時迎降。亮祖入撫其城，遂取了仙居、甯海等縣。亮祖與兒子暹道：方氏出沒海島，擅魚鹽之利，富甲天下。自謂閩粵浙淮燕齊濱海之地，可分據以爭天下。計難卒破。亮祖善察地理，每夜登高望山，見有一方王氣在楊氏山，遂發其他以破之。亮祖又同吳禎襲取明州。方國珍子明善，知亮祖難與抵敵，急急浮海奔於樂清之盤嶼。亮祖身先士卒，追至海門口與戰。自申至夜三鼓克之，大獲其戰艦士馬。乘機進兵溫州，扎兵馬於城南七里。明善對父親道：朱亮祖父子智勇絕倫，若至圍城，難以爲備。今乘其初來疲困，以逸待勞，將銳兵三道擊之，可挫其鋒。明善統領勁兵萬餘突出，與朱暹交戰良久。亮祖遣人束芻揚草，出其不意，從旁夾攻。明善大敗而走，破其太平等寨。餘兵潰奔入城。亮祖遣部將張俊、楊克明攻打西門，徐秀攻打東門。柴虎領游兵策應，四面攻打，遂破了溫州。拏其員外劉本易、方國珍父子急攜妻子遁去。朱亮祖入城，撫安居民，分兵徇瑞安。守將同僉喻伯通亦降。國珍仍



遁入海島。洪武爺復命廖永忠會湯和兵追之。海道郡縣相繼都下。湯和遣張玉持書招降國珍。諭以朝廷威德。及陳天命所在。國珍計窮力竭。甚是惶惑。乃遣子明善奉表乞降。亮祖送之軍門。湯和乃遣使送國瑛於建康。得器械舟楫以萬計。亮祖乃撫定溫台。明三郡。從此浙東悉平矣。遂進平章。後又同大將軍平山東。平陳友定。平兩廣。三年十二月。大將軍徐達征西。副將軍李文忠平沙漠。俱班師凱旋。丙申。詔封功臣。賜金書鐵券。略云。

朕觀古昔帝王創業垂統。皆賴英傑之臣。削平羣雄。戡定暴亂。然非首將仁智勇嚴。何能統率三軍。弼成偉功哉。我朝副將軍亮祖宗。臣有識首應義旗。爲朕將兵十有五年。池泰轉戰鄱陽。援翊滅漢。殲吳。平方誅定。開拓南北。浙閩江廣山陝。席捲中原。威振塞外。擒王斬將。不可勝數。頃者詔令班師。星馳來赴。朕念爾勤勞既久。樹績尤多。今天下已定。論功班賞。宜進高爵。爾辭疎屬。願就列侯。足昭謹厚。是授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少傅。中書右丞。同平章事。永嘉侯。參軍國事。食祿一千五百石。俾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咸遵先代哲王成憲。茲與爾誓。除逆謀不宥。其餘若犯極刑。爾免二死。子免一死。於戲。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爾當慎守斯言。諭及子孫。世爲宗臣。與國同休。顧不偉歟。誥贈三代綺帛百疋。免其田土賦稅五十頃。朱亮祖之所以能如此者。皆因劉伯溫知其才而



薦之也。始初方國珍倡亂之時。嘯聚諸無賴之衆。據於談洋。其地僻遠險阻。南抵福建界。名曰三魁。蓋私鹽盜賊出沒之地。方國珍因此而作亂。劉伯溫深知其弊。遂奏欲於談洋處立巡簡司。以治其險惡。命兒子璉上奏而不先白中書省。丞相胡唯庸大怒。遂欲藥死。劉伯溫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劉伯溫真可謂忠于洪武爺者矣。所以在元朝日擊當時之亂。遂賦詩道。

羣盜縱橫半九州。干戈滿日幾時休。

官曹各有營身計。將相何曾爲國謀。

猛虎封狼安荐食。農夫田父困誅求。

抑強扶弱須天討。可怪無人借箸籌。

愚按東南之患。莫甚於倭奴。承平日久。武備都輕。倘倉卒有變。何以禦侮。今將戚將軍紀効新書。水兵篇。并海防圖式。附列於此。亦借箸之一助也。

相寇情。

小舟數往來者。謀議也。遲而審顧者。疑我也。欲進而復退者。探我也。既退而卒進者。襲我也。鼓噪而矢石不下者。兵器少也。却而顧者。欲復來也。先急而復緩者。整備也。促鼓而不戰者。懼我也。泊而揚帆者。欲出不意也。既退而不速者。謀也。火夜明而呼噪者。恐我襲彼也。擲纜而即起



者欲擇其利也。火數明而無聲者，備器也。夜泊而趨於涯涘者，鄉道欲往也。促纜而不呼者，急欲逃也。促纜及流，懸燈於途者，夜逸而潰也。久而不動者，偶人也。鼓而無韻者，偽響也。近岸連村而不登刼者，怯也。不久困請和投降者，詐也。

謹行治。

我舟在洋出哨，追趕賊船。天欲昏黃，潮時將盡，不可貪程一意前往，須防今夜自安泊處，恐無收舉風至之虞。過龍潭神廟，不可放銃吹打吶喊，或有驚動起風作浪之失。早晚占看日月星雲，氣色飛鳥，預知風雨。未到晚黑，便收舉宕，高登四瞭，恐隔山先泊賊船，而我不防也。

行船觀日月星雲風濤。

一日暈則雨，月暈主風，何方有闕，卽此方風來也。一日沒臙脂紅，無雨也有風，須看返照。日沒之前，臙脂紅在日沒之後，記之記之一。星光閃爍不定，主有風。一夏秋之交大風，及有海沙雲起，謂之風潮，名曰颶風。此乃颶四方之風，有此風，必有霖霖大雨同作。一凡風單日起，單日止，雙日起，雙日止。一凡風起早晚和，須防明日再多。一有暴惡之風，盡日而沒。一防夜起之風，必毒。一凡東風急，風急雲起，愈急必雨。起雨最難得晴。一凡春風易於傳報。一日南風，必還一日北風。雖早有此風，向晚必靜。一防南風尾，北風頭，南風愈吹愈急，北風吹起便大。一春南夏北。



有風必雨。一雲若砲車形起。主大風。一雲起下散四野。滿日如煙如霧。名曰風花。主風起。一雲若魚鱗。不雨也。風顛。一凡雨陣自西北起者。必雲黑如潑墨。又必起作眉梁陣。主先大風雨。後雨急易晴。一水際生靛青。主有風雨。一秋天雲際若無風。則無雨。一海燕忽成羣而來。主風雨。烏肚雨。白肚風。一海豬亂起。主大風。一夜間聽九逍遙鳥叫。卜風雨。一聲風。二聲雨。三聲四聲斷風雨。一鰓籠張得鱒魚。主風水。一水蛇蟠在蘆青高處。主水高若干。漲若干。回頭望下。水卽至。望上稍慢。一月盡無雨。則來月初必有大風雨。俗云。二十五六若無雨。初三四日莫行船。春有二十四番花信風。梅花風打頭。揀花風打末。

逐月風忌。

正月忌七八日風。乃北風也。二月忌初二北風。三月忌清明北風。五月忌雪至風。以正月下雪日爲始。算至五月。乃一百二十日之內。主此風。六月十二日。忌彭祖風。在前後三四日。七八月若有三日南風。必有北風報之。九月九日前後三四日內。忌九朝風。十月忌初五風。在前後三四日內。十一月。冬至風。臘月二十三。四掃塵風。

浙東潮候。

初一初二三十四寅申長。

己亥平。



初三初四十五十六卯酉長。

子午平。

初五初六十七十八辰戌長。

丑未平。

初七初八十九二十巳亥長。

寅申平。

初九初十廿一廿二子午長。

卯酉平。

十一十二廿三廿四丑未長。

辰戌平。

二十五二十六寅申長。

巳亥平。

二十七二十八卯酉長。

子午平。

二十九三十日辰戌長。

丑未平。

一。朝生為潮。夕生為汐。晦朔弦望潮汐應焉。故潮平於地下之中。而會於月。潮生於寅。則汐於申。潮生於巳。則汐於亥。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

戰船器用說

夫水戰於舟火攻為第一籌。固然也。其火器之屬。種目最多。然可以應急用者甚少。何則。兩船相近。立見勝負。其諸器或有宜於用而制度繁巧。一時倉忙。不能如式擲放。致屢發而無用。或精巧宜用而勢不能遍及一舟。或重贅而不能發。及賊船最不宜者。是見行火器。安藥線在口。



如若候點入口。則發在我手。若方燃即擲。則擲下又為賊所救。又有所謂灰瓶者。內用石灰。蓋舟上惟利滑。使人不能立脚。一說用鷄鴨卵擲下。或擲滑泥者尤可。今乃用灰瓶。是又澁賊之足而使之立牢也。不可不可。今屢試屢摘。合以衆情共愛而數用無異者。止有二種。一遠一近。至矣足矣。愈淫巧繁多。愈無實用。記之記之一。舊用火藥傾下。此固長策。然又別用火器。或炭火。再傾擲。使之發藥。每每或連桶擲入水中。或被賊乘藥桶及伊舟。以水沃濕。亦皆未中肯綮。可以必發。所謂二種者。遠則只用飛天噴筒。近則只用埋火藥桶。至易至便。萬用無差。除此之外。所謂火箭神機。火磚噴筒之類。皆遠不及此。苟具此二種。則他種又皆不必用也。

理火藥桶

蓋	桶
藥面以蓋蓋之	內不見平放在
子碗	灰培
用溫	將炭火三四塊
	此火藥半桶鋪
火以出碗也	而擲下藥不泛
滿若滿則內實	一百箇切不可
火磚四箇	疾梨

右約賊船在遠。先將炭火燒紅。盆盛一處。約賊舟相近百十步。以火入粗碗。灰培。再俟賊近三二十步。以碗平放在藥桶內。蓋了。俟兩舟相逼。將桶平平擲下。至賊船。桶被磕動。碗內火跌泛而出。與藥相埋。即發。時刻不失。較之別器。尅線。不燃及線濕放早之病。皆可無矣。



滿天煙噴筒

截粗徑二寸竹布筒。用硝磺。砒霜。班毛。剛子。礪沙。膽礬。皂角。銅綠。川椒。半



夏燕糞。煙煤。石灰。斗蘭草。  
 草烏。水蓼。大蒜。得法。分兩  
 制度。磁砂。玉田砂。炒毒。繫  
 鎗竿頭。順風。燃火。則流淚  
 噴涕。閉炁。禁口。守城。用。戰  
 船。只用。飛天。噴筒。燒帆。為  
 第一。妙器。此。又。不足。用。也。  
 此。乃。各。處。見。用。於。兵。船。者。



飛天噴筒。

硝黃樟腦松脂雄黃砒霜以分兩法製打成餅修合筒口餅兩邊取渠一道用藥線拴之下火藥一層下餅一箇用送入推緊可高十數丈遠三四十步徑粘帆上如膠立見帆燃莫救此極妙萬分効策





大蜂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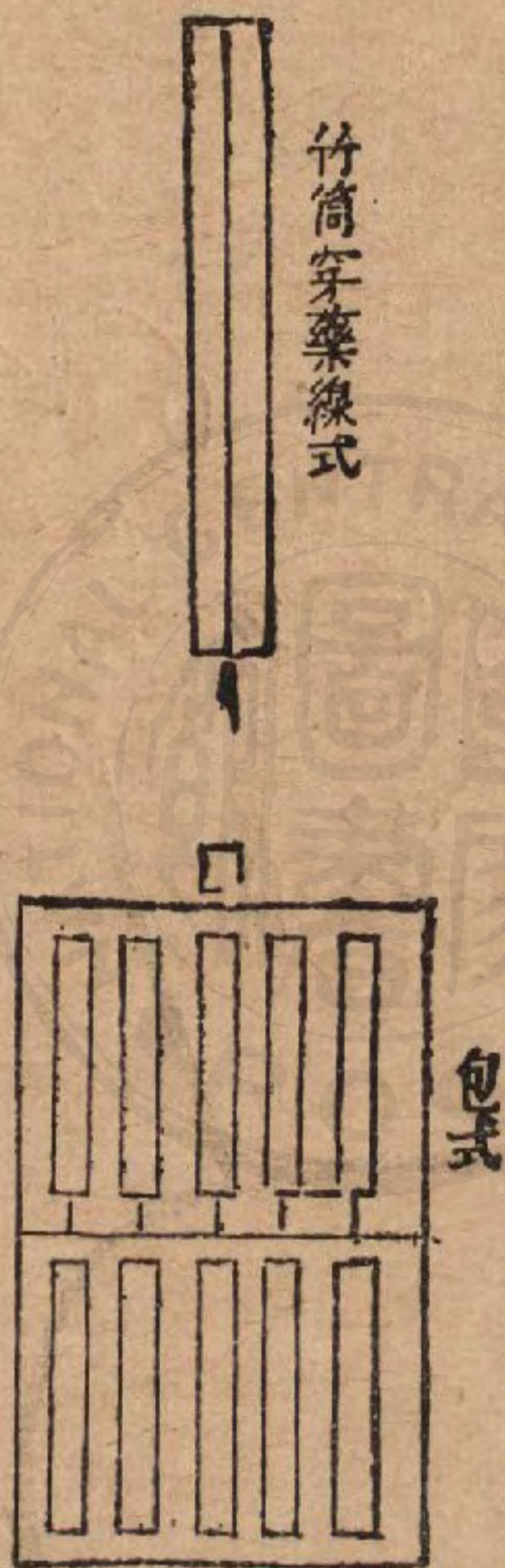
礮大砲紙糊百層。間布十層。內藏小砲。半入毒。半入火。又間小砲。入灰煤地竄頭帶火磁沙。炒  
 毒鐵。蒺藜。糞汁。毒炒。包松脂。硫黃毒。人髮角屑等件。此一火器。戰守攻取。水陸不可無者。奪心  
 眩目。驚膽傷人。製宜精妙。此尤兵船第一火器。



火磚



用地鼠紙筒砲各安藥線。每五箇排為一層。上下二節各二層。以薄篾橫束。合洒火藥松脂硫黃毒煙。用粗紙包裹成磚形。外用綿紙包糊。以油塗密。另於頭上開口。下竹筒以藥線自竹筒穿入。



竹筒穿藥線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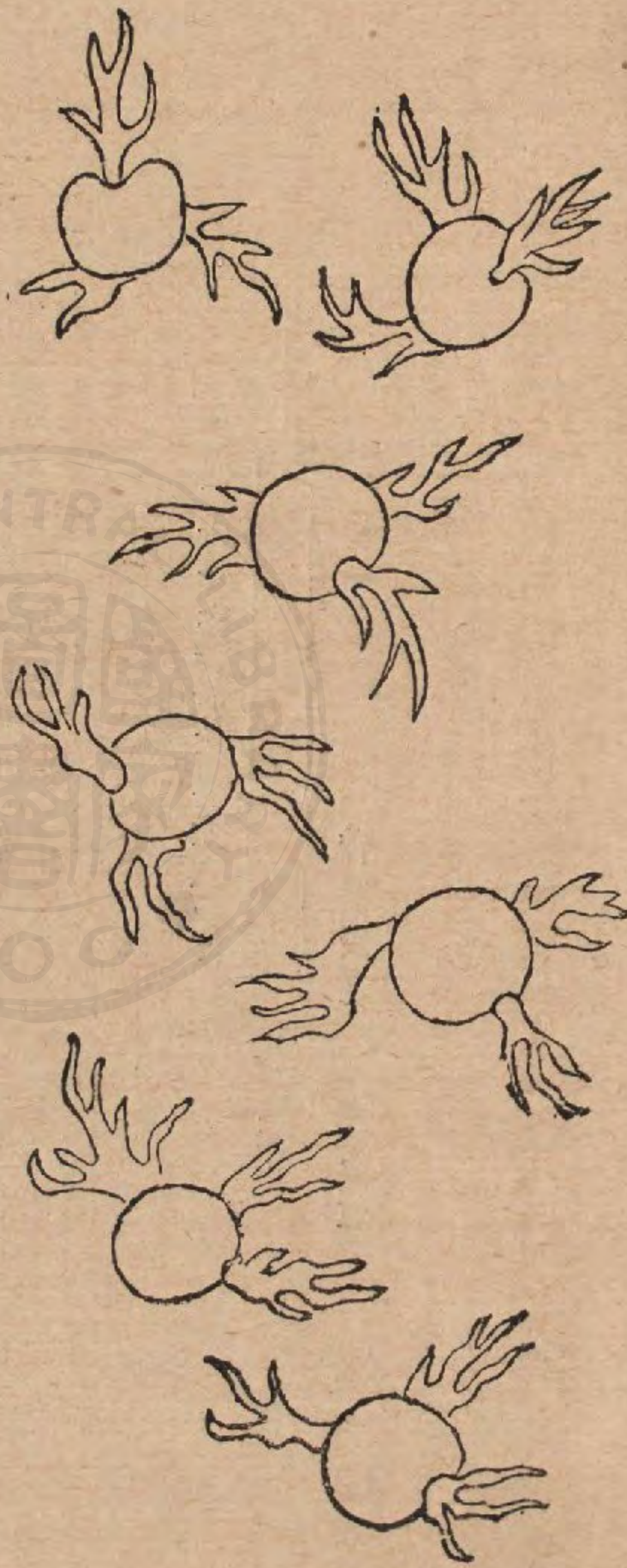
包式

火妖。

紙薄拳大內蕩松脂入毒火。外煮松脂柏油黃蠟。然火拋打煙焰蒺藜戳脚。利水戰守城俯擊

短戰。





火器之法。製度甚多。其實大同小異。皆不甚利於用。只此數種。盡其妙矣。故不繁載。至如弓射箭頭用火之類。又不如火箭。除水陸通用者。先附陸兵技藝之後。凡陸所不用。只可用於水者。故備於此。以上藥線各處製者。俱用一二尺長。浮於外。每點擲之際。一擲閃風。其藥線便滅。或擲至別船。如賊見其尙長而拔之。或反擲我舟。今用子母銃藥線法。凡火器一件。其藥線之處。用細竹管一箇。直插於腹內至底。藥線安於竹腹之內。待外點火燃



線已入竹管之內不見。方纔擲下。則線在竹內。燃至竹底方透。火器擲下之時。則藥線在竹內燃。並無閃滅之事。且擲於賊舟。只見凝然一物。並不知點燃何處。就擲在水內。則線燃於腹。火氣衝於口。水為氣所逆。亦不能入。雖在水低。尤能燃放而後已。此極妙極驗。萬無一失者。其法附陸兵器藝之後。子母銃信是也。如要速燃。則不必纏盤。但止入竹管腹內亦可。



空竹管隨器長短不可露出

留節

作孔透線在火器之腹



海防圖式











南京  
江關  
龍觀  
山音

杭州

揚州

鎮江  
丹陽  
常州

海寧

巫子門

谷福  
山福  
瀆山  
港

礬山

三江口

慈谿  
觀海  
定海  
寧波

無錫

常熟

浪山

通州

如臯

嘉興

嘉定

合茅塘

淮安  
海門

三山

余姚

澈浦

嘉善

松江  
江海

太倉

天妃宮

劉家港

步州洋

金山

陳山

青林

乍浦  
黃浦

蘇州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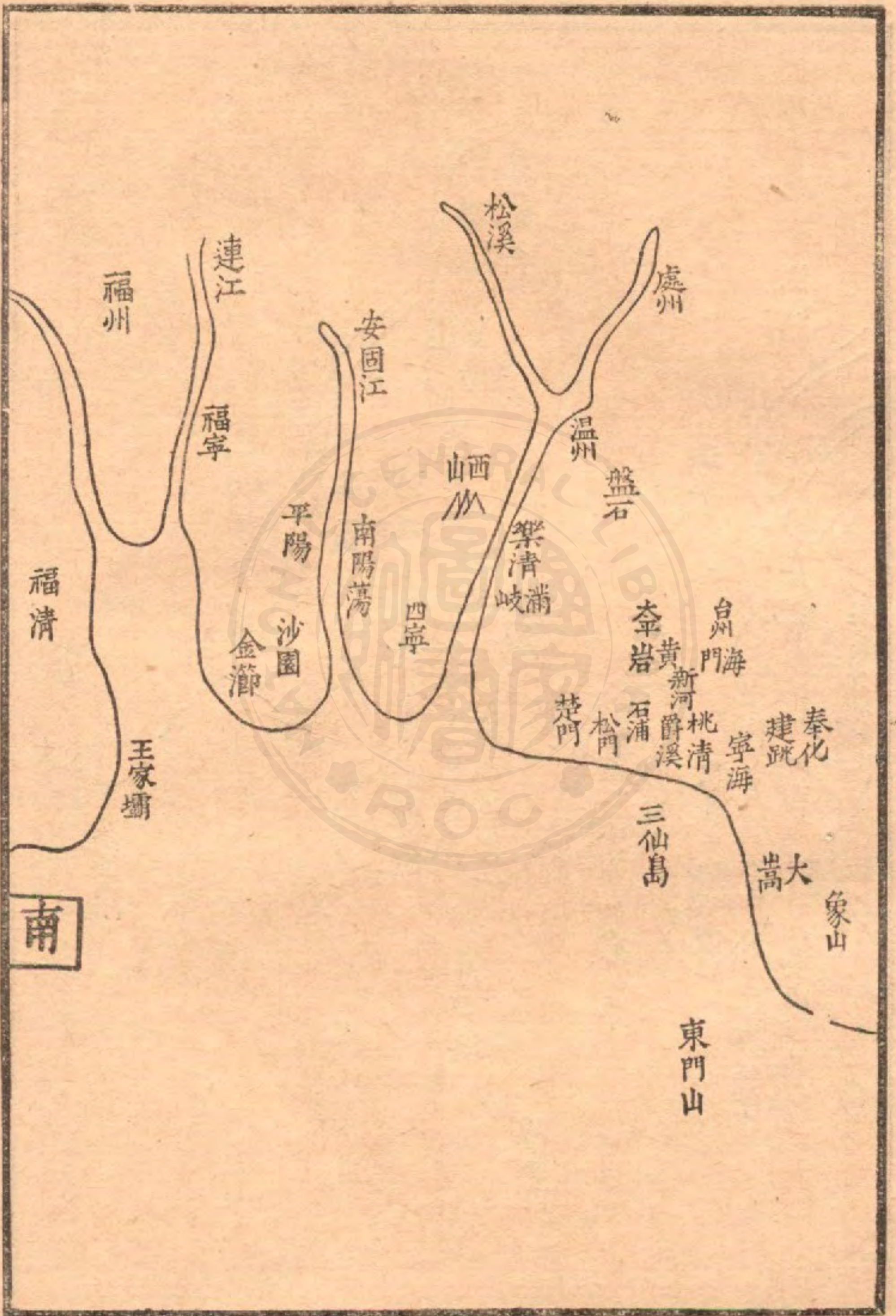
烏回鎮

茶山

黃公洋  
遮口山

梅峯岡







西湖二集 卷之十八

商文毅決勝擒滿四

花則一名種分三色。嫩紅妖白嬌黃。映清秋佳景。雨霽風涼。郊墟十里飄蘭麝。瀟灑處旖旎非常。自然風韻。開時不惹蝶亂蜂忙。攜酒獨浥蟾光。問花神何屬。離兌中央。引騷人乘興。廣賦詩章。幾多才子爭攀。折嫦娥道。三種清香。狀元紅是黃為榜眼。白探花郎。

這一隻詞兒。是西湖詩僧仲殊賦桂花之作。調寄金菊對芙蓉。將三種桂花。比着狀元。榜眼。探花。三及第。然狀元居首。尤為難得。所以將紅色桂花為比。獨有中三元者。更難其人。宋朝却有三個。那三個。

王曾。

馮京。

宋庠。

這三個都是忠孝廉節。光明正大。建功立業。道高德重。學問淵源。真正不愧科名之人。我朝共有二人。一是南直隸池州貴池縣許觀。後復姓黃。字瀾伯。洪武爺二十四年辛未。御筆親賜狀



元及第官爲禮部侍中。是個赤膽忠心之人。建文年間與兵部尙書齊太。御史大夫練子寧。文學博士方孝儒。一班兒忠心貫日之人。一同輔佐。不期永樂爺靖難兵起。黃觀草詔。極其詆斥。誰知永樂爺是北方玄武真君下降。每每出陣。便有龍神來助。十戰九贏。就到危難之時。定有龜蛇二將。從空顯靈救護。以此從北平直殺將過來。勢如破竹。無人抵敵。看看將近南京。事在危急存亡之間。建文爺慌張。草下詔書。命黃觀募兵上游。并督諸郡勤王。前來救駕。黃觀急急領詔而去。到得安慶地方。誰料靖難兵已打破了金川門。黃觀聞變。大聲痛哭對人道。吾妻翁氏德貞行淑。素有節操。斷不受辱。卽時招魂葬於江上。明日家中一人從京師奔來。說打破京城之日。翁夫人與二位小姐。一家俱被象奴拿住。夫人脫頭上釵釧。付與象奴。叫象奴去買酒。饜待象奴去後。夫人急急攜了二位小姐。并合家十餘人口。一齊投在通濟門橋下而死。黃觀聞了痛哭道。我道吾妻必然盡節而死。今果然矣。後來永樂爺登了寶位。黃觀到得李陽河。被使臣一把拿住。要黃觀入朝面聖。黃觀徐徐對使臣道。吾久失朝儀。今旣入朝。必先演習禮文。就把朝衣幘頭。穿得端正。東向再拜。向着羅刹磯急流之中。躡身躍入河中。使臣大驚。急急把鈎子撈救。只鈎得金絲幘頭起來。只得把這頂金絲幘頭獻與永樂爺。永樂爺因前草詔詆斥之故。大加震怒。束草爲黃觀之像。把這頂金絲幘頭戴在上面。碎剉其身。以示凌遲之意。抄沒



其家并及姻黨。因此把登科錄上削去了名姓。反刊第一甲一名韓克忠。第二名王恕。第三名焦勝。所以人不知黃觀中三元。過後三十年清江縣尹龔守愚念其忠義。在黃觀舊居之地。建立祠堂祭祀。至今南京賽工橋側。亦有翁夫人及二位小姐祠墓。看官。你道黃觀一家十餘口人。盡忠盡節而死。這樣一個三元。豈不是爲我明增氣。爲朝廷出色的人麼。有詩爲證。

合門盡節從來少。若此三元事更奇。

爲子爲臣真大節。經天日月姓名垂。

又有詩爲證。

靖難師來不可當。黃觀捧詔督勤王。

誰知大數皆前定。贏得聲名到處香。

這黃觀。是國初第一個三元了。第二個便是商輅。國初科甲之盛。無過于江西。所以當初有個口號道。翰林多吉水。朝內半江西。自商輅中三元之後。浙江科名遂盛於天下。江西也便不及。此是浙江山川氣運使然。非通小可之事。在下未入正回。且把兩個爭狀元的故事一說。兩個爭狀元的。究竟都中了狀元。世上有這樣希奇的事。譬如別樣可以人力謀求。若是狀元二字。爲天下之福。聖主臨軒策士。御筆標紅。此是前生宿世種下之因。亦是神鬼護祐之事。兩個爭



狀元。究竟都做了狀元。那狀元二字。却就象在他荷包裏一般的東西。隨他意見取將出來。可見人定勝天。有志竟成。富貴功名。可以力取。何況其餘小事。在下做這一回小說。把來與有志人做個榜樣。話說杭州錢塘縣一人。姓李名旻。字子陽。號東崖。他原不是李家的子孫。他是于忠肅公之孫于冕之子。于冕侍妾懷孕。正當忠肅公受難之時。舉家驚惶逃竄。于冕侍妾懷孕出逃。後來遂嫁於李家。生出李旻。李旻的父親是個窮人。李旻自幼讀書之日。每每出其大言。要中三元。李旻母親亦每每幫助兒子。共有此志。成化十六年庚子。李旻考科舉。正試見遺。李旻擁住提學道轎子稟道。宗師老大人。若不取李旻科舉。場中如何得有解元。提學道立試果佳。遂取李旻科舉。錢塘縣學起送科舉之日。有五色鳥飛來。毛羽可愛。栖於明倫堂梁上。衆秀才羣聚而觀之。並不驚懼。李旻胸中暗暗的道。此是文明之兆。吾當中解元無疑。遂賦詩自負。

文彩翩翩世所稀。講堂飛上正相宜。

定應覽德來千仞。不但希恩借一枝。

羨爾能知鴻鵠志。催人同上鳳凰池。

解元魁選皆常事。更向天衢作羽儀。

果中解元。那第二名却是紹興餘姚王陽明先生之父王華。那王華也是要中三元之人。因李



旻中了解元。便氣忿不過。對李旻道。子陽兄。我今年讓你中了解元。來科狀元。准定是我小弟了。斷不敢奉讓。你今休得要上京會試。李旻道。明年狀元讓你。下科狀元。又准定是我小弟了。便讓你做明年狀元罷。說罷彼此大笑。李旻果不進京會試。王華遂中了辛丑狀元。李旻大笑道。王年兄的狀元。是我讓與他做的。我若進京會試。這狀元如何到得他手裏。癸卯冬天。李旻將進京會試。他一個朋友鎖懋堅。是西域人。長於詩賦。知李旻大才自負不凡。有中狀元之志。做隻詞兒。餞行。調寄正宮謁金門云。

人艤畫舫。馬鞍上錦鞵。催赴瓊林宴。塞鴻聲裏暮秋天。綠酒金盃勸。留意方深。離情漸遠。到京廷中選。今秋是解元。來春是狀元。拜舞在金鑾殿。

李旻果中狀元。官拜翰林院修撰。後來做到南京吏部侍郎。那浙江志書上。載他做祭酒的時節。能振起師模。不負所學。住在吳山下。環堵蕭然。死之日。家無餘財。是有德有品之人。那王華做到吏部尙書。兩人聲名人品。都可謂不愧科名者矣。有詩爲證。

富貴可以力求。功名奪得頭籌。

說與有志男子。何須羨彼王侯。

話說那中三元的商輅。字弘載。號素庵。諡文毅。是浙江嚴州府淳安縣人。他的父親是嚴



州府一個提控。住於公廨之中。在衙門數年。一味廣積陰德。力行善事。那舞文弄法的事。不要說不去造作。就是連夢也都不曾做。甘守清貧。他母親也是個立心平易之人。若是那沒天理。枉法錢財。夫妻二人斷然不要。大抵在衙門中的人。都要揉曲作直。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上瞞官府。下欺百姓。筆尖上活出活入。那錢財便就源源而來。商提控一味公直。不要那枉法的錢財。自然家道清貧。夫妻二人常對天禱告道。我不願枉法錢財。但願生個好兒子足矣。正是

公庭個面好修行。不受人間枉法錢。

話說淳安府一個人姓吉。排行第二。被仇家誣陷。那仇家廣有勢力。上下都用了錢鈔。將吉二下在牢裏。要置之死地。商提控憐吉二無辜。一力扶持出來。保全了性命。正是

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

話說商提控救出了吉二。那吉二感恩無地。無恩可報。一日。商提控從吉二門首走過。吉二一把拖住商提控衣袖。再不肯放。邀到家裏坐地吃茶。商提控苦辭不要。怎當得吉二抵死相留。吉二一邊走去買些酒餚回來。叫妻子孫氏整治。那孫氏頗有幾分顏色。吉二叉手不離方寸。對孫氏說道。我感商提控之恩。無力可報。今日難得大恩人到此。我要出妻獻子。將他飲到夜深時分。你可出去陪宿一宵。以報他救我性命之恩。休嫌羞恥。則個。孫氏只得應允。安排



酒餚端正。吉二搬將出來。請商提控吃。商提控甚是過意不去。一杯兩盞。漸漸飲到夜深時分。吉二託說出去沽酒。閃身出外。再不回來。商提控獨自一個。却待起身。只見門背後閃出那個如花似玉的孫氏來。深深道個萬福。商提控吃了一驚。孫氏便開口道。妾夫感恩。無地可報。今日難得大恩人到此。妾夫情願出妻獻子。叫奴家特地出來。勸提控一杯酒。休嫌奴家醜陋。則個說罷。便走將過來斟酒。商提控驚慌。急急抽身出外而去。回來對妻子說了。以後再不敢打從吉二門首經過。三日之後。夫妻二人都夢見本府城隍之神。對他說道。子累積陰功。廣行方便。上帝命我賜汝貴子。以大汝門戶。就把手中一個孩兒。送與他夫妻二人。遂騰雲而去。從此妻子懷孕。生下商輅。那時是永樂甲午二月二十五日。生下之時。滿室火光燭天。合衙門中人都見有火。盡來救應。太府亦見火光遍室。衙役稟說公廨失火。太府急急收拾緊急文書。一壁廂叫人救火。一壁廂叫人防守庫獄。頃刻間來報道。並無火燭。只是商某家生下一個孩兒。太府大驚道。此子必然有異。就分付左右道。待此子滿月之日。可抱來一見。滿月之日。商輅父親抱見太府。太府看他目秀眉清。神氣軒豁。啼聲甚大。太府抱在膝上。歡喜非常。對他父親道。爾子上應天象。必非塵凡之器。他日必爲朝廷大瑞。與國家增光者也。豈徒科名而已哉。爾好爲看視教訓。待其成立。斷能大爾門戶也。就命將黃涼傘罩送之而出。後來漸漸長大。讀書識字。



便出口成章。一目數行。下筆磊磊驚人。宣德十年乙卯。中解元。那時只得二十二歲。進京會試。不中。李時勉做祭酒。一見商輅。便知他是個非常之人。公輔之器。異常敬重。就教他讀書於東廂之後。到正統九年乙丑。會試中會元。廷試狀元及第。那時年三十二歲。官拜翰林之職。後來他父母都受了誥命。真是陰德之報。在下先將他父母的陰騭報應說過了。方纔下文說商輅本身的立朝事業。爲朝廷柱石。千載增光。有詩爲證。

陰德昭昭報不差。三元兒子實堪誇。

山川靈異俱閑事。只是心田二字嘉。

不期己巳年。正統爺幼冲之年。誤聽王振之言。御駕親征韃虜也先。失陷於土木地方。敗報到來。滿朝文武驚惶無措。幸得兵部尙書于謙。力主羣議。請景泰爺監國。以安反側。商輅竭力輔佐于謙。共成此議。有個不知利害的徐理。創爲南遷之計。商輅與于謙并內臣金英與安共爲唾斥。方纔人心寧定。商輅因于謙在山西河南。做了十九年巡撫。熟於兵機將略。凡事有老成見識。故事事聽他說話。遂協同于謙文武等臣。經略戰守。後來正統爺回朝。商輅奉命到居庸關。迎接回來。居於南城。錦衣衛指揮盧忠上變。妄說南城事體。有不可知之變。景泰爺大怒。窮治不已。商輅對司禮監王誠說道。盧忠本是個風子。豈可聽信他胡言亂語。壞了大禮。傷骨肉。



之情。王誠將此言稟與景泰。景泰爺方纔大悟。將盧忠殺死。後來景泰又要易正統爺東宮。衆臣共議。商輅道。此國家大事。有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輕議。景泰不聽商輅之言。畢竟易了東宮。陞商輅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景泰五年。禮部章綸。御史鍾同。因景泰爺所立東宮。邁疾而死。遂上本要復立正統爺太子。景泰大怒。要將二臣置之死地。商輅力救。免得章綸一人。後景泰爺正月病重。商輅同閣老陳循。議請復立正統爺太子。商輅遂於奏疏上增二語道。陛下爲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宣宗章皇帝之孫。正要明日奏進。不意石亨徐有真一千人。斫進南城。迎接正統爺復登寶位。遂將兵部尙書于謙。誣致死地。深可痛惜。次日正統爺召商輅。并閣老高穀。到于便殿慰安道。朕在南宮。知爾二人心無偏向。如今正要用爾。宜用心辦事。且計議改元年號。就命商輅草詔。石亨私自對商輅道。今年赦文。須一抹光。不須別具條款。商輅道。自有舊制。孰敢擅改。石亨大怒。遂誣奏商輅。要與于謙一同處死。內臣興安要救商輅。乘機稟道。當時此輩附和南遷。不省將置朝廷何地。如今恃着奪門之功。便敢如此大膽放肆。正統爺方纔解了怨氣。止削商輅官爵。原籍爲民。商輅免得作無頭之鬼。歸來道。今日之餘生。皆天之所賜也。怎敢干涉世事。因此縱游于西湖兩山之間。終日杯酒賦詩。逍遙暢適。後來正統爺在宮中。每每道。商輅是朕所取三元。可惜置之閑地。屢欲起用。怎當得左右排擠之人甚多。竟



不起復。在林下十年。成化爺登基。追念商輅當日之功。遣使臣驛召到京。那時還未有復職之命。朝見之日。方巾絲縑。青布圓領。自己稱道原籍爲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成化爺。龍顏大喜。仍復原職。入內閣辦事。那時皇莊甚爲民害。商輅奏道。天子以天下爲家。何以莊爲。後因地震。上疏乞休。不准所奏。一個御史林誠。又因星變。誣奏商輅不職。因說景泰間易儲之事。商輅因而求退。幸得成化爺是個聖主。不聽林誠之言。反加林誠之罪。遂批下旨意道。

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

商輅又恐傷了言官。有負聖主之意。隨上一本道。

臣嘗勸上優容言官。已荷嘉納。如修撰羅倫等。皆復收用。今因論臣而反責之。如公論何。

成化爺就從其言。仍復林誠之職。又召商輅到御榻前。勉慰再三。遂陞爲兵部尙書。仍兼學士。又改戶部尙書。十一年兼文淵閣大學士。一日召見。議及景泰爺監國之事。商輅懇懇奏道。昔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興安遂流下淚來。成化爺亦流淚。因而遂復了帝號。後來成化爺深知于謙有保社稷之功。被石亨曹吉祥冤枉而死。後石亨曹吉祥俱以謀反誅死。于謙之子。于冕上疏。白父親冤枉。成化爺深憐其忠。而復其官。賜祭。商輅遂作制辭道。



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姦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

金英興安讀了道。唯吾與爾親見其事。深知其功。他人不能知也。于謙有靈。死亦瞑目矣。天下因誦而稱之。自此之後。于謙之冤。始大白於天下。且不說商輅隨事有補袞之忠。再說嘉興府一個具經濟之才出色的人。這人姓項。名忠。字蓋臣。諡襄毅。是正統七年進士。爲刑部員外郎。隨正統爺親征。失陷土木。韃靼着他牧馬於沙場。剝去了衣服。胡服胡衣。囚首垢面。蓬頭跣足。項忠受這苦楚。不過騎了他一疋好馬。潛地逃歸。從間道而走。遠遠望見胡騎出沒。又恐被他拿去。只得晝伏夜行。爭奈不識路徑。望北斗南走。走過四夜。不知經了多少路程。連馬都走不動了。項忠自覺心下謊張。只得棄馬步行。漸漸走到一條死路。是插天的高山。這山名爲石城山。團團似個城子一般。懸崖峭壁。有數千丈之高。項忠嘆息道。吾死於此地矣。走到天盡頭。却怎生區處。徬徨四顧。却似有路可登。只得攀藤附木。一步步捱將上去。漸至山頂。週迴一看。原來這山四圍都高。竟像城牆模樣。山頂寬平。可容數千人之多。獨中間有路一條可上。項忠看了形勢。暗暗道。此地甚險。若屯數千人於其中。雖千軍萬馬。不能攻也。但無水泉耳。說罷。肚中飢渴之極。脚跟腫痛。行走不牢。一交跌倒在地。倚石歎息。看看垂死。恍惚之間。見一個金甲神



人扶他起來道。此爾異日發跡之地也。說罷不見。但見一大塊物。遺棄地下。項忠近前一看。却是一大塊肉乾。項忠取而食之。道。怎生得一口泉水救命方好。遙望見山下一股清泉。項忠一步步探將下來。走到泉水邊。吃了數口。方纔神清氣爽。道。今番有命了。那泉水離山有數里之遙。項忠暗暗的道。若斷絕了這股泉水。此山之險。亦無所用之矣。遂放開脚步。逃命。共走了七夜。纔到得宣府。關吏來報了御史張昊。巡撫羅亨信。傳令放進關內。進得關內。一交便跌倒地下。暈死多時。用姜湯灌下。方纔甦醒。一步也走不起。看其脚下有刺蒺藜數百。羅亨信叫人與他拔去。拔了數日。方纔拔完。共有一升之數。滿脚紅腫。皮肉裂開。血流不止。病臥了三個多月。方纔走得起。有詩爲證。

吉人自有天相。

臨危自有神扶。

若非功名不朽。

准准死在窮途。

話說項忠自病好之後。漸漸做到都御史之職。那時陝西固原土韃滿四。聚衆作反。只因都指揮劉清。守備指揮馮傑。二人剝削軍兵。又逼索各土韃賄物。各土韃怨恨入骨。滿四因此遂糾聚數千人作反。就屯據於石城地方。劉清領兵與戰。大敗虧輸而走。陝西鎮巡撫遣都指揮邢端。申澄。率領各衛軍兵與戰。只一合。滿四將申澄殺於馬下。邢端率領軍兵逃回本陣。遠



近震駭。朝廷差陝西巡撫都御史陳介，總兵甯遠伯任璠，甯夏總兵廣義伯吳琮，延綏都御史王銳，參將胡愷，各統所部軍兵會討。甯夏兵先到，陳介、吳琮二人不等延綏兵到，麾兵直搗石城。不期被滿四先伏數枝兵，在於石城遠處，等得甯夏兵到，先前一隊詐敗佯輸，誘引甯夏兵深入重地。數枝兵一齊掩殺將來，衆兵勞困饑渴，大敗而走，殺死數千人。賊勢甚是猖獗。朝廷遣都督劉玉、總兵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前來勦除滿四。項忠前次曾到石城，備知形勢險隘，只有坐困一法。遂分兵七路，恐有埋伏，一路斫削草木，燒之而進，使賊人不能伏兵。漸漸逼近賊巢，團團圍住。先鋒伏羌伯毛忠奮勇當先，登山仰攻，不期被賊人當頭飛下一個砲石而死。衆軍心慌，一齊退後。項忠就馬上把一個當先退後的千戶斬首示衆，衆軍方纔札得脚住。滿四見官軍退後，正欲乘機追殺，見官軍一齊札住，號令嚴明，便不敢追殺過來。遠近聞得毛忠戰死，人心洶洶。兵部尙書道滿四驍勇，今屢次戰勝，倘與北虜連兵，則關陝完矣。遂交章請益兵赴援。朝廷遂遣撫甯侯朱勇領京兵四萬前往助戰。撫甯侯遂奏定賞格，如生擒賊首一人，與世襲指揮使賞銀五百兩，數人共擒得者賞亦如之。不說朝廷要再差援兵救應，再說項忠備知賊巢，只靠此一股泉水救命，必有重兵防守。遂差一枝兵搖旗擂鼓，虛張聲勢，前來搦戰。却另撥一枝精兵伏於泉水左側，待守水口。賊人出戰，就着這枝精兵奪他水口。那守水口賊



人聽得戰鼓齊鳴。一齊殺出。官兵略戰數合。便棄甲而逃。賊人漸漸追遠。追之不及。回歸水口。早被官兵大隊。占住水口。賊人奮勇廝殺。怎當得項忠自領一隊勁兵而來。勢如風雨。賊人四散奔走。生擒活捉者。不計其數。餘賊逃回石城山。項忠直逼賊巢。圍得鐵桶相似。滿四見官軍奪了水口。自覺心慌。幾番奮勇殺下山來。要奪水口。怎當得項忠親自披着甲冑。立於矢石之下。那矢石如雨點般射將下來。項忠身自督戰。再不退步。露宿六十餘日。先後共戰二十餘陣。自嘆道。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衆軍見項忠如此。人人鼓勇。個個爭先。不說項忠在此。與滿四苦死廝戰。且說朝廷差使臣來問項忠道。事體何如。項忠備細奏上一本。朝廷還不知勝負如何。命司禮監懷恩許安黃賜三人。到閣下召兵部尙書計議道。京軍決然要去救援。內閣彭時。是正統十三年狀元。甚有見識。同商輅一齊道。前日賊若四出攻劫。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月必然困窮成擒。况項忠自土木歸來之後。曾經石城山過。地理熟識。與他人懸斷者不同。今觀其奏疏。情理曲折。如指諸掌。定有成算。京軍何用再行。兵部尙書因商輅不聽他言。忿忿的道。項忠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救。衆官都不信商輅一人之言。恐未免有失。果然項忠一連圍困了三月。水草都盡。人馬饑餓而死者。不計其數。賊將有個楊虎豹。驍勇有謀。是滿四的謀主。見勢頭有些決撒。私走下山。到軍門投降。項忠便極意招



安。就解身上金鈎爲贈。楊虎狸感恩圖報。項忠教他擒滿四來獻。楊虎狸領命而去。果然誘滿四出戰。次日項忠領兵當先。伏兵東山口。楊虎狸從賊巢中。反殺起來。生擒滿四。餘黨潰散。斬首七千餘級。俘獲者不計其數。將滿四獻俘處死。文武百官。方服商輅見識之高。果是

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話說成化爺的嫡母。慈懿太后錢氏崩了。那時生母太后在上。不欲將錢太后與正統爺合葬。遂命司禮監傳旨。命大臣另議葬所。衆臣都不敢發言。獨商輅與彭時兩個開口道。此是一定之禮。無可別議。梓宮當合葬裕陵。神主當附廟。內監夏時道。錢太娘娘無子。又有疾病。怎生好入山陵。只該另葬爲是。商輅彭時兩個齊聲道。太后母儀天下。近三十年。爲臣子者豈宜另議葬所。況且此事關係非小。一或乖禮。何以示天下後世乎。夏時大聲道。你們休得固執。此是太娘娘主意。怎敢抗違。兩個又道。雖是太后主意。臣子自當力爭。不可使上有失德。夏時又大聲發話道。你們抗違。只怕明日體面不好。休得懊悔。說罷忿忿而進。衆官都各面失色。商輅二人道。明日不可畏懼。斷要力爭。次日成化爺御文華殿。召內閣各官面諭道。慈懿太后當如何。彭時對道。只合依正禮行。庶全聖孝。成化爺道。朕豈不知依正禮行是好。但與太后有礙。故令爾等合議。務要處得合宜。商輅對道。外議洵洵。若不合葬。則人心不服。且於聖德有損。雖



聖母有言。亦不可從也。成化爺半日不言語。良久方道。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聖母之心。亦豈得爲孝乎。商輅二人都道。皇上大孝。當以先帝之心爲心。昔先帝待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厝於左而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矣。後來者指太后也。成化爺雖未應允。而玉色甚和。絕無怒容。二人又道。臣等意未盡。欲具本言之。乞皇上再三申勸聖母。以終大事。成化爺把頭略點了一點。這日晚間。商輅二人具奏。備言附葬附廟所以體先皇篤夫婦之懿。昭今上全子母之情。斷不可有異識。又謂夫有出妻之禮。子無棄母之道。此事關係綱常。不可有失。貽萬世譏議。辭極懇切。成化爺內批。仍欲別尋葬地。商輅遂同彭時并禮部尙書姚夔。率領百官伏文華門。號哭不起。聲聞於內。成化爺方纔感動。太后亦悵。卽傳旨宣諭道。

卿等昨者會議。大行慈懿皇太后。合附陵廟。固朕素志。但聖母有礙。事有相妨。未卽俞允。朕心終不自安。再三據禮。祈請聖慈。開諭特賜允諾。卿等其如前議施行。勿有所疑。故諭。商輅彭時與各官。遂呼萬歲而退。看官你道這一件大禮。若不是二位狀元宛轉力爭。可不是陷君父於有過之地麼。有詩爲證。

朝廷大禮事非輕。慈懿娘娘合葬成。

全賴大臣調護力。方知聖主藉賢卿。



成化爺欲建玉皇祠於宮中。商輅又力言其非禮。再三勸戒。因而遂止。時萬貴妃有寵。弘治爺是紀貴妃所生。紀貴妃懷孕之時。萬貴妃得知大怒。將紀貴妃百般凌虐。百般下藥。要打墮身孕。誰知弘治爺是個聖主。當有十八年天下。自有鬼神呵護。就像生鐵鑄在母腹中的。怎生打墮得下。成化爺知萬貴妃妬忌。只得託言紀貴妃有病。出居安樂堂。假說紀貴妃生了痞塊。並非身孕。瞞過了萬貴妃。一壁廂却暗暗叫門官照管。遂生下弘治爺。紀貴妃乳少。內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餌哺之。百般保護。後來萬貴妃生了一子。立爲皇太子。未及一年。患痘而死。萬貴妃後來亦竟無身孕。那時弘治爺年長六歲。張敏因厚結萬貴妃。主宮內監段英乘機轉說。萬貴妃大驚道。怎生不早教我。知道遂具服進賀。厚賜紀貴妃。擇吉日召皇子入昭德宮。次日遷紀貴妃於永壽宮。中外各官一喜一懼。喜的是立太子。懼的是尙有不可知之事。要請皇太子與紀貴妃同處。纔脫虎口。又恐反因此激變。事在兩難。商輅因獨對奏上道。

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係天下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己出。百官萬民皆謂貴妃賢哲。近代無比。此誠宗社無彊之福也。但外議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爲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紀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遂母子之至情愜。朝野之公論。



商輅這一本奏進。遂立爲皇太子。方保無虞。有詩爲證。

我朝弘治聖明君。誰是攜持保抱羣。

內臣張敏外商輅。國本無虧天下聞。

後來紀貴妃薨了。商輅又引宋仁宗之母李宸妃故事。遂殯歛都如皇后之禮。十三年陞吏部尙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那時汪直新坐西廠。威勢洶湧。權同人主。害人無數。滿朝文武百官。畏之如虎。巡邊之時。都御史盡戎裝披掛。直至二三百里之外迎接。望塵跪伏。等候馬過。方纔走起。若駐館驛之中。便換小帽一撒。趨走唯喏叩頭。無異奴婢。所以當時有謠道。

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葱。

商輅遂奏汪直十罪。并奏百戶韋瑛王英道。

陛下委聽斷於汪直之一人。於汪直者。轉寄耳目於羣小。汪直之失。雖未爲甚。而韋瑛王英。同惡相濟。擅作威福。官較捉拿職官。事皆出於風聞。暮夜搜簡。無有駕帖。或將命婦。剝去衣服。用刑辱打。被害之家。有同抄筭。人心洶洶。各懷疑畏。如兵部尙書項忠。當早朝鼓響伺候之時。汪直令較尉就左掖門下。呼叫項忠不得。朝罷。被較校尉擁逼而去。其欺凌大臣如此。使大小臣工。各不安於其位。商賈不安於市。行旅不



安於塗。庶民不安於業。太平之世。豈宜有此腹心之患。

成化爺看了這本大怒道。用一內臣。怎生便繫國家安危。命司禮監懷恩。傳旨責問。商輅正色答道。朝臣無大小。有罪都該請旨收問。他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是京師北門。守備不可一日缺。他敢一日擅自擒械數人。南京根本重地。留守大臣。他敢擅自收捕。諸近侍他敢擅自改易。此人不。去。國家安乎危乎。那懷恩是個大聖大賢之臣。知汪直倚勢作威。害人無數。遂將此言密密稟與成化爺。成化爺大悟。即將韋瑛王英充軍。汪直革職。到於南京而去。從此朝野肅清。天下太平。商輅懷恩二臣之力也。那懷恩果繫大聖大賢之臣。千古罕見。妙處不能盡述。當時成化爺寵着一個僧人。名爲繼曉。通於藥術。成化爺試其術有應効。遂賜予無算。恩寵無比。成化爺嘗以手撫其肩。繼曉卽繡御手於衣袷間。見客止用一手爲禮。因此恃恩放肆。無惡不作。忠臣刑部主事林俊。要斬繼曉。奏妖僧繼曉。猥挾邪術。惑亂聖聰。成化爺大怒。下林俊於獄中。要將殺死。懷恩叩首諍道。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洪武爺永樂爺時。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臣。將失百官心。將失天下心。臣不敢奉詔。成化爺大怒道。汝與林俊合謀。訕我。不然安知宮中之事。說罷。便將御硯擲將過去。懷恩以首承硯。不中。成化爺又將御几推仆於地。懷恩脫帽解帶。伏地號泣道。臣不能事陛下矣。成化爺命扶出東華門。懷恩叫人對鎮。



撫司典詔獄的道。你們合謀傾害林俊。林俊若死了。你們亦不能獨生。遂徑歸臥家中。道中風矣。不復起視事。成化爺心知其忠。命太醫救治。不時遣人看視。林俊方得不死。後林俊做到兵部尚書。勦平流賊有功。爲當代名臣。皆懷恩力救之所致也。其愛護忠臣。不顧性命如此。後又有個章瑾。以寶石貢進。謀爲錦衣衛鎮撫。命懷恩傳旨。懷恩道。鎮撫掌天下之獄。武臣之極選也。奈何以貨得之。成化爺怒道。汝違我命乎。懷恩道。非敢違命。恐違法也。成化爺只得命他人傳之。懷恩私自說道。如外廷有人諫諍吾言。尙可行也。那時俞子俊爲兵部尚書。懷恩對他道。汝當執奏。我從中贊之。俞謝不敢。懷恩浩然道。我固知外廷之無人也。其剛正守法如此。時都御史王恕。屢屢上疏論事。言甚切直。不怕生死。懷恩嘆道。天下忠義。斯人而已。懷恩亦知商輅是個鐵錚錚。不怕死的好漢。遂深相敬重。朝廷大事。每每相計而行。凡所做的事。都是有利於朝廷。有益於生民之事。真宮中府中合爲一體也。商輅後加少保。馳驛而回。在林下逍遙共十餘年。活至七十三歲。無疾而終。後贈太傅。我朝賢相。稱商輅爲第一。其餘都不能及他。在朝廷筆下。並不會妄殺一人。所以子孫繁盛。亦是陰德之報。在朝唯與于謙。項忠。彭時。姚夔。林俊。王恕。金英。興安。懷恩。張敏。數人相好。蓋忠臣識忠臣。好漢識好漢也。他兒子名良臣。做翰林侍講。商輅生平二十二歲中解元。三十二歲中會元。三十四歲。以修撰入閣。四十一歲。兵部侍郎而



回。回來十年。五十歲又入閣。六十歲做了少保而回。在內閣共十八年。回來又享十餘年清福而死。道德聞望。一時並著。豈不是一代偉人。史官有詩贊道。

大節純忠是許觀。三元端不負三元。

三元更有商文毅。一代芳名萬古刊。

西湖二集卷之十八終



西湖二集





西湖二集 卷之十九

俠女散財殉節

送暖偷寒起禍胎。壞家端的是奴才。

請看當日紅娘事。却把鶯鶯哄得來。

這首詩是說壞法丫鬟之作。人家婦女不守閨門。多是丫鬟哄誘而成。這是人家最要防閑的了。又有粗使梅香。亦爲可笑。曾有詩道。

兩脚塵糟拖破鞋。囉乖像甚細娘家。

手中托飯沿街吃。背上馱拏着處捱。

間壁借鹽常討碟。對門兜火不擔柴。

除灰換糞常拖拽。扯住油瓶撮撮篩。

這首詩是嘲人家塵糟丫鬟之作。乃是常熟顧成章俚語。都用吳音湊合而成。句句形容酷笑。看官。你道人家這些丫鬟使女。不過是抹卓掃地。燒火添湯。疊被鋪床。就是精致的。在粧臺傍。



服事梳頭洗面。弄粉調朱。貼翠拈花。打點綉床針線。燒香薰被。剪燭薰煤。收拾衣服。掛起簾鉤。免不得像牡丹亭記道。雞眼睛用嘴兒挑馬子兒。隨鼻兒倒。這不十分湊趣的事。也時常要做一做。還有無廉恥丫鬟。像琵琶記上惜春姐道。難守綉房中清冷無人。別尋一個佳偶。要去燒火凳上。壁角落裏偷閑養漢。做那不長進之事。或是私期逃走。曾有劉禹錫誚失婢詩爲證。

把鏡朝猶在。添香夜不歸。

鴛鴦拂瓦去。鸚鵡透籠飛。

不逐張公子。卽隨劉武威。

新知正相樂。從此脫青衣。

話說宋時有個陸伯麟。其側室生下一子。那側室原是丫鬟出身。因是正妻無子。陸伯麟歡喜非常。做三朝彌月。好生熱鬧。他一個相好的朋友陸象翁。戲做一首啓以賀道。

犯簾前禁。尋灶下盟。玉雖種於藍田。珠將還於合浦。移夜半鷺鷥之步。幾度驚惶。得天上麒麟之兒。這回喝采。既可續詩書禮樂之脈。深嗅得油鹽醬醋之香。

看官。你道這首啓。豈不做得甚妙。臨了這句。深嗅得油鹽醬醋之香。却出於蘇東坡先生咏婢諷詞。有揭起裙兒。一陣油鹽醬醋香之句。蘇東坡之巧於嘲笑如此。在下要說一回俠女散財。



殉節的故事。千古所無。所以先把丫鬢這些好笑的說起。從來道三絳梳頭。兩截穿衣。大家婦人女子。尚且無遠大之識。何況這些粗使梅香。他曉得什麼道理。什麼節俠。從古來讀書通文理之人。尚且不多幾個。你只看西廂記。那紅娘姐。不過硬調文袋。牽枝帶葉。說得幾句。怎如得漢時鄭康成家的女婢。那鄭康成風流冠世。家中女婢。都教他讀書識字。一日鄭康成怒一個丫鬢。把他曳去跪在泥中。又有一個丫鬢走來見了。就把詩經一句取笑道。胡爲乎泥中。這個跪的丫鬢。也回他詩經一句道。薄言往愬。逢彼之怒。這兩個丫鬢。將詩經一問一答。這也是個風流妙事了。却不比得晉中書令王珉之婢謝芳姿。那謝芳姿。是王珉嫂嫂身邊丫鬢。王珉偷了這謝芳姿。與他情好甚篤。嫂嫂得知此事。將這謝芳姿日日鞭撻。打得謝芳姿痛苦難當。罰他蓬頭垢面。不容他修飾。這謝芳姿雖不修飾。那天生的玉容花貌。並不改變。且素性長於詩歌。出口便成。王珉見這謝芳姿吃苦。甚是心酸。一日手中持着白團扇一把。就要謝芳姿作白團扇歌。謝芳姿隨口作歌以贈道。

團扇復團扇。許持自障面。

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你看這謝芳姿出口成章。寫出胸中之意。可不是千秋絕少的女子。天上瑞氣所鍾。生將出來。



怎敢與粗使梅香一般看待。須要另眼相看。方不負上天生彼之意。所以元朝關漢卿才子。曾續北西廂四齣。他當時曾見人家一個出色聰明女子。做了從嫁女婢。關漢卿再三嘆息道。這樣一個聰明女子。做了從嫁女婢。就如一個才子。屈做了人家小廝一般。豈不是有天沒日頭之事。意甚不捨。戲作一小令道。

髻鴟臉霞。屈殺了將陪嫁。規摹全似大人家。不在紅娘下。巧笑迎人。文談回話。真如解語花。若咱得他。倒了蒲桃架。

就這關漢卿的詞兒看將起來。也不過是詩文標致而已。不足爲奇。還有一種出色女子。具大眼孔。與英雄豪傑一樣。尤爲難得。昔日唐朝柳仲賢。官爲僕射之職。一生豪爽。出鎮西川。嘗怒一個丫鬟。遂鬻子大校蓋巨源宅。這蓋巨源生性極其慳吝。一日臨街見賣絹之人。自己呼到面前。親自一疋疋打將開來。手自揣量厚薄。酬酢多少價錢。柳家丫鬟於窗縫中看見。心中甚有鄙賤之意。遂假作中風光景。失聲仆地。蓋巨源因見此婢中風。遂命送還這丫鬟。既到外舍。傍人問道。你在柳府並無中風之病。今日如何忽有此疾。這丫鬟徐徐答道。我並無中風之病。我曾伏事柳家郎君。寬洪大度。一生豪爽。怎生今日可去伏事這賣絹牙郎。我心慚愧。所以假作中風。非真中風也。柳仲賢知此婢有英雄之識。遂納爲側室。生子亦有英雄之概。看官。你道



此婢不勝如謝芳姿數倍乎。若強中更有強中手，與妃子盡節而死，更是千秋罕見，萬載難逢之事。名爲田六出，這田六出，是王進賢的侍兒。那王進賢是晉愍太子之妃，胡王石勒攻破洛陽，擄了王進賢，渡孟津河，要姦淫王進賢。那王進賢大罵道：我皇太子婦，司徒公女，汝羌胡小子，敢犯我乎？言畢，投河而死。田六出見妃主已死，便道：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妃主爲國而死，我爲妃主而死，兩不相負。言畢，亦投河而死。這田六出數言，說得鐵錚錚的一般，可不是個晉室的忠臣麼？古來還有一人，更爲巧妙，是周大夫之婢。那周大夫仕於周朝，久不回家，他妻子生性極淫，遂與隣人通姦。周大夫一日回來，妻子恐怕事發，與姦夫暗暗計較端正。酒中放了毒藥，要藥死丈夫。教這丫鬢進酒。這丫鬢暗暗的道：若進了這鍾藥酒，便殺了主父。若是對主父說明，便殺了主母。主父主母都是一樣，眉頭一縱，計上心來。一邊進酒，故意失足跌了一交，將這藥酒潑翻在地。周大夫大怒，將這丫鬢笞了數十。妻子見這丫鬢潑翻了酒，其計不成，恐怕漏洩消息，遂因他事要活活笞死，以絕其口。這丫鬢寧可受死，再不肯說出。可憐幾次打得死而復生，畢竟不肯說出。以全主母之情。後來周大夫的兄弟細細得知情繇，將一緣二故對周大夫說了。周大夫遂出了這淫婦，見這丫鬢全忠全孝，要納他爲妾。那丫鬢立意不肯，便要自刎而亡。周大夫遂以厚幣嫁與他人爲妻。噫。



巾幗有男子。衣冠多婦人。

賢哉大夫婢。一說一回春。

列位看官。你道強中更有強中手。丫鬢之中。尚有全忠全孝。頂天立地之人。何況鬚眉男子。可不自立。爲古來丫鬢所笑。話說元朝年間。那時胡人入主中國之後。蒙古種類。盡數散處中國。到處都有元人。又因在中國已久。盡染中國之習。那時杭州有偉兀氏。也是蒙古人。住於城東。其妻忽朮娘子。忽朮娘子身邊有個義女。名爲朵那女。朵那女到了十三歲。忽朮娘子見這朵那女有些氣性。不比尋常這些齷齪不長進的丫鬢。忽朮娘子遂另眼相看。丈夫偉兀郎君有個小廝。叫做剝伶兒。這剝伶兒年十六歲。生得如美婦人一般。偉兀郎君見剝伶兒生得標致。遂爲龍陽之寵。與他在書房裏同眠睡起。曾有瑞鷓鴣詞兒爲證。

分桃斷袖絕嫌疑。翠被紅裊與不乖。洛浦乍陽新燕爾。巫山雲雨左風懷。手攜襄

野便娟合。背抱齊宮婉孌懷。玉樹庭前千載曲。隔江唱罷月籠階。

不說這偉兀郎君寵這剝伶兒。且說這朵那女漸漸長至一十六歲。生得如花似玉。容貌非凡。這剝伶兒見朵那女生得標致。遂起好淫之心。幾番將言語勾引朵那女。朵那女使着刮霜一副臉皮。再也不采。剝伶兒在灶邊撞着了。要强姦朵那女。朵那女大怒。劈頭劈臉。打將過去道。



你這該死的賊囚。瞎了眼。俺可是與你一類之人。瓜皮搭柳樹。你做了春夢。錯走了道兒。千賊囚。萬賊囚。直罵到忽朮娘子面前。那忽朮娘子正腦這剝伶兒奪了寵愛。又因他放肆無禮。叫到面前。將剝伶兒重重打了一百棍。那剝伶兒忿忿在心。要報一箭之仇。日日在偉兀郎君面前。搬嘴弄舌。說是說非。指望偉兀郎君毒打這朵那女一頓。以報前日之仇。偉兀郎君只因拐了剝伶兒。忽朮娘子每每吃醋。今因剝伶兒有了此事。一發不好尋事頭。傷着朵那女。見朵那女果然生得標致。反有幾分看上之心。又見朵那女生性貞烈。不肯與剝伶兒做不長進之事。曉得不是廚房中雜伴瓜和菜之人。倒有心喜歡着朵那女的意思。思量夜間偷偷摸摸。做那前邊的詞兒道。移半夜驚鷺之步。幾度驚惶之事。一日與忽朮娘子同睡。聽得忽朮娘子睡熟。鼾鼾有聲。輕輕偷出被外。走將起來。要去摸那朵那女。世上傳有偷丫鬢十景。說得最妙道。

野狐聽冰。

老僧入定。

金蟬脫殼。

滄浪濯足。

迴龍顧祖。

漁翁撒網。

伯牙撫琴。

啞子廝打。

瞎貓偷雞。

放砲回營。

看官。你道這十景各有次序。始初野狐聽冰者。那比路冬天河水結冰。客商要在冰上行走。先



要看野狐脚踪。方纔依那狐脚而走。萬無一失。蓋野狐之性極疑。一邊在冰上走。將耳細細聽着冰下。若下面稍有嚮聲。便不敢走。所以那偷丫鬢的。先審察妻子睡熟也不睡熟。若果睡熟了。輕輕披衣而起。坐將起來。就如老僧打坐一般。坐了一會。方纔揭開那被。將身子鑽將出來。是名金蟬脫殼。然後坐在床上。將兩足垂下。是名滄浪濯足。滄浪濯足之後。還恐怕妻子忽然睡醒。還要迴轉頭來。探聽消息。是名迴龍顧祖。黑地摸天。用兩手相探而前。如漁翁撒網相似。不知那丫鬢睡在頭東頭西。如伯牙撫琴一般。鑽入丫鬢被內。扯扯拽拽。是名啞子廝打。廝打之後。則瞎猫偷雞。死不放矣。事完而歸。只得假坐於馬桶之上。以出恭爲名。是名放砲回營。話說這夜偉兀郎君要來偷這朵那女。輕輕的走到朵那女睡處。伯牙操琴之後。正要鑽身入朵那女被內。怎知這個朵那女是個魑魅之人。日日不脫衣裳而睡。却又鐵心石腸。不近風流二字。並不要此等之事。若是一個略略知趣的。見家主來光顧。也便逆來順受了。誰料這朵那女是命犯孤辰寡宿的一般。一些趣也不知。偉兀郎君正要做啞子廝打故事。怎當得這朵那女不近道理。却一聲喊叫起來。驚得這偉兀郎君登時退步。急急鑽身上床。忽尢娘子從睡中驚醒。偉兀郎君一場掃興。當時有老儒陳最良一流人。做幾句四書文法取笑道。

偉兀郎君曰。娶妻如之何。甯媚於龜。朵那女曰。其猶穿踰之盜也。與難矣哉。偉兀郎



君曰。鑽穴隙相窺。古之人有行之者。朵那女曰。羞惡之心。如之何其可也。

次日忽朮娘子悄悄審問朵那女道。家主來尋你是好事。別人求之不得。你怎生反叫喊起來。朵那女道。俺心中不願作此等無廉恥之事。況且俺們也是父精母血所生。難道是天上吊下來的。地下長出來的。樹根頭塌出來的。怎生便做不得清清白白的好女人。定要把人做話柄。說是竈腳根頭。燒火凳上。壁角落哩。不長進的齷齪貨。俺定要爭這一口氣便罷。因此忽朮娘子一發喜歡。如同親生之女一般看待。後來偉兀郎君做了荆南太守。與家眷同到任所。這朵那女料理內外。整整有條。忽朮娘子盡數託他。不意偉兀郎君害起一場病來。這朵那女日夜湯藥伏事。頃刻不離。患了一年症候。朵那女辛苦伏事了一年。郎君將死。對忽朮娘子道。朵那女甚是難得。可嫁他一個好丈夫。說畢而死。朵那女日夜痛哭。直哭得吐血。剝伶兒見家主已死。恐主母算計前日之事。又見朵那女一應家事。都是他料理。恐怕在主母面前添言送語。罪責非輕。席捲了些金珠衣飾之類。一道煙走了。忽朮娘子同朵那女扶柩而歸。來於杭州守孝。不在話下。偉兀郎君遺下一雙男女。忽朮娘子炤管自不必說。朵那女又分外愛護。忽朮娘子見朵那女赤胆忠心。並無一毫差錯。遂把土庫鎖匙。盡數交與朵那女炤管。凡是金珠寶貨之類。一點點明交付。那偉兀氏原是大富之家。更兼做了一任荆南太守。連荆南的土地老兒和



地皮。一齊拿將回來。大的小的。粗的精的。盡都入其囊橐之中。便可開一個雜貨店相似。貪官污吏橫行如此。元朝安得不亡。有詩爲證。

荆南太守實賢哉。和細和粗捲得來。

更有荆南老土地。一齊包裹也堪哀。

話說朵那女自從交付鎖匙之後。便睡在土庫門首。再也不離土庫這扇門。一日二更天氣。朵那女聽得牆邊有窸窣窸窣之聲。知是賊人掘牆而進。悄悄走起。招了兩個同伴的丫鬟。除下一扇大門。放在牆洞邊。待那賊人鑽進一半身子。急忙把大門闌將下來。壓在這賊人身上。三個一齊着力。用力緊靠着那門。賊人動揮不得。一連掙了幾掙。竟被壓死。遂稟知主母。將燈火來一炷。認得就是鄰人張打狗。忽尤娘子大驚道。是鄰舍怎生是好。朵那女道。俺有一計。在此叫做自收自放。急忙取出一個大箱子。將這張打狗屍首。放在箱子裏。外用一把鎖。鎖上了。叫兩個小廝。悄悄把這個箱子。擡到張打狗門首。輕輕把他的門敲了幾下。竟自回家。悄悄閉門而睡。再不做聲。那張打狗的妻子。名爲狗婆。見門前敲門。知得是狗公回來。開門而瞧。不見狗公。只見一個大箱在門首。知是狗公所偷之物。覺得肥膩。急忙用力。就像母夜叉孫二娘抱武松的一般。拖扯而進。悄悄放在床下。過了兩日。不見狗公回家。心裏有些疑心。打開箱子。



來一瞧。見是狗公屍首。吃了一驚。不敢聲張。只得叫狗夥計。悄悄扛到山中燒化了。果是有智婦人。賽過男子。有詩爲證。

朵那膽量實堪誇。

計賽陳平力有加。

若秉兵權持大纛。

紅旗女將敢爭差。

話說朵那女用計除了此賊。連地方都得甯靜。此計真神鬼不知。做得伶伶俐俐。忽朮娘子愈嘆其奇。後來忽朮娘子因苦痛丈夫。害了一場怯弱之病。接了許多醫人。再也醫不好。那些醫人並無天理之心。見那個醫人醫好了幾分。這個人走將來。便說那個醫人。許多用藥不是之處。要自己一鼓而擒之。都將來塞在荷包裏。見那個人用煖藥。他偏用寒藥。見那人用平藥。他偏用虎狼藥。不管病人死活。只要自己趁銀子。偉兀氏原是大富鄉宦之家。凡是醫人。無不垂涎。見他家來接。不勝欣幸之至。初始一個姓趙的來醫道。我如今好造房子了。又是一個姓錢的道。我如今好婚男了。又是一個姓孫的道。我如今好嫁女了。又是一個姓李的道。我如今有棺材本了。溫涼寒燥濕的藥。一併並用。望聞問切一毫不知。君臣佐使全然不曉。王叔和的脈訣。也不知是怎麼樣的。就是陳最良將詩經來。接方用藥。既見君子。云胡不瘳。之子於歸。言抹其口等方也。全然不解。將這個忽朮娘子。弄得七顛八倒。一絲兩氣。漸漸危篤。這朵那女



雖然聰明能事。却不曾讀得女科聖惠方。勉強假克醫人不得。見病勢漸危。無可奈何。只得焚一炷香。禱告天地。剪下一塊股肉下來。煎湯與娘子吃。那娘子已是幾日湯水不下咽。吃了這湯覺得有味。漸漸迴生。果是誠心所感。有詩爲證。

只見孝子割股。那會義女割肉。

朵那直恁忠心。一片精誠禱祝。

話說這朵那女割股煎湯。救好了主母。並不在主母面前露一亮影響。連忽朮娘子也還只道是醫藥之效。用千金厚禮。謝了趙錢孫李四個醫人。那趙錢孫李得了厚禮。自以爲醫道之妙。揚揚得意。自不必說。不覺光陰似箭。捫指間三年孝滿。除靈。忽朮娘子念郎君臨死之言。不可違背。那時朵那女已是二十三歲了。遂叫一個媒婆來。要與朵那女說親。嫁他一個好丈夫。雖然朵那女在家料理有餘。只當擎天的碧玉柱一般。忽朮娘子甚是不捨得嫁他出去。爭奈這朵那女是個古怪之人。料得當日家主偷偷摸摸。尙且不肯承當。何況肯爲以下之人。只當親生女兒一般。嫁他一個有體面的人去。正要叫人去尋媒婆來與他議親。朵那女得知了。堅執不要道。俺生爲偉兀氏家中之人。死爲偉兀氏家中之鬼。斷不要嫁丈夫。況且家主已死。只得主母一人在家。正好陪伴終身。伏事主母。俺怎好拋撇而去。生則與主母同生。死則與主



母同死。罰誓一生一世不願出嫁丈夫。忽朮娘子道：你既有主母之心，不願出嫁，我尋一個女婿入贅在家可好？朵那女咬住牙管，搖得頭落，只是不要丈夫。忽朮娘子大笑道：世上那里有終身不願嫁丈夫的？俺眼裏沒有見。你休得說這話，誤了你終身大事。從來道：男大須婚，女大須嫁。這是中國的孔夫子制定之禮。況且那石二姐是個石女兒，他的母親還說道：是人家有個上和下睦，偏你石二姐沒個夫唱婦隨，少不得也請了個有口齒的媒人信使可復。許了個大鼻子的女婿，器欲難量。前日你不願隨你家主，想是你見他鼻子不大，心裏有輕薄之意。俺如今不免尋一個大大鼻子，就像回回國裏來的，與你作個對兒便罷。朵那女堅執不願。忽朮娘子道：你休得口硬心腸軟，一時失口，明日難守青春。一時變卦，猛可里要尋丈夫起來。俺急地沒處尋個大鼻頭與你作對，說罷大笑不住。此事傳聞開去，有人做隻曲兒嘲笑道：

朵那女生性偏，怎生不結丈夫緣。莫不是石二姐，行不得方和便。故意是女將男換，若果是有那件的東西也。這烈火乾柴，怎地瞞。

話說朵那女立定主意，斷然不要丈夫。那年二十五歲，是至正壬辰年。杭州潮水不波，昔宋末海潮不波而宋亡，元末海潮不波而元亡。蓋杭州是開潮，不開是其大變也。那時元朝君臣安於淫佚昏亂，全憑賄賂，衙門人役爲主，官也分，吏也分，四方冤苦，民情不得上聞，以致紅



巾賊起。殺人如麻。都以白蓮教唱亂。斬黃徐壽輝的賊黨。率領數千人。攻破了昱嶺關。直殺到餘杭縣。七月初十日。杭州承平日久。一毫武備俱無。怎生抵敵。兼城中人都無數日之糧。先自鼎沸起來。被賊人乘機攻破了杭州城。賊將一支兵屯於明慶寺。一支兵屯於北關門妙行寺。假稱彌勒佛出世。眩惑衆人。三平章定定。逃往嘉興。郎中脫脫。逃往江南。獨有浙省參政樊執敬。投於天水橋而死。寶哥與妻子同投於西湖而死。賊兵搶掠府庫。金帛一空。杭州城中鼎沸。其禍甚是慘酷。劉伯溫先生有悲杭城歌爲證。

觀音渡口天狗落。北關門外塵沙惡。

健兒披髮走如風。女哭男啼撼城郭。

憶昔江頭十五州。錢塘富庶稱第一。

高門畫戟擁雄藩。艷舞清歌樂終日。

割羶進酒皆俊郎。呵叱閑人氣驕逸。

一朝奔迸各西東。玉斝金杯散蓬蓽。

清都太微天聽高。虎略龍韜緘石室。

長風夜吹血腥入。吳山浙河慘蕭瑟。



城上陣雲凝不飛。獨客無聲淚交溢。

話說那亂賊殺入杭州城。沿家搶擄過去。搶到偉兀氏家中。忽朮娘子正要逃走。恰被亂賊一把拏住。背剪地綁在庭柱上。將那雪花也似鋼刀。放在忽朮娘子項頸之上。只待下刀。合家丫鬘小廝都驚得魂不附體。四散逃走。內中閃出那個鐵錚錚不怕死的朵那女。趕上前。一把抱住主母身體。願以身代主母之死。果是

歲寒知松柏。國亂顯忠臣。

朵那女口口聲聲。對那亂賊道。將軍到此。不過是要錢財。何苦殺人。家中寶貝珠玉。盡是俺家掌管。主母一毫不知。將軍若赦主母之死。俺領將軍到庫中。將金珠寶玉。盡數獻與將軍。那些亂賊都一齊道。講得有理。講得有理。把忽朮娘子即忙解了繩索。押着朵那女。朵那女領了亂賊到於庫中。將金珠寶玉。任憑亂賊搬搶。那些亂賊一邊搬搶。又有數人見朵那女生得標致。要奸淫朵那女。朵那女就奪過一把刀來。對亂賊大罵道。俺主貴爲荆南太爺。我罰誓不嫁丈夫。不適他姓。以盡俺一生忠孝之心。况你是何等樣人。俺肯從你。甯可自死。決不受辱。說罷。便將刀要自刎。亂賊驚異。又因得了重寶。遂放捨而去。亂賊出得門。朵那女涕泣跪告主母道。一庫寶貨。都教俺管。爲救主母。只得棄了財寶。以救主母之命。俺既失了財寶。負了主母教俺掌



管之意。俺有何面目活在世上。斷然今日要死了。忽朮娘子大叫道。物輕人重。怎生要死。急急要奪住他的刀。說時遲。那時快。朵那女遂一刀自刎而死矣。鮮血淋漓。喉管俱斷。主母撫屍大哭不住。只得將好棺木盛殮。忽朮娘子因吃了驚。又見朵那女殉節而亡。沒了這個心腹之人。好生痛苦。哭了一月。那怯弱病復發。遂吐血而亡。家中就將朵那女合葬於一處。義女殉節。他何曾讀四書上虎兇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這兩句來。不知不覺率性而行。做將出來。掀天揭地。真千古罕見之事。強是如今假讀書之人。受了朝廷大俸大祿。不肯仗節死難。做了負義賊臣。留與千古唾罵。看了這篇傳。豈不差死。當時有詩一首。單贊此女妙處。

誰讀玄黃字。能知理道深。

守財殉死節。割股籲天心。

頸擗菘弘血。心同伯氏箴。

千秋應未隕。豈與俗浮沉。



西湖二集 卷之二十

巧妓佐夫成名

野狐變幻及姦臣。亦有銜冤墮落身。

謫降神仙并古佛。就中人品不同倫。

話說妓女之中。人品儘自不同。不可一律而論。第一句野狐變幻及姦臣。那野狐變幻。是李師師。就是宋徽宗與他相好的。李師師是汴京名妓。容貌非常豔麗。果然是宋宮中三千粉黛。八百嬌娥。也比他不得標致。秦少游曾有贈李師師的詞兒道。看遍潁川花。不似師師好。此詞傳播于宮禁之中。因此徽宗動念。不是從地道裏走將出來。就是載李師師進宮。與他日逐盤桓淫戲。徽宗最喜道教。敬重一個道士林靈素。精通道法。能知天上地下。神仙鬼魅之事。一日雪天在宮中與徽宗同在火爐邊向火。林靈素忽然聞得一陣異香襲人。驚起向空作禮道。天上九華玉真仙子過。少頃之間。却是安妃走來。停了一會。林靈素聞得一陣狐臊臭。大驚道。怎麼宮中有野狐精。急起搜索。少頃之間。却是李師師走來。林靈素大罵道。怎生野狐精。敢大



膽在宮中作怪。急忙取火爐中鐵火箸。要把李師師刺死。徽宗慌張急忙抱住。不容下手。後來人方知李師師是野狐精。所以能媚人如此。所謂野狐變幻者此也。惠州曾有一個娼女。被天雷震死。身上有朱書一行字道。李林甫以毒虐弄權。帝命震死。七世爲牛。九世娼。所謂姦臣者此也。第二句亦有銜冤墮落身。那銜冤的是玉通長老。在臨安竹林峰水月寺脩行二十年。且是至誠。柳府尹只因玉通不來參謁。心中着惱。暗暗叫營妓紅蓮。假粧寡婦。清明祭掃。捱進水月寺。要他坦腹磨臍。那玉通生平不曾見此物之面。怎生硬熬得住。霎時間不覺磨出那好事來。柳府尹做首詩來嘲笑道。

水月禪師號玉通。十年不下竹林峰。

可憐數點菩提水。傾入紅蓮兩瓣中。

玉通見了甚羞甚恨道。我好端端在此脩行。何苦設計賺我。却怎生曉得他過。遂寫八句偈道。

自入禪門無掛礙。五十三年心自在。

只因一點念頭差。犯了如來淫色戒。

你使紅蓮破我戒。我欠紅蓮一宿債。

我身德行被你虧。你家門風被我壞。



寫罷。遂翻一個筋斗。投入柳府尹渾家胞內。做個女兒。長大爲娼。就名柳翠。居于抱劍營。但一靈不迷。性好佛法。極喜施捨。造橋萬松嶺下。名柳翠橋。鑿井營中。名柳翠井。感得道兄臯亭山月明和尚。爲說佛法因果。本來面目。柳翠言下大悟。遂沐浴端坐而化。歸骨臯亭山。所謂銜冤者此也。宋時有個妓女。聰明無比。名滿長安。日中時時出青蓮花之香。學士歐陽脩道。這女人前世。定是誦法華經之人。只因一念之差。誤落風塵。那誦法華經者。口中方吐青蓮花香。特召這個妓女來問道。你會誦法華經否。妓女道。不會誦。歐陽脩遂取了一部法華經。與他誦。誦過一遍之後。就背得出來。果像平日慣誦之人。但投胎之時。一點色情不斷。誤墮風塵。所謂墮落者此也。那謫降神仙。是唐時妓女曹文姬。工于翰墨。爲關中第一。號爲書仙。凡來求伉儷者。先報詩一首。以待其自擇。那投詩之人。堆山積海而來。文姬只是不理。岷江有任生者。投首詩道。

玉皇殿上掌書仙。一點塵心謫九天。

莫怪濃香薰膩骨。霞衣曾惹御爐烟。

文姬得詩大喜道。爲他知我來歷。遂結爲夫妻。五年後。因歌送春詩。乃對任生道。妾本上界司書仙。以情愛謫居人世。今當升天。子宜偕行。遂見朱衣吏。持玉版而至。道。李長吉才子。新撰白



玉樓記。召汝書碑。任生方悟。文姬為天上仙女。遂同拜命。舉步騰雲而去。世因名此地為升仙里。那古佛是唐朝慶曆年間。延州一個女妓。專與無賴貧窮之人交合。不接錢鈔。如此幾年而死。後來一個西域僧。繞墓禮拜。眾人都笑道。這是淫娼。怎生禮拜。西域僧道。此是捨身菩薩化身。因見貧窮無賴之人無力娶妻。無錢得嫖。所以化身為娼。以濟貧人之欲。說罷。掘出骨頭來看。果是一具黃金鎖子骨。節節勾連。眾人大驚。遂建塔設齋。極其弘麗。看官。你道妓女之中。種種不同如此。唐宋元都有官妓。我國初洪武爺時。也有官妓。共建十六樓于南京。

來賓。	重譯。	清江。	石城。	鶴鳴。	醉仙。
樂民。	集賢。	謳歌。	鼓腹。	輕烟。	淡粉。
梅妍。	翠柳。	南市。	北市。		

只因後來百官退朝之暇。都集于妓家。牙牌纍纍。懸于窗榻。終日誼譁。政事廢弛。因此庶吉士解縉奏道。官妓非人道所為。在禁絕之後。都御史顧佐。特上一疏。從此革去官妓。在娼妓之中。從來有能事之人。有男子做不來的。他偏做得。話說嘉靖年間。京師有個女妓。名曰。與口西。戴綸相好。這戴綸後為京營參將。因與咸甯侯往來。帶累犯在獄中。將問成死罪。戴綸自分必死。況且家鄉有數千里之遠。若不死在刀下。少不得要死在獄中。遂取出囊中三千餘金。付與



邵金寶道。俺今下獄。生死不可知。你若有念俺之情。可將此三千金供給。我以盡俺生前之命。罷。邵金寶大哭。遂收了這三千金。暗暗計較道。若只把這三千金將來供給。有何相干。須要救得他性命出。方纔有益。遂先把些銀子。討了幾個標致粉頭。將來賺錢。看見財主之人。便叫粉頭用計。大塊起發他的錢財。將來送與當事有勢力之人。凡是管得着戴綸。并審問定罪之人。都將金銀財寶。買囑其心。并左右前後獄中之人。要錢財的。送與錢財。要酒食的。贈以酒食。並無一毫吝惜之心。只要救得戴綸性命。若到審問之時。邵金寶不顧性命。隨你怎麼鞭撻交下。他也再不走開一步。情願與戴綸同死同生。一邊獄中供給戴綸。再無缺乏。一邊用金銀買上買下。交通關節。直到十年。方纔救得戴綸性命。漸漸減輕罪犯。復補建昌游擊。邵金寶還剩得有四千多金。比十年前還多一千。盡數交與戴綸。那戴綸的妻子。聽得邵金寶救出丈夫性命。仍做游擊將軍。好生感激。從家中來探望丈夫。請邵金寶坐在上面。叫左右丫鬢攙扶住了。不容邵金寶回禮。當下推金山。倒玉柱。拜了八拜。對丈夫痛哭道。丈夫受難。妾身有病。不能力救。今邵氏替我救得。妾身甚是慚愧。怎生報得邵氏之恩。你當同邵氏到任所而去。妾自回歸。遂大哭而去。邵氏再三挽留不得。戴綸遂與邵金寶同到任所。看官。你道這樣一個妓女。難道不是古來一個義俠麼。有詩爲證。



解紛排難有侯嬴。金寶相傳義俠聲。

若使男兒能似此。史遷端的著高名。

這邵金寶不是西湖上人。話說西湖當日。也有一個妓女。與邵金寶一樣有手段之人。出在宋高宗紹興年間。高宗南渡而來。粧點得西湖如花似錦。因帝王在此建都。四方商賈。無不輻輳。一時瓦子勾欄之盛。殆不可言。內中單表一人。曹妙哥。是個女中丈夫。真拳頭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馬。年登二十五歲。最喜看那汴國李夫人傳。道這李亞仙真有手段。那鄭元和失身落局。打了蓮花落。已到那無可奈何之地。他却扶持丈夫起來。做了廷對第一人。若不是李亞仙激勵。那鄭元和准准做了卑田院乞兒。一床草薦便是他終身結果之場了。果是有智婦人。勝如男子。這樣一個人。可不與我們爭氣。我若明日學得他。也不枉了做人一場。自此之後。常存此念。有個吳爾知。是汴京人。來臨安做太學生。與曹妙哥相處了幾晚。曹妙哥見這人。是個至誠的君子。不是虛花浮浪的小人。倒有心看上了他。爭奈這吳爾知是個窮酸。手裏甚是不濟。偶然高興走來幾晚。後便來不得了。曹妙哥心中甚是記念。叫招財去接了兩次。吳爾知手頭無物。再不敢上曹妙哥之門。三月初一日。曹妙哥一乘轎子。擡到上天竺進香。進香已畢。跨出山門。恰好吳爾知同兩三個朋友。在那裏遊戲。曹妙哥就招吳爾知過來。約定明日准來說罷。



曹妙哥自回。次日吳爾知本不要去。因見曹妙哥親自約定日子。只得走到他家。曹妙哥出來見了道。你怎生這般難請。莫不是有甚麼怪我來。曹妙哥是個聰明之人。早已猜勾八分。吳爾知道。沒有工夫走得。曹妙哥道。沒有工夫。却怎生又有工夫到天竺閑戲。你不必瞞我。我早已猜定了。總是客邊缺少盤費。恐到我這裏要壞錢鈔。所以不來。我要別人的錢鈔。斷不要你的錢鈔。銀子也要看幾等要。難道一概施行。我知你是窘乏之人。不必藏頭露尾。你自今以後。竟在我這裏作寓。不要到廈處去。省得自己起鍋動灶。多費盤纏。吳爾知被曹妙哥說着海底眼。又有這一段美意。便眉花眼笑起來。從這日起。就住于曹妙哥處。曹妙哥道。你可曾娶妻。吳爾知道。家寒那得錢來娶妻。曹妙哥道。你這般貧窮。怎生度日。你可有甚麼技藝來。吳爾知道。我會得賭。喝紅叫綠。頗是在行。曹妙哥道。這便有計了。你既會得賭。我做個圈套在此。不免叫幾個慣在行之人。與你做成一路。勾引那少年財主子弟。少年財主子弟。全不知民間疾苦。撒漫使錢。還有那貪官污吏。做害民賊。刻剝小民的金銀。千百萬兩家私。都從那夾棍拶子。竹片枷鎖。終日敲打上來的。豈能安享受用。定然生出不消子孫。嫖賭敗蕩。還有那衙門中人。舞文弄法。狐假虎威。嚇詐民財。逼人賣兒賣女。活嚼小民。還有那飛天光棍。粧成圈套。坑陷人命。無惡不作。積攢金銀。此等之人。決有報應。冤魂纏身。定生好嫖好賭的子孫。敗蕩家私。如湯澆雪。



一般費用。空裏得來巧裏去。就是我們不贏他的。少不得有人贏他的。杭州俗語道。落得拾蠻子的用。若有人來落場時。你休得說出真名姓。今日改姓張。明日改姓李。後日改姓錢。如此變幻。別人便識你不出。我將本錢與你。專看勢頭。若是骰子興旺。便出大注。若是那人得了彩頭。先前贏去。須要讓他着實贏過。待後衆人一齊下手。管取一股而擒之。你若積攢得來。以爲日後功名之資。何如。吳爾知喜從天降。便拍手叫道。精哉此計。吾當依計而行。曹妙哥便去招那十個慣賭之人。來與吳爾知結爲相知之契。那十個人。都有渾名。

白贏全。

金來湊。

趙一果。

伍萬零。

到我家。

屈殺你。

嚙得牢。

王無敵。

宋五星。

鎖不放。

話說這曹妙哥畫出此計。把這十個人與吳爾知八拜爲交。從此爲始。招集那些少年財主子弟。貪官污吏子孫。做成圈套局賭。那吳爾知原是賭博在行之人。盆口精熟。又添了這十個好弟兄相幫。好不如意。看官。你道那些慣賭之人。見一個新落場不在行的財主。打個暗號。稱他爲酒。道有一鍾酒在此。可來吃。大家都一闕而來。吃這鍾酒。定要把這一鍾酒。飲得告乾。千歲。一覆無滴。方纔罷休。那怕千錢萬貫。一入此場。斷無迴剩之理。定要做四書上一句道是。回也其庶乎。屢空二字。這一干人。真是拆人家的太歲凶神。奉勸世人。豈可親近。曾有賭博經。



爲證。

賭博場中以氣爲主。要看盈虛消息之理。必熟背孤擊虛之情。三紅底下有鬼。斷要那移。劈頭就擲四開。終須變幻。世無長勝之理。鏖戰久而必輸。我有吞彼之氣。屢取贏而退步。啣紅夾綠。須要手快眼明。大面狹骰。定乘戰酣人倦。色旺急乘機而進。少挫當謹守以熬。故知止便爾無輸。苟貪多則戰自敗。若識盆中巧妙。定然一擲千金。話說吳爾知得了這幾個幫手。賺了許多錢鈔。數年之間。何止三五千金。連幫手也賺了若干銀子。只吃虧了那些少年子弟。曹妙哥見積攢了這許多銀子。便笑對吳爾知道。我當日道。若積攢得錢來。以爲日後功名之資。吳爾知道。我這無名下將。胸中文學。只得平常。西遊記中豬八戒道得好。斯文斯文。肚裏空空。我這空空之肚。只好假粧斯文體面。戴頂巾子。穿件盛服。假搖假擺。將就哄人過日。原是一塊精銅白鐵的假銀。沒有什麼程色。若到火上一燒。便就露出馬脚。怎生取得功名二字。曹妙哥道。你這秀才好傻。那牡丹亭記說得好。韓子才雖是香火秀才。恰也有些談吐。你怎麼滅自己的威風。你只道世上都是真的。不知世大半上多是假的。我自十三歲梳籠之後。今年二十五歲。共是十三個年頭。經過了多少舉人進士戴紗帽的官人。其中有得幾個真正飽學秀才。大通文理之人。若是文人才子一發稀少。大概都是七上



八下之人。文理中平之士。還有若干一竅不通之人。盡都僥倖中了舉人進士而去。享榮華受富貴。實有大通文理之人。學貫五經。才高七步。自恃有才。不肯屈志于人。好高使氣。不肯去營求鑽刺。反受饑寒寂寞之苦。到底不能成其一官。從來說。一日賣得三擔假。三日賣不得一擔真。況且如今試官。若像周丞相取那黃崇嘏做狀元。這樣的眼睛沒了。那牡丹亭記上道。苗舜欽做試官。那眼睛是碧珠琉璃做的眼睛。若是見了明珠異寶。便就眼中出火。若是見了文章。眼裏從來沒有。怎生能辨得真假。所以一味糊塗。七顛八倒。昏頭昏腦。好的看做不好。不好的反看做好。臨安謠言道。有錢進士。沒眼試官。這是真話。如今又是秦檜當權。正是昏天黑地之時。天理人心四字。一字也通沒有。你只看岳爺爺。這般盡忠報國。赤膽包天。忠心貫日。南征北討。費了多少辛苦。被秦檜拏去風波亭。輕輕斷送了性命。連一家都死於非命。誰怕你那裏去叫了屈來。又不曾見半天裏一個霹靂把秦檜來打死了。如今世道有什麼清頭。有什麼是非。俗語道。混濁不分鱧共鯉。當今賄賂公行。通同作弊。真個是有錢通神。只是有了孔方兄三字。天下通行。管甚有理沒理。有才沒才。你若有了錢財。沒理的變做有理。沒才的翻作有才。就是柳盜跖那般行徑。李林甫那般心腸。若是行了百十貫錢鈔。准准說他好如孔聖人。高過孟夫子。定要保舉他。爲德行的班頭。賢良方正的第一哩。世道至此。豈不可嘆。你雖讀孔聖之書。那



孔聖二字。全然用他不着。隨你有意思之人。讀盡古今之書。識盡聖賢之事。不通時務。不會得  
姦盜詐偽。不過做個坐老齋頭。衫襟沒了後頭之腐儒而已。濟得甚事。你可曾曉得近來一個  
故事麼。吳爾知道。咱通不知道。曹妙哥道。近日有一個相士與一個算命的。并一個裁縫。三人  
會做一處。共說如今世道變幻。難以賺錢。只好回家去。這兩個問這相士道。你相面並不費錢。  
儘可度日。怎麼要回去。相士道。我先前在臨安。相法十不差一。如今世道不同。叫做時時變。局  
局遷。相十個。倒走了九個。這兩個道。怎生走了九個。相士道。昔人方頭大面者。決貴。今方頭大  
面之人。不肯鑽刺。反受寂寞。只有尖頭尖嘴之人。他肯鑽刺。所以反貴。那個算命的也道。昔人  
以五行八字定貴賤。如今世上之人。只是一味財旺生官。所以我的說話。竟不靈驗。那個裁縫  
匠道。昔人料衣因時制宜。如今都不像當日了。卽如細葛本不當用裏。他反要用裏。縐紗決要  
用裏。他偏不肯用裏。有理的變做無理。無理的變做有理。叫我怎生度日。據這三個人看將起  
來。世道都是如此。況且如今世上戴紗帽的人。分外要錢。若像當日包龍圖這樣的官。料得沒  
有。就是有幾個正氣的。也不能勾得徹底澄清。若除出了幾個好的之外。賊官污吏。不一而足。  
衣冠之中。盜賊頗多。終日在錢眼裏過日。若見了一個錢字。便身子軟做一堆兒。連一掙也掙  
不起。就像我們門戶人家。老媽媽一般行徑。千奇百怪。起發人的錢財。有了錢。便眉花眼笑。沒



了錢。便骨董了這張嘴。世上大頭巾人。多則如此。所以如今孔聖二字。盡數置之高閣。若依那三十年前古法而行。一些也行不去。只要有錢事事都好做。有邯鄲記曲爲證。

有家兄打圓就方。非奴家數白論黃。少了他啊。紫閣金門路渺茫。上天梯有了他氣長。從來道家兄。極講行止。若把金珠引動朝貴。那文章便字字珠玉矣。此時真是錢神有主。文運不靈之時。我如今先教你個打牆脚之法。吳爾知道。咱汴梁人氏。並不知道杭州的市語。怎生叫做打牆脚之法。曹妙哥道。譬如打牆。先把牆脚打得牢實端正。後方加上泥土磚瓦。這牆便不傾倒。如今你素無文名。若驟然中了一個進士。畢竟有人議論包彈着你。你可密請一個大意思之人。做成詩文。將來粧在自己姓名之下。求個有名目的文人才子。做他幾篇好序。在於前面。不免稱之贊之。表之揚之。刻成書板。印將出去。或是送人。或是發賣。結交天下有名之人。併一應戴紗帽的官人。將此詩文爲進見之資。若是見了人。一味謙恭。只是閉着那張鳥嘴。不要多說多道。露出馬脚。誰來考你一篇二篇文字。說你是個不通之人。等出了名之後。明日就是通了關節。中其進士。知道你是個文理大通之人。也沒人來議論包彈你了。你只看如今黃榜進士。不過窗下讀了這兩篇臭爛括帖文字。將來胡遮亂遮。敷衍成文。遇着彩頭。僥倖成名。脫白掛綠。人人自以爲才子。個個說我是文人。大搖大擺。誰人敢批點他不濟二字來。吳爾



知聽了這一篇話。如夢初醒。拍手大叫道。精哉此計。即便依計而行。

妙哥果妙哥。爾知真爾知。

話說吳爾知自得此法之後。凡是有名之士。來到臨安科舉。或是觀風玩景。來遊西湖之人。吳爾知即時往拜。請以酒餚。送以詩文。臨行之時。又有贐禮奉贈。那些窮秀才。眼孔甚小。見吳爾知如此殷懃禮貌。人人稱贊。個個傳揚。他又於烏紗象簡。勢官顯宦之處。掇臀奉屁。無所不至。因此名滿天下。都墮其術中而不悟。但見

目中僅識得趙錢孫李。胸內唯知有天地玄黃。借他人之詩文。張冠李戴。誇自己之名姓。吾著爾聞。終日送往迎來。驛丞官乃其班輩。一味肆筵設席。光祿寺是其弟兄。翻縉紳之名。則曰某貴某賤。考時流之目。且云誰弱誰強。聞名士笑臉而迎。拜官人掬躬而進。果是文理直恁居人後。鑽刺應推第一先。

話說秦檜有個門客曹泳。是秦檜心腹。官爲戶部侍郎。看官。你道曹泳怎生遭際秦檜。做到戶部侍郎。那曹泳始初是個監黃巖酒稅的官兒。任滿到部注闕上省。秦檜押勅。見曹泳姓名大驚。即時召見。細細看了一遍道。公乃檜之恩人也。曹泳再三思想不起。不知所答。秦檜又道。汝忘之耶。曹泳道。昏愚之甚。實不省在何處曾遭遇太師。秦檜自走入室內。少頃之間。袖中



取出小小冊子。與曹泳觀看。首尾不記他事。但中間有字一行道。某年月日。得某人錢五千。曹泳秀才絹二疋。曹泳看了。方纔想得起。原先秦檜未遇之時。甚是貧窮。曾做鄉學先生。鬱鬱不得志。做首詩道。

若得水田三百畝。這番不做猴獼王。

後來失了鄉館。連這猴獼王也做不成了。遂到處借貸。曾於一富家借錢。富家贈五千幾。秦檜要再求加。富家不肯。那時曹泳在這富家也做鄉學先生。見秦檜貧窮。借錢未足。遂探囊中得二疋絹贈道。此吾束修之餘也。今舉以贈子。秦檜別後。竟不相聞。後來秦檜當國。威震天下。只道另有一個秦丞相。不意就是前番這個秦秀才也。曹泳方纔說道。不意太師乃能記憶微賤如此。秦檜道。公真長者。厚德久不報。若非今日。幾乎相忘。因而接入中堂。款以酒食。極其隆重。次日教他上書改易文資。日陞月轉。不上三年之間。做到戶部侍郎。知臨安府。那時曹泳爲入幕之賓。說的就靈。道的就聽。凡丞相府一應事務。無不關白。曹泳門下。又有一個陸士規。是曹泳的心腹。或是關節。或是要坑陷的人。陸士規三言兩語。曹泳盡聽。那時曹妙哥已討了兩個粉頭接脚。自己洗乾身子。與吳爾知做夫妻。養那夫人之體。一日陸士規。可可的來曹妙哥家。嫖他的粉頭。曹妙哥暗暗計較道。吳爾知這功名。准要在這個人身上。遂極意奉承。自己費數



百金在陸士規身上。凡陸士規要的東西，百依百隨，也不等他出口。凡事多先意而迎。陸士規感激無比。曹妙哥却又一無所求，再不開口。陸士規甚是過意不去。一日曹妙哥將吳爾知前日所刻詩文，送與陸士規看。陸士規久聞其名，因而極口稱贊。曹妙哥道：「這人做得舉人進士，否？陸士規道：「怎生做不得？高中無疑。」曹妙哥道：「實不相瞞，這是我的相知，不識貴人可能提挈得他否？」陸士規日常裏受了曹妙哥的恭敬，無處可酬，見是他的相知，卽忙應承道：「卑人可以預力，但須一見曹侍郎，待我將此詩文送與曹侍郎看，功名自然垂手。」曹妙哥就叫吳爾知來當面拜了陸士規。陸士規就領吳爾知去參見曹侍郎。先送明珠異寶、金銀彩幣共數千金，爲贊見之禮。曹泳收了禮，出見陸士規，遂稱贊他許多好處。送詩文看了，曹泳便極口稱贊吳爾知的詩文，遂暗暗應允，就分付知貢舉的官兒，與了他一個關節。辛酉壬戌，連捷登了進士。與秦檜兒子秦熿、姪秦昌齡，做了同榜進士。那時曹泳要中秦檜的子姪，恐人議論，原要收拾些有名的人才，于同榜之中，以示公道無私。科舉得人之意，適值陸士規薦這個宿有文名的人來，正中曹泳之意。那秦檜又說曹泳得人，彼此稱贊不盡。看官，你道這妓女好巧，一個爛不濟的秀才，千方百計，使費金銀，買名刻集，騙了世上的人，便交通關節，白拐了一個黃榜進士，在于身上，可不是千古絕奇絕怪之事麼？吳爾知遂把登科錄上刊了曹氏之名，有



詩爲證。

十載寒窗未辛苦。九衢賭博作生涯。八字生來憑財旺。建安七子未爲嘉。六月鵬搏雌風盛。身跨五馬極豪華。四德更宜添智巧。三星准擬炤琵琶。二人同心營金榜。一天好事到烏紗。

話說吳爾知登了進士。選了伏羌縣尉。曹妙哥同到任所而去。轉眼間將近三年之期。乙丑春天。怎知路上行人人口似碑。有人因見前次中了秦檜的子姪。心下不服。因搬演戲文中。扮出兩個士子。推論今年知貢舉的。該是那個。一個人開口道。今年必是彭越。一個人道。怎生見得是彭越。這個人道。上科試官是韓信。信與彭越是一等人。所以知今歲是彭越。那一個人道。上科壬戌試官。何曾是韓信。這個人道。上科試官。若不是韓信。如何取得三秦。衆人大驚。後來秦檜聞知大怒。將這一干人。并在座飲酒之人。盡數置之死地。遂起大獄。殺戮忠良。不計其數。凡是有譏議他的。不是刀下死。就是獄中亡。輕則刺配遠惡軍州。斷送性命。秦檜之勢愈大。遂起不臣之心。秦檜主持于內。曹泳奉行在外。其勢驚天動地。那時吳爾知已經轉官。曹妙哥見事勢漸漸有些不妥。恐日後有事累及。對丈夫道。你本是個爛不濟的秀才。我勉強用計扶持。瞞心昧己。騙了天下人的眼目。僥倖戴了這頂烏紗。天下那裏得有可以長久僥倖之事。日久



必要敗露。況且以金銀買通關節。中舉中進士。此是莫大之罪。明有人非。陰有鬼責。犯天地之大忌。冒鬼神之嗔恨。冥冥之中。定要折福折壽。如今秦相之勢。驚天動地。殺戮忠良。罪大惡極。明日必有大禍。況你出身在于曹泳門下。日後冰山之勢一倒。受累非輕。古人見機而作。不如休了這官。埋名隱姓。匿于他州外府。可免此難。休得戀這一官。明日爲他受害。吳爾知如夢初醒。拍手大叫道。賢哉吾妻。精哉此計。即便依計而行。假托有病。出了致仕文書。辭了上官。遂同夫人。費了些金銀細軟之物。改名換姓。就如范蠡載西子遊五湖的光景。隱于他州外府。終身竟不知去向。果然秦檜末年。連高宗也在他掌握之中。奈何他不得。幸而岳爺爺有靈。把秦檜陰魂勾去。用鐵火箸插於脊骨之間。烈火燒其背。遂患背疽。如火一般熱。如盤子一般大。爛見肺腑。甚是危篤。曹泳却又畫一計策。待高宗來視病之時。出一笥子。要把兒子秦熹代職。笥子寫得端正。高宗來相府視病。秦檜被岳爺爺拏去。已不能言語。但於懷中取出笥子。要把兒子秦熹代職。高宗看了。嘿然無言。出了府門。呼幹辦府事之人問道。這笥子誰人所爲。幹辦府事之人答道。是曹泳。秦檜死後。高宗遂把曹泳勒停安置新州。陸士規置之死地。若當日曹妙哥不知機。吳爾知之禍。斷難免矣。曾有古風一首。單道這婦人好處。

世道歪斜不可當。金銀聲價勝文章。



開元通寶真能事。  
變亂陰陽反故常。  
賭博得財稱才子。  
亂洒珠璣到處揚。  
懸知朝野公行賄。  
不惜金銀成斗量。  
曹泳得賄通關節。  
謬說文章籌策良。  
一日白丁列金榜。  
三秦公子姓名張。  
平康女士知機者。  
常恐冰山羅禍殃。  
掛冠神武更名去。  
誰問世道變滄桑。



西湖二集

卷之二十一

假隣女誕生貴子

古塚狐口妖口口。

化爲婦人顏色好。

頭變雲鬢面變粧。

大尾曳作長紅裳。

徐徐行傍荒村路。

日欲暮時人靜處。

或歌或舞或悲啼。

翠眉不舉花顏低。

忽然一笑千萬態。

見者十人八九迷。

這首詩是白樂天古塚狐歌。說古塚的妖狐變作美貌婦人。眩惑男子。其禍不可勝言。看官。你道狐怎麼能變幻惑人。此物原是古時淫婦人所化。其名紫紫。化而爲狐。亦自稱阿紫。在山谷之中。吸日月精華之氣。夜中擊尾出火。便就能成精作怪。在地下拾起死人髑髏。頂在頭上。望北斗禮拜。若髑髏不墜。便化形爲美婦人。採草葉以爲衣。或歌或泣于路傍。又其媚態異常奪人。所以從來道狐媚。路人不知。往往着他道兒。又身上狐臊之氣。男人皆迷。但覺遍體芳香。若



知他是野狐便腥臊不堪聞矣。曾有一人走入深山古塚之間。忽見美女數十人。香聞數十步。都走將來攜了這人的手。同入深僻之處。這一羣美人。拖的拖。扯的扯。要他淫媾。這人知道定非人類。念起金剛經來。忽然口中閃出一道金光。羣美人踉蹌化爲妖狐而走。但聞得腥臊之氣撲鼻。遂尋路而歸。免其患難。原來狐口中又有媚珠。迷人之時。將此媚珠吐出。其人昏迷。不知人事。便爲彼迷惑。此物北方甚多。南方還少。所以道南方多鬼。北方多狐。狐千歲化爲淫婦。百歲化爲美女。爲神巫。爲丈夫。與女子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卽與天通。名爲通天狐。昔日吳郡一人。姓顧。名旃。與衆打獵深山。忽聞有人說話道。咄咄。今年時運衰。顧旃同衆人看視。並不見有人。衆人都驚異道。深山之中。這是誰說話。四下尋覓。見一古塚之中。坐着一個老人。面前有簿書一卷。朱筆硯一副。老人對書觀看。把手指一一指過。若像算數之意。口裏不住嘆息道。今年時運衰。姦得女人甚少。正在嘆息。一隻獵犬聞得狐臊臭。唿喇一聲。鑽入塚內。將老人一口咬殺。却是一個野狐精。衆人趕入塚內。看其簿書。都是姦淫女人姓名。已經奸過的。朱筆勾頭。未經奸過的。還有數百名在上。衆人翻看。顧旃的女子名字已在上。衆人女子。亦有數名在上。還有已經奸過的。衆人忿怒。將此野狐砍做肉泥。簿書卽時燒毀。除此一害。你道這狐豈不可惡。在下未入西湖上的故事。且說唐朝元和年間。青齊地方一個許貞秀才。年登二十餘。未



有妻房。爲人磊落聰明。春榜動。選場開。收拾起琴劍書箱。帶了兩個僕從。上路行程。向長安進發。許貞平生性好放生。幾一應網罟之人。捉捕狐兔。許貞一見。便贖取而放之。不則一日。放捨物命。也不知多少了。此時向長安進發。漸漸到于陝中。那陝中一個從事官。與許貞是金蘭契友。見許貞到來。不勝歡喜。安排酒筵暢飲。許貞再三要別。出得門來。看看日落西山。煙迷古道。一連行了十餘里。許貞大醉。就在馬上夢寐周公起來。那馬走得快。撲簌簌一聲響。許貞一個倒栽葱。從馬上墜將下來。就在荒草地上放睡。一覺睡醒。掙起來一看。但見月影微茫。草木叢雜。竟不知是何處。連馬都通不見了。兩個僕從。預先擔了行李。望前奔走。也不知去了多路。許貞自言自語道。四下無路。又無村店。倘遇虎狼。怎生是好。只見月影之下。一條小路。還有馬溺足跡。遂依路徑而去。走得數里。忽然見甲第一區。甚是華麗。槐柳成行。許貞只得上前叩門。一個小僮出來。許貞說了緣故。并問道。這是誰家宅子。小僮道。李員外宅子。小僮就邀許貞進于客座之內。那客座極其清整。壁上名畫。桌上都是經史圖籍。坐塌裊褥。也都華麗。小僮轉身進去。稟了李員外。員外出見。年五十餘。峨冠博帶。儀容文雅。與許貞相見。分賓主而坐。許貞道。因與故人痛飲。不覺墜馬失路。願借一宿。李員外掬躬而敬道。久慕高誼。天賜良會。請之尙不能來。今幸見臨。是老夫之幸也。就叫小僮整理酒肴。霎時間擺列整齊。又叫守門人役。四處追尋。



許相公僕馬。一壁廂與許貞談說。言語清妙。賓主甚是暢適。少刻守門人役尋得僕馬都到。直飲到夜深而罷。次早許貞辭別要行。李員外苦死強留。許貞感其厚意。又留一宿。明日始行。到得京都。將及月餘。忽有人叩門。許貞開門出看。見一丈夫。并僕從數人。稱進士獨孤沼來拜訪。許貞見了禮。獨孤沼道。某在陝中。前日李員外談說足下妙處。非常之喜。他有愛女。要與足下結姻。足下不論功名利與不利。明日還到陝中。就訪李員外。謝其雅意。許貞甚喜。獨孤沼見許貞應了親事。出門作別而去。許貞不期下第。胸中鬱鬱不樂。收拾東歸。就到陝中。訪李員外。李員外滿心歡喜。遂着獨孤沼爲媒。成就了洞房花燭之事。許貞娶得妻子。標致出羣。甚是相得。過了數月。許貞帶了妻子還歸青齊。雙雙拜見父母。衆人見李氏標致。都嘖嘖稱贊。從此與李員外家中往來。酒餽美物。時時送至。許貞素喜道教。每日清晨。誦黃庭內景經一卷。李氏勸道。你今好道。寧知當日秦皇漢武乎。彼二人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竭天下之財以求神仙。終不能得。一個崩于沙丘。一個葬于茂陵。今君以一布衣。思量求仙。何其迂遠也。許貞也不聽李氏之言。日日誦讀不輟。經三年之後。又上京求取功名。得中進士。授兗州參軍。許貞帶了李氏到任。數年罷官。仍歸青齊。又過了十餘年。李氏共生七子二女。雖然生得許多男女。顏色仍舊不減。少年許貞更覺歡喜。說他自有道行。所以顏色終久不變。許貞與他做了二十年夫妻。恩愛有



如一日。忽然患起一場病來。再不得好。許貞極力延醫調治。莫想挽回得轉。漸漸垂危。執了許生之手。嗚咽流淚而告道。妾自知死期已至。今忍恥以告。幸君哀憐寬宥。使妾盡言。遂執手大哭不住。許貞再三問其緣故。李氏只得實說道。妾父母家族。感君屢蒙救拔之德。無可圖報。遂以狐狸賤質。奉配君子。今已二十餘年。未嘗有一毫罪過。報君之恩已盡矣。所生七子二女。是君骨血。並非異類。萬勿作踐。今日數盡。別君而去。願看二十年夫妻之情。不可以妾異類。便有厭棄之心。願具棺槨。埋我土中。乃百生之賜。說罷大哭。淚如泉湧。許生驚惶無措。涕淚交下。夫妻相抱。哭了半日。李氏遂把被來蒙了頭面。轉背而臥。頃刻之間。忽然無聲。許生揭開被來。一觀看時。果是一狐。死於被中。許生感其情義。殯葬一如人禮。過幾時。自己到陝中訪李員外。但見荒蒿野草。墟墓纍纍而已。遍處訪問。並無李員外家眷。惆悵而歸。方知果是狐族。因屢次救其種類。所以特來報恩耳。過了年餘。九個兒女死了四個。屍骸俱都是人。這五個俱長大成人。承了宗祀。你道狐能感德。變成婦人。與男人生子。這不是件極異的事麼。正是

從來狐媚必傷人。何事妖狐每易親。

試看搽脂畫粉者。紛紛盡是野狐身。

今說一個西湖上的事。出在元世祖登基之後。臨安海寧縣一個儒生。姓羅。名哲。字慧生。年登



一十八歲。父母雙亡。未有妻室。讀書于臨平山谷中。書室甚是幽雅。谷口有一方姓之家。係是大族。屋宇宏麗。烟火稠密。羅慧生因是父母亡後。守制未滿。又不好便議親。無人料理家事。遂隔十餘日。回家去看視一次。催督小廝。耕其田園。春日打從方家門首經過。垂楊夾道。門徑蕭疎。見一女子側身立于門首。生得如何。但見

鬢染雙鴉。顏欺膩雪。湛湛秋水拂明眸。馥馥紅蕖襯兩頰。玉天仙子。隱映乎蟾宮。人世王嫱。縹緲于鳳闕。就使老實漢。也要惹下牽腸割肚之債。何況嫩書生。怎不兜起鑽心徹骨之情。

話說羅慧生看見了這個美貌女子。好生做作。那女子見這書生俊雅丰姿。也不免以目送情。似有兩下流連之意。忽然遠遠一起人將來。女子急移蓮步。閃身入去。羅慧生只得退步前奔。到得了書房之內。好生放心不下。害了幾日乾相思的病症。過得十餘之日。又要回去。這一次去。明明是再見女子之面。飽看一回之意。不期三生有幸。果然走到門首。那美貌女子又立出在門首。今番比前次更自不同。因是見過一面之後。倍覺有情。見羅慧生來。把門閉其一扇。開其一扇。隱身門內。真如月般嫦娥。隱隱躍于廣寒桂樹之間。惹得那羅慧生捉身不住。定睛看了許久。又不好立住脚跟。光留留只管看着。只得移步前行。迴轉頭來又看了幾眼。



揚揚而去。就像失魂的一般。走一步。不要一步。羅慧生自從兩見嬌姿之後。攬了這個相思擔兒。日重一日。再三拋撇不下。有隻海棠春詞兒爲證。

越羅衣薄輕寒透。正畫閣風簾飄綉。無語小鶯慵。有恨垂楊瘦。桃花人面應依舊。憶那日擎漿時候。添得暮愁牽。只爲秋波溜。

話說羅慧生相思這女子時刻無休。這日到書館中伏枕而臥。一念不捨。遂夢至方氏門首。四顧無人。漸漸走至中庭。只見桃李滿徑。屋宇華麗。羅慧生也無心觀看景致。從東軒轉至深閨。恰好女子在房中刺綉。一見羅慧生便離却綉床。笑迎如舊相識。兩人低低說了幾句知心知趣的話兒。遂攜手入于蘭床。成其雲雨之事。事畢。那女子好好送羅生到于門首。再三叮囑道。夜間早來。勿使妾有倚門之望。說罷。女子轉身進去。羅生緩步而回。到其書室。醒將轉來。却是南柯一夢。羅慧生再三嘆息道。可惜是夢。若知是夢。我不回來。捱在女子房內。這夢不醒。便就是真了。多了這一醒。便覺是夢。甚爲掃興。若以後做夢。我只是不回來。夢其如我何哉。次日羅慧生打點得念頭端正。到晚間上床。果然又夢到女子之處。那女子比昨日更覺不同。房中滿焚沉速其香。氤氳異常。床中鴛鴦枕褥。都換得一新。笑對羅慧生道。昨日郎君匆匆而去。妾好生放心不下。知郎君是有情之人。決然早來付約。所以凡事預備。就在房中取出酒果。與



羅慧生對飲。飲得數盃。女子面如桃花紅。將起來。慧生淫心大動。就攙女子入于床上。女子道。郎君何須急遽如此。妾與君正有卜夜之歡。從來道。慢櫓搖船捉醉魚。今日之謂矣。羅慧生與女子解帶脫衣。衾枕之間。極盡淫樂。兩人就如顛狂的柳絮一般。綢繆了一夜。忽然金鷄喔喔而叫。那女子急急推羅慧生起來道。恐父母得知。受累不淺。慧生只得踉蹌而歸。醒來甚是懊悔。做兩句道。

恨殺這鷄兒叫。把好事斷送了。誰與我趕開這隻鷄兒也。直睡到日頭曉。

話說這羅慧生精神牢固。雖然夢中兩夜與女子交接。真元一毫也無漏洩。這日晚間。羅慧生黃昏將盡。又思量去伏枕而臥。做個好夢。那時書館中僮僕俱已睡熟。忽聞得有叩門之聲。靜聽卽止。少頃又叩。果然是

鼓彈翠竹窗攏下。試展香魂去近他。

話說羅慧生聽得連叩數次。自起執燭開門。打一看時。不見萬事俱休。一見見了。捉身不住。你道是誰。原來就是方家美女。怎生模樣。但見

淡粧素服。羞殺調脂傅粉之人。霧鬢雲鬟。嬌盡躡齒折腰之輩。弓鞋窄窄。三步不前。四步不後。如風擺花枝。媚眼盈盈。一顧傾城。再顧傾國。似香縈蛺蝶。舉體有嫵娜態。



度。渾身盡綽約丰神。

話說羅慧生見是方家美女，喜出望外。那女子一見見了，反覺嬌羞，有退步欲走之狀。羅慧生夢中尙然尋他，何況女子親身下降，怎肯放捨，便上前深深作揖道：「難得小娘子深夜見臨，是小生三生有幸之事。怎生反欲瞥然而去，請進書房，細談衷曲何如？」女子只得含羞，輕移蓮步，慢搖玉珮，緩步而入。深深向羅慧生道個萬福，每欲啓齒，又微笑不言。羅慧生見他嬌羞宛轉，欲言又止者數次，遂對他道：「既蒙小娘子枉顧，有話卽說，何爲再三隱忍？況此處夜靜人幽，正好說其衷曲。」那女子方纔微微開口道：「前日郎君兩過荒舍，感君顧盼之情，不能自定，遂兩夜頻頻夢見。今伺父每睡熟，乘夜至此，欲與郎君夜話，又念桑中之奔，有玷于閨門，又恐郎君未鑒奴心，爲郎君所外，所以既至而徬徨，欲言而隱忍也。」羅慧生道：「承小娘子不棄，感佩實深，何敢見外。况小娘子瑤臺閬苑之仙女，小生乃一介之寒儒，將天比地，求之不得，小娘子既云兩夜夢見，小生亦兩夜相逢，不唯登其堂而入其室，且同其衾而共其枕矣。兩入情重，所以見之夢寐，豈非五百年前結下之緣乎？又何言桑中之約耶？」女子道：「君有妻，未曾羅慧生道：小生因父母雙亡，尙在服制之中，所以還未曾議親。女子道：「妾亦未曾許字誰家，深閨處女，豈肯向人輕結私期。郎君有心，若不棄陋質，異日勿使妾有一馬負二鞍之辱，但聘則爲妻，奔卽爲



妾所以妾雖至而尙躊躇也。羅慧生遂于爐中滿炷名香。搜過女子。雙雙拜倒。指天矢日。永不相捨。拜完便欲同睡。女子道。幸近君子清光。可不聞清韻乎。羅慧生道。小生幼牽舉業。其于詩句。未盡所長。試強爲之。幸勿笑哂。遂提起筆來做一首道。

蟾宮此昔謫仙人。夜靜風生幽谷春。

勝會未逢先有夢。良情已洽更加真。

事如人合皆天合。莫遣真心幻愛心。

滿祝姮娥歸闕去。桂花好把一枝分。

羅慧生詩完。女子擊節嘆息道。真天才也。不負爲君之妻矣。羅慧生便邀他入帳共寢。女子道。妾亦有句奉和。也隨筆續一首道。

他時金屋貯佳人。不識琪園別有春。

坐後猶疑朱戶夢。燈前認取墨花真。

柳條始拂東風困。葵萼終堅赤日心。

先臘孤芳和靖見。清香更許屬誰分。

詩完。羅慧生再三嘆道。佳而且捷。豈非佳人也哉。兩人淫興如狂。雙雙攜手入于幃帳之中。這



場風流。非通小可。但見

怯怯嬌姿。未諳雲情雨意。纖纖弱質。那禁露折風吹。始初似稚柳籠烟。在若遠若近之際。繼之如殘花着雨。在欲低欲墜之間。星眼微朦。幾番開而復閉。柳腰乍轉。頃刻定而還搖。絮絮叨叨。說的是知心知趣之話。翻翻覆覆。做的是快情快意之圖。

話說羅慧生與女子顛鸞倒鳳了一夜。那羅慧生就像吃了久戰不洩之丹。繫了金鎗不倒之藥的一般。再不洩漏。直到五鼓。方纔興闌。女子不覺失聲叫道。噫。五百年工夫。壞于今夕矣。羅慧生問道。怎麼緣故。女子道。君只道妾果是方氏女乎。羅慧生道。然則汝爲誰家之女。女子道。妾非人也。乃深山之老狐也。妾煉形以求仙。始初吐故納新。晝伏深林以吸真炁。夜走高山之頂。吞月華。飲天露。繼則廣採諸人之精。以加益焉。凡採男女之精。俱于夢寐之中得之。前見郎君與方氏女門首相會兩次。彼此便屬有情。所以夜間特來幻惑君身。冀採君之精。以助我修煉之資。不意君精牢固。夢寐之間。竟不可得。故復變成方氏女子。親身引誘。不意君精神強旺。堅閉已甚。適君之陽方施。而妾已不覺陰精漏溢。俗語道。無梁不成。反輸一帖。此之謂矣。今妾已懷娠。他日生子。則妾身死而五百年苦身修煉之仙業毀矣。豈非天之絕我也哉。說罷。大哭不止。羅慧生亦覺歔歔。女子道。妾與君誕生一子。亦是宿緣。勿以妾爲異類。而有厭穢之



心。方家女子。甚是賢惠有德。妾當託夢與彼父母。以成就君之姻事。異日方氏撫字我子。當如親兒也。說罷。遂欲起身作別而去。又道。去此十四月。明年十月也。是月十五日巳候。妾當誕育子于靈隱山上之塔後。君幸念我今日之情。勿嫌異類。收瘞妾屍。葬于土中。此子是君之骨血。可爲收取。付與方氏撫養成人。此子異時必成進士。進士錄中。可書母名曰令狐氏。妾雖在九泉之下。亦感德也。至囑至囑。說罷。大哭而去。羅慧生亦甚是不忍。那狐精果然于夢中變成九天玄女。五色霞光燦爛。分付方氏父母道。汝女于羅慧生有宿世之緣。應爲夫婦。當有貴子降生。不得違吾法旨。道罷。駕雲而去。方氏父母信以爲真。只道是真正九天玄女子下降。怎敢有違。羅慧生隨叫媒人到方家議親。父母頗信夢中之言。一說一成。遂嫁與羅慧生。倒賠粧奩。極其華麗。合卺之夕。喜不可言。燈下細看。女子模樣。宛似前日狐精。一毫無二。慧生不勝驚異。將前緣後故。一一對女子說知。女子大怒道。以吾深閨守禮之女。幾同桑間淫奔之婦。幸爾敗露。不然。吾爲妖狐所污。受累多矣。慧生道。妖狐雖有害于爾。亦有功于爾。爲我結百年鸞鳳姻緣。亦非細事。況且說爾甚是賢惠有德。欲以己子奉託。亦豈可謂無情者哉。女子方纔釋然。正是

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

話說羅慧生與女子成親之後。甚是相得。女子果然賢惠有德。不虛妖狐之稱。不覺光陰



似箭。看看到了明年。是日羅慧生急急到于西湖靈隱塔後。未至數步。果然聞得小兒啼聲。急走至前。但見鮮血淋漓。嬰兒啼哭于血中。一狐死其側。仍有詩一首題于紙上。墨漬猶新。那詩道。

君不見天地有成毀。萬物亦難留。我盼仙煉資人益。不道之人友吾收。我思蛻凡骨。凌駕天衢遊。滄桑與蓬島。來往應同休。此事于今良已矣。依然枯骨葬荒丘。五百精英萃一子。明時却預登瀛洲。賢書標母令狐氏。贏得聲名遍九州。

羅慧生見之大哭。遂抱狐體埋葬于山後。抱了兒子而歸。與自己面貌一毫無二。果然方氏愛如己出。撫養成人長大。教他讀書。聰明無比。弱冠遂登科第。官至翰林學士。後亦勅葬其母。盡人子之道。春秋祭祀不絕。題其墓曰精靈塚。此係杭城老郎流傳。有詩爲證。

假作精英幻慧生。有情有意笑相迎。  
子生特欲標名姓。何事妖狐酷好名。

西湖二集卷之二十一終







西湖二集

卷之二十二

宿宮嬪情磔新人

昔日東坡好說鬼。我今說鬼亦如之。

青燈夜雨黃昏後。正是書齋說鬼時。

話說昔日括蒼有個儒士。頗好吟其詩句。一日遠出。探望親眷。走到蔣家嶺過。忽然天上洒下一陣雨來。儒士口裏微微吟一句道。

山前山後雨濛濛。

吟得詩完。嶺傍忽然見一宅子。中一個女子。極有顏色。隔簾做綉作。接口吟一句道。

纔入桃源路便通。

儒士大以爲異。又吟一句道。

偶向堂前逢綉女。

那女子在簾中也接一句道。



豈知簾外有詩翁。

儒士又吟一句道。

三春楊柳家家綠。

女子也接一句道。

二月桃花處處紅。

儒士又吟道。

欲問今宵端的事。

那女子也吟道。

想來只有夢魂中。

儒士大喝道。你莫不是鬼麼。忽然宅子并女子。一齊通不見了。儒士打一看時。但見一個孤塚。草木荒涼而已。驚得一身冷汗。自此之後。便不敢打從這條嶺上經過。再說唐朝。廣州押衙官。崔慶成。轄香藥網解於內庫。到於皇華驛舍。崔慶成不知這個館驛是個凶地。夜晚忽然見個美婦人。走到面前。深深道個萬福。嬌聲細語的道。妾今晚來見郎君。郎君畢竟疑心。妾是個淫奔女子。不肯與妾成其婚姻之事。今日妾若捨棄郎君而去。好風良月。怎生虛度了韶光。妾心



甚是牽掛。等待郎君再來。那時成其配偶。郎君切勿作負心人可也。說罷。袖中取出一張紙來。送與崔慶成看。上面寫有十二個字。

川中狗。

百姓眼。

馬撲兒。

御廚飯。

崔慶成不解其意。那美婦人道。君再來時。解說與妾聽。便是。說罷。輕移蓮步。嫋嫋婷婷而去。崔慶成情知是個鬼怪。不敢聲言。次早急急整頓了香藥綱。望前路進發。不則一日。解到內庫。交割了公事。緩轡而回。仍舊經於此地。好生心驚膽戰。遂不敢宿於皇華驛舍。另覓民居借宿。到得黃昏後。想起前番婦人。暗暗的道。妖精妖精。今番尋不着我矣。胸中方纔道罷。怎知那個妖精。是有千里眼順風耳的。就在屏風背後徐徐踱將出來。道個萬福道。郎君別來數十日。教妾好生牽掛。魂夢不安。怎生不到妾跟前來。成其親事。却要妾遠遠尋候。郎君真是薄情人也。十二字可曾解得出否。崔慶成默然無言。那婦人叫聲青衣何在。青衣應聲走出。婦人分付道。速辦酒肴來。我與郎君成其親事。青衣應聲而去。霎時間。青衣將着酒肴盤盞。放在桌上。勸崔慶成飲酒。崔慶成就如泥塑木雕的一般。怎敢沾唇。那婦人放出千般嫋娜。萬種妖嬈之勢。撒嬌撒癡。倒在懷里。摟住崔慶成身體。定要行其雲雨之事。就像西遊記中陷空山無底洞金鼻白毛老鼠精。強逼唐三藏成親一樣。崔慶成却有老主意。斷然不肯。纏纏綿綿。直到四更時分。纏



得那婦人怒起寫一首詩道。

妖魄才魂自古靈。多情心膽似平生。

知君不是風流物。却上幽原怨月明。

寫詩已罷。怒叫一聲衆鬼使何在。屋角邊閃出百十個鬼使。或青。或紅。或有角。或無角。都是獠牙露嘴奇形怪狀之相。一齊道。俺娘子天上神仙。看這打脊魍魎。餽鈍濁物。怎生有福消受俺娘子。俺娘子不如去休。正是

留得五湖明月在。何愁無處下金鈎。

看那美人。目如火星爆將出來。衆鬼使并青衣一齊簇擁而去。打滅了燈火。冷風徹骨逼人。崔慶成驚得魂不附體。幸而不傷性命。後來與宰相裴度說知此事。裴度詳此十二字道。川中狗。蜀犬也。是個獨字。百姓眼。乃民目也。是個眠字。馬撲兒。爪子也。是個孤字。御廚飯。官食也。是個館字。乃獨眠孤館四字。淫鬼求配之意。崔慶成方悟。後來人再不敢經過此驛。果是

精氣爲物。遊魂爲變。

夜中說鬼。如見其面。

話說天順中慶元縣有個書生。姓鄒。名師孟。字宗魯。年登二十一歲。孝姿秀雅。長於詩詞。



歌賦博學高才。無所不能。無所不會。排行第六。人稱他爲鄒六郎。素聞杭州山水之美。西湖之勝。遂帶僮僕二人。到於杭州地方。寓居候潮門外。凡是勝蹟名山。琳宮梵宇。無日不遊。無日不玩。真真把一個西湖勝景。滿滿裝在胸中。遊了一年有餘。不勝神情飛動。意氣鼓舞。異日做個山水閒人。又想會稽山水。爲天下第一奇觀。當日王羲之謝安石酷愛山陰山水。又說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不知怎生妙處。但遊西湖而不遊山陰。畢竟是件缺典。遂渡江而來。尋了寓處。終日往來於鏡湖蘭亭禹陵之間。真是千巖競秀。萬壑爭流。看不盡那勝蹟名山。鄒師孟一日獨自一個信步往來。走入宋朝陵寢之地。不勝再三嘆息道。昔宋朝累代俱是寬仁愛民之主。並無失德。怎生遭楊璉真伽這個惡禿驢。酷暴之禍。臭韃子恁般可恨。真是犬羊禽獸。深可痛恨。不知宋朝與他前世怎生結下冤仇。受此慘毒之苦。幸虧得唐義士救取。不然。三百餘年仁愛之君。被此賊污穢。豈不可恨。說罷。不勝恨恨。

偶然感慨前朝事。可勝歎歎憑弔深。

話說鄒師孟一邊想。一邊走。不知不覺。漸漸走至一處。但見

高山峻嶺。峭壁層巒。高山峻嶺。有遮天蔽日的大樹危松。峭壁層巒。有生雲起霧的奇峰怪石。萬木欹斜。偃蹇似百千鬼魅。伸出拏龍捉虎之形。千峰突兀。崔嵬如億萬



修羅張開吞人啖獸之口。藤蘿屈曲。蛟蛇蟠掛枝頭。好生怕恐。瀑布湍飛。雷霆震嚮。岩下怎不驚惶。鴉拍烏啼。種種疑爲伏魅。狐行兔竄。蕭蕭盡屬愁魂。

話說鄒師孟不知不覺漸漸走入這個險惡山林。好生驚恐。進前不可。退後不能。又無童僕隨身。又無樵人可問。只得信步而行。看看晚烟籠野。宿鳥歸巢。草木之中窸窣。又似有人行走之聲。一發驚恐起來。也不知是虎狼。也不知是鬼魅。頃刻之間。咫尺昏迷。不能進步。心中甚是懊悔。忽然見叢林之中。隱隱有一點燈光。暗暗的道。謝天地。此處有個人家。不免上前借宿一宵。再作區處。望着這一點燈光。一逕走將上去。脚高步低。跌躑躅。約莫走了半里路。忽然見個高門大第。這一點燈光。從大門縫裏射將出來。鄒生近前。仔細擡起頭來一看。門前蒼松翠柏。成行排列。石獅石虎。分列兩傍。好生齊整。鄒師孟輕輕把門叩上數聲。只見呀地一聲。門開處。走出一個青衣童子。大聲喝道。你是何等樣之人。半夜三更在此叩門。鄒師孟只得陪個小心。低聲下氣的道。在下係遊山玩水之人。貪看景致。不覺夜深迷路。前不巴村。後不巴店。只得大膽叩潭府。借宿一宵。那童子便轉口道。既是遊山玩水之人。怎生得有屋子頂在頭上走哩。但我是已下之人。作不得主。須進去稟過娘娘。方敢應承。說畢。轉身進去。半晌出來道。適纔稟過娘娘。娘娘已允。請相公進內相見。童子執燭前行領路。轉灣抹角。走過了幾處。都是畫



棟雕梁。高堂大廈。竟似帝王家宮闕一般。到得中堂。但聞蘭麝馥鬱。玉佩玎璫。堂上數個女童。簇擁着一個少年美貌婦人。鄒師孟擡起頭來一看。怎生模樣。但見

形顏似玉。姿態如珠。烏鬢巧結雲鬟。峨然高髻。綠帔綉成鳳彩。豔爾宮裝。淡淡峨眉。新月初生可掬。盈盈星眼。秋水點注堪憐。金鳳斜飛。玉釵橫掛。太真何故。再來塵苑。

西子新時。降下瑤臺。

那美人降階而迎。分賓主而坐。青衣女童捧過茶來。茶味甚是芳香。茶罷。美人開唇露漢署之香。啓齒出崑山之玉。悠悠的問道。先生何處人氏。何故深夜見臨。鄒師孟答道。小生鄒師孟。係慶元縣人氏。生平宿耽山水之趣。因來貴地。訪山陰道。貪觀景致。不覺日暮途窮。措身無地。特叩仙府。借宿一宵。實出唐突。萬勿見罪。美人道。耽山玩水。此是高人雅致。妾僻處深山。猿鶴爲鄰。松柏爲友。不意高賢深夜見臨。是妾之幸也。勿以深山荒僻鄙褻爲罪。鄒師孟再三致謝。美人就命侍女設酒肴款待。頃刻之間。酒筵羅列。肴饌芳香。鄒師孟飢餓了一日。酒到竟不辭讓。接杯便飲。美人見鄒生量高。就命侍女取過巨杯來相勸。那杯是黃金琢成。異寶鑲嵌。寶色輝煌。可容一斤之酒。鄒生酒量頗高。一飲而盡。美人坐於下席。只用小杯相陪。叫二個美女唱曲。一穿錦綉彩衣。一穿杏紅花服。走將過來。手執牙板。緩揭歌喉。唱一曲以侑酒道。



金屋銀屏疇昔景。唱徹雞人眠未醒。故宮花草夜如年。塵掩鏡。笙歌靜。往日繁華都  
是夢。天上曉星先破暝。明滅孤燈隨隻影。翠眉雲鬢麝蘭塵。空嘆省。成悲哽。無數落  
紅堆滿徑。

二美女歌完。美人蹙眉道。勿歌此曲。徒增傷感。不覺撲簌簌滴下幾點珠淚。落於衫袖之上。鄒  
師孟起坐問道。卑人深夜唐突。過蒙雅愛。實出望外。不敢請問仙娥高姓。閣閱何郡。郎君何人。  
又不識何以傷感。乞道其詳。美人含淚而言道。妾本姓花。賤名春麗。臨安府人也。世居於此。二  
百餘年。先夫趙禕。表字咸淳。與妾爲夫婦。不幸十年而亡。妾今寡居在此。誓若有人能詠四季  
宮詞者。不論其門第高下。卽與成婚。尋之數年。杳無其人。妾見先生丰姿秀麗。言詞典雅。旣係  
耽山戀水之人。定有文人才子之筆。試爲妾一吟何如。鄒師孟道。但恐鄙俚。有塵清聽耳。那兩  
個侍女卽時捧過一幅花箋。却是鸞鳳金花箋紙。極其光彩華麗。捧過一枝筆來。又是墨玉管  
一枝。細看那墨。又是雙龍捧日。墨上有龍香御劑四字。香氣噴溢。精光奪目。硯又是銅雀臺瓦  
硯。鄒師孟見了種種稀奇之物。心花頓開。不覺技癢。卽揮春詞一首道。

花開禁院日初晴。深鎖長門白晝清。

側倚銀屏春睡醒。綠楊枝上一聲鶯。



夏詞一首道。

荷風拂鬢鬢鬢。

粉汗凝香沁臂紗。

宮禁日長人不到。

笑將金彈擲榴花。

秋詞一首道。

桂吐清風滿鳳樓。

細腰消瘦不禁愁。

朱門深閉金環冷。

獨步樓臺看女牛。

冬詞一首道。

金爐添炭燭搖紅。

碎剪瓊瑤亂舞風。

紫禁孤眠長夜冷。

自將錦被傍燠籠。

話說鄒師孟立刻題宮詞四首。文不加點。左右侍女都嘖嘖稱賞。花春麗不勝贊嘆道。味出宮詞。若身處其地者。真才子也。即使李太白。李益。二人操筆。想亦不過如此矣。妾今芳年無主。形影相依。幸遇君子。才華出衆。風流文雅。妾不違昔日盟誓。願託終身。郎君亦不可異心。從此偕老。永效于飛。不知郎君不見棄否。那鄒師孟是年少無妻之人。說到此處。便眉花眼笑。滿臉堆下笑來道。小生湖海飄零之人。幸遇仙娥。不棄塵凡。願諧伉儷。是小生之幸。豈敢有負於



仙娥乎。但恨鄙賤。不足以仰配金屋佳人耳。說罷。彼此挑情。淫思如火。左右侍女急撤酒筵。忙整鸞衾鳳褥。兩人雙雙携手入室。鄒師孟看不盡那房中繁華。金玉古玩器皿。遂解衣就寢。雲情雨意。兩相交會。口送丁香。腰擺楊柳。雲雨初完。美人就枕上吟詩一首道。

一別深宮幾度秋。粧臺塵鎖不堪愁。

故園冷落凌波襪。塵世烘騰海屋籌。

陰伉儷諧陽伉儷。新風流是舊風流。

追思向日繁華地。盡付湘江水上漚。

那鄒師孟正在酣美之際。亦不詳他詩中之意。但與美人盡情取樂。竭盡生平之力。奉承美人。亦樂此不爲疲也。次日早起。美人就留鄒師孟住於院中。不令鄒生外出。行則同肩。寢則疊股。如鴛鴦一般。時刻不離。怎見得他兩人樂處。

鄒生年少無妻。今日乍嘗滋味。吃一頓。又要一頓。花氏青春缺偶。此來拾得寶珠。探一顆。又要一顆。師孟豈肯孟浪。猶如柳絮顛狂。春麗正當麗春。一任遊蜂撲探。鄒生道。看汝風流性情。怎生硬熬得數年鳳離鴛隻。花氏道。覷恁堅強力量。可惜虛做了半世鵲寡鸞孤。鄒生道。倘九紅若在。可喜的更勝今宵。花氏道。雖含苞已破。現在的



再留明日。

說不盡那兩人恩愛之情。且說鄒師孟的兩個童僕。經日不見相公回來。好生着忙。四處找尋。並不見一毫縱影。遍問山人樵子。絕無消息。只得各處貼下招子。也無影響。一連尋了三月。竟無動靜。連報信的通沒一個。兩人疑心落了虎狼之口。或被盜賊殺死。或擲死在山崖之間。只得痛哭收拾而歸。取路回慶元。報與家中父母知道。父母聞知。一哭幾死。無可奈何。只得招魂葬於山中。

渾如劉阮天台去。

直至如今竟未歸。

不說他父母在家招魂之事。且說鄒師孟因遊山遊出好處。無妻的忽然有了個妻子。且又生得絕世無雙。比如世上的人。無妻的要尋一個妻子。千難萬難。就是破費了珠釵花朵。金銀彩幣。常常娶不出一個好妻子。如今鄒師孟不費一文錢。忽然得了個好妻子。又做起入贅女婿。來。頭頂他的瓦。腳踏他的地。穿他的。吃他的。受用他的。睡的是牙床錦帳。動用的都是金銀琉璃器皿。鄒師孟便樂而忘返。不覺將及一年有餘。忽然一日。花氏叫侍女安排酒肴。極其豐盛。鄒師孟道。何故今日如此盛設。花氏道。燈前對酌。盡此一日之懽。說完了這一句。不覺涕淚交下。鄒生大加詫異道。深蒙不棄。俯賜姻緣。美人今日何出此言。莫不是小生有什麼得罪之處。



麼。花氏道。非也。妾本欲與郎君共期偕老。不料上天降罰。禍起蕭牆。今日盡此一歡。明朝便當永別。郎君速宜遠避。如其不然。禍且及君矣。鄒生大驚。再三問其緣故。花氏只是不說。一味悲慟而已。鄒生再三與他拭淚。只是不解。雖然上床雲雨。花氏只是嘆息。連鄒生亦無意興。花氏吟詩一首道。

倚玉偎紅甫一年。團圓却又不團圓。

怎消此夜將離恨。難續前生未了緣。

豔質將成蘭蕙吐。風流盡化綺羅煙。

誰知大數明朝盡。人力如何可勝天。

花氏吟一句。悲哭一句。直至天色微明。花氏急急起來。又與鄒生抱頭而哭。哭畢。天已大明。遂慌慌張張。催促鄒生出外。鄒生不忍。尚有留戀之意。不肯出門。花氏道。郎君速走。禍就來矣。急急把鄒生推出門外。鄒生還立住着脚。不肯行走。花氏大聲叫道。郎君速走。若少遲延。性命不免。鄒生只得踉蹌而奔。不上半里之程。忽然陰雲四合。白晝有如黑夜。鄒生慌張。急急走入樹林中躲避。少頃之間。雷雨交作。霹靂數聲。火光逼天。已而雲收雨散。鄒生疑心。再往前村看視。並無華屋美人。但見樹林之中。有一古墓。被雷震壞。枯骨亦加。髑髏震碎。遍流鮮血。鄒生驚得



目瞪口呆。罔知所措。有詩爲證。

狂風霹靂電交加。震骷碎體可嘆嗟。

華屋美人竟誰在。始知山鬼弄叉丫。

話說那鄒師孟見了。慌張之極。遂急走忙奔。依稀還認得舊路。尋路而歸於寓所。主人驚問道。相公那里去了。這一年。尊管家一連尋了三月。不見下落。疑心被虎狼所傷。或死於盜賊之手。痛哭了一場。收拾回去久矣。相公怎生去了一年方回。鄒生喘息少定。方纔一一說出緣故。如此如此。主人驚道。是了是了。此處相傳有花春麗。是宋度宗的嬪妃。其墓在此山之側。相公所遇。想是此鬼無疑。鄒師孟想了一會道。度宗姓趙。名禛。咸淳是當時年號。宋之陵寢。都在此山。自宋朝咸淳年間。至今實是二百餘年。斷然是宮妃無疑。所以屋宇華麗。金碧輝煌。更兼服食器皿。文房四寶。都是帝王家物。但我在此一年有餘。恐家童奔回家去。錯報我已死。驚惶我父母。怎生是好。遂急急走還故鄉。父母一見。只道是鬼。細細說出緣故。方知是真。後父母要爲他娶妻。鄒師孟自受用了花春麗之後。世上一切美貌婦人。都看得不在眼裏。又感花氏之情。堅執不肯。時時縈其懷抱。後來父母亡過。鄒生亦無心戀家。看得世緣甚輕。遂修煉出家。雲遊各省。不知其所終。有詩爲證。



死鬼戀生人。生人貪活鬼。  
死鬼尙有情。無情不如鬼。

















國立中央圖書館



0799967



4  
2

籍